



永恒的记忆

1979-2019

再聚首

相逢是首歌

主编 杨宏战
编委 田九亭 李 峰
王养正 姚福龙

咸阳师专中文科七九级二班
毕业四十周年征文集



前言（代序）

QIAN YAN

四十年前，我们相聚渭水之滨，成为了同窗，成为了兄弟姐妹。

四十年后，我们再次相聚，应到 52 人，实到 35 人。其中刘润民、薛景印、王淑娟、杨涛、王兴明、魏占民、王新荣、苗永成八位同学已永远离开了我们，我们为英年早逝的同学深感悲痛。

还有 9 位同学因种种原因不能到场，错失了本此相聚的机会。我们为此深感惋惜。李商隐云“相见时难别亦难”，现在看来，离别亦难，相见也难，有时错过了便是一生。诸位今且相逢，实为人生一幸！

四十年过去了，我们已鬓染秋霜，面生皱纹。但当年相逢、相识、生活、学习的场景还记忆犹新，清晰如昨。

也许，你的脑海已出现了肖家村校园的情景：两栋三层的简易楼，一排库房改造成的教室，几副篮球杆构成的操场——也许你眼前已浮现出教室里自习，宿舍里戏闹，渭河边、田埂上捧书早读的场面；也许你又记起了张世安老师不苟言笑的面容，梅咏老师上课的姿势，梁慎思老师滑稽的腔调。

还有稚气青涩的王波；始终面带微笑的福龙；高大帅气，单杠上虎虎生风，引得其他年级女生常常串门的朱湘；方面阔耳，笑声能穿透墙壁的魏强毅；还有青纯可爱，一声“宝贝”引无数少男竟折腰的黄玉珍；还有张立凯，薛景印，肖志尧篮球场上的身姿；李文斌的歌喉和书法；王德华的秦腔。还有同学们一起登华山，相互间借饭票、女同学帮男生拆洗被子的感人情景；还有为了抗议食堂伙食不好，弄得老师到宿舍动员吃饭的“罢灶”事件，当然也少不了“斗嘴抬杠”以及青春躁动期的风月逸事……

肖家村，一个偏僻的乡村，她贮存着我们青春的记忆，是我们同窗友谊的发源地。

肖家村，也是我们命运的转折地！

我们多来自农村、工厂，我们的求学梦因文革而破碎，因高考恢复而重启。没有高考，没有1979年的相逢，我们可能依然是农民、工人，我们的子女可能依然走着父辈的老路，也就没有坐在座的资深教师、大学教授、国家干部、社科院的研究员以及活跃于各行各业的精英们……

肖家村，是我们的幸运之地！

肖家村，是我们接受高等教育，求知求学的开始。

尽管身处境壤，年龄不同，经历各异，但强烈的求知欲，改变命运的渴望所激发出来的拼搏精神是我们的共同特点！简陋的教室，田埂地头，渭河边上都是我们求知的地方，都有我们学习的身影。肖家村，给了我们基本的高等教育，是引领我们步入知识殿堂的阶梯。它不仅改变了我们的命运和身份，更重要的是让我们得到了知识的滋养，丰盈了我们的内心世界，让我们成为一个有素养，有能力，能以自己的专业知识服务国家服务社会的人。

四十年过去了，零落的白发漂染出岁月的风霜，鬓角的皱纹刻录了我们为生活，为工作，为梦想而努力的艰辛和荣耀。我们有不同的喜怒哀乐，有各自的酸甜苦辣，有属于自己的人生故事。今天，四十年的聚首，请把你的经历、感悟、你含饴弄孙的经验或退休了还不“退休”的生活，把你的快乐幸福讲给同学，与大家分享，因为有人分享的幸福，便是增量的幸福。

同学们，我们今日相聚，明日又要分离。在这短暂而珍贵的时刻，我把千言万语归结为两句话送给各位：一是珍惜上天赐与我们的缘份，珍惜四十年的同窗情谊；常来往，多联系。电话，地址，微信都留给你了；二是健康第一，自由万岁。望各位为健康，自由多努力。世界那么大，那么好，没有健康，没有自由怎么去！

最后，祝各位同学相聚愉快！祝未到会的同学安康，幸福！为此，我提议，为我们四十年的相聚，为所有同学的健康干杯！

杨宏战

2019年9月20日

· 第一辑 感动瞬间 ·

四十年同学聚会欢迎辞 / 王万斌	3
同学聚会的几个感动瞬间 / 姚福龙	5
如歌岁月，共同记忆 / 田九亭	8
同学聚会主持辞 / 黄玉珍	10
群英会侧记——从几个同学的姓名说起 / 张小利	14

· 第二辑 启航肖家村 ·

肖家村，一个梦想启航的地方 / 杨宏战	19
肖家村的风花雪月 / 惠雅莉	22
我的“肖大” / 程光前	25
肖家村纪事 / 姚福龙	27
我们二班 / 胡国政	32
我的大学 / 李 峰	34

· 第三辑 行板如歌 ·

“肖大”的生命气质 / 王仲勋	39
我的“肖大”随想曲 / 王德华	44
我的梦 / 李文斌	50
飘飞的桐花 / 黄玉珍	54
肖家村的月光 / 房春峰	56

· 第四辑 同学风采 ·

俗人小记 / 王恒斐	61
“房夫子” / 程光前	63
一个人的“战争” / 程光前	65
往日时光 / 白书园	67
我和王波 / 王养正	78

咸阳同学剪影 / 杨建军	81
--------------------	----

· 第五辑 诗意人生 ·

无题（三首） / 张立凯	87
诗一首 / 党悦易	87
和党哥诗一首 / 姚福龙	88
同学聚会抒怀 / 王养正	88
诗四首 / 李 雁	88
同学聚会感怀 / 尉海洲	97
打油诗（六首） / 尉海洲	97

· 第六辑 班上金花 ·

班上金花 / 李 峰	101
------------------	-----

· 第七辑 深情怀念 ·

飘雨的日子 / 惠雅莉	109
悼淑娟 / 程光前	112
怀念润民兄 / 王应钧	113
关于海滨同学的记忆 / 程光前	115
哭海滨 / 王养正	116
我跟杨涛同学二三事 / 王西法	117
肖大八仙略记 / 胡国政	119

· 第八辑 佳作欣赏 ·

房家村的月光 / 房春峰	123
我的母亲 / 魏强毅	129
闲逸三约 / 李 峰	135
名人与明人 / 张小利	137

· 第九辑 小利说史 ·

天高云淡别传 / 张小利	141
宇鸿冠南别传 / 张小利	143
南山石别传 / 张小利	146

· 后记 ·

聚会感言 / 杨宏战	151
毕业 40 周年聚会上的总结发言 / 高文学	153

40

相逢是首歌

第
一
辑

感动瞬间



四十年同学聚会欢迎辞

► 王万斌

亲爱的各位同学、我的兄弟姐妹：

大家好！

此刻，我们咸阳师专 79 级中文科 2 班 34 名同学相聚在启迪中学，我是万分的高兴。作为东道主，我首先对同学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其次向为这次聚会付出辛勤劳动的筹委会的各位同学表示衷心的感谢！并对由于种种原因而不能到会的同学感到十分遗憾！希望他们也能感受到我们大家的挂念！

40 年弹指一挥间。40 年分别，40 年牵挂，给了我们这次相约相聚以足够的理由。“同学一场，缘分一生”。40 年前，我们风华正茂，青春激扬！今天呈现在我面前的一张张熟悉的面孔与笑脸，让我的脑海又清晰地浮现出过往的岁月——

忘不了寒窗苦读，手足情深；
忘不了激情岁月，如歌青春；
忘不了年少轻狂，壮志凌云；
更有人忘不了自己的梦中人……

肖家村——肖大，留下了我们太多太多的回忆！

流水不因磐石而阻隔，友谊不因遥远而疏离。

三年的同窗苦读、朝夕相处，让我们结下了不是兄弟姐妹胜似兄弟姐妹的血肉亲情，使我们在一起分享欢乐和忧愁。

今天，我们相聚于启迪中学，就让我们把握和珍惜这次难得的相聚，重叙往日的友情，倾诉生活的苦乐，互道别后的思念，尽享重逢的喜悦。

相逢是短暂的，友谊是永恒的，让我们把这次聚会当成人生的又一个驿站，休整片刻后还得老马加鞭，重新扬起风帆。

虽然生命的长度不能确定，但毕竟我们还有一段路要走，虽然我们社会舞台的角色已经或即将谢幕，但是，我们在生活舞台中的角色还要演好，毕竟我们还有老年夕阳梦！家庭幸福梦！国家强盛梦！

各位同学，相识不易，相聚更难，同窗数载，那是因为今生有缘！黄金有价，情义无价，彼此珍重，相互关望。

祝我的兄弟姐妹身体健康，家庭幸福，心情愉快！

祝我们的同学情谊地久天长！



同学聚会的几个感动瞬间

——姚福龙

2019年9月20日，咸阳师专中文科79级二班同学聚会在启迪中学举行。当天下午，大家相聚在启迪中学天井苑，“张局”笑意盈盈给大家端茶倒水。当几十年几乎没太露面的“小王波”从嘉峪关赶来时，几十年久不联系的王西法出现时，当赵大明、刘乐明夫妇从北京回来时，大家又是拥抱又是握手，“场面大乱”，聚会的第一个“感动”出现了。哲民也来了，石门山人老房也来了，国政也来了。

当晚杨班长致辞时声情并茂，正式拉开了聚会的大幕。当提起已逝的八位同学，相信在座者心里都会涌起一阵酸楚：八位已永远走了，他们曾是我们中的一员，他们曾是我们的同学，他们也曾是“肖家村人”，他们也曾是肖大学子，他们也曾和我们是同桌……一时之间，怀念之情肃然而生，大家在内心感慨命运的神秘和无常。

当晚，屏幕上出现了一张又一张老照片；随着音乐、解说，心底最柔软的地方被轻轻拨动：岁月无情，青春已经远去，我们都老了。

节目上演，光前、玉珍两位主持人闪亮登场。当年的“李谷二”——李文斌首先登台献艺，他的歌声还是那么甜美；九亭、玉珍的舞姿还是那么优美；惠大姐朗诵着她写的“肖家村的风花雪月”，当她朗诵到：“我们无法接受，风中贫瘠的荒园……当我们开始吟诵古老的《诗经》，开始高歌浪漫的《楚辞》，心儿不再荒凉，风儿也变得那么轻柔，我们终于敞开胸怀，拥抱了属于我们的肖大”时，座中同学谁的心海不是潮湿一片。特别是听到：“肖家村的月亮，是最美的月亮，从粮仓的屋顶升起，满园洒满清辉”。一下子，就那么把我们的思绪唤醒了，眼中充满了泪花。还有，光前演唱的京剧“风雪山神庙”

那一段，苍凉沉郁，京腔京韵；哲铭的太极，柔柔轻轻而又非常到位的一招一式，似乎在和同学们对话；万斌的一曲“爱在草原”使人深感生活的美好和友谊的温暖；大明老哥的陕北民歌听得人如痴如醉；小利的自创舞蹈柔若无骨轻盈灵动使大家吃惊；宏战、恒斐、乐明、书园、国政也上台了；悦易老兄的“我爱你”显出了他平时不苟言笑的另一面；王波的“捧眼”，引得哄堂大笑；当强毅大哥眯着眼哼唱着民歌，特别是一曲“难忘今宵”响彻全场时，群情沸腾。

第二天早上，万斌致欢迎词时，几度哽咽，泪流满面；大家也随之动容。那一个时刻，大家心系一处，情在深处。按照聚会安排，同学们重返肖家村，大家都很激动。我前几年曾来过一次，当时在院子里久久徘徊，但空旷静静的院子里只听见几声鸟鸣，哪里还有当年青涩的十九岁的自己？恍惚之间，似乎春峰走过来了，海洲走过来了，拍着我的肩膀说“走，到渭河滩转走”；恍惚之间，安俊勇蹦蹦跳跳走过来了，“李谷二”的歌声响起来了，强毅那震塌楼的笑声响起来了；一阵风吹来，院子里又悄然无声。当时，怅然而归。而此刻，大家笑着看着，纷纷寻找当年自己的宿舍和床位，竟然还找到了一个当年的架子床。我们几人走到东楼二层东边第一间，推开门，当年的八位今儿来了七位，只可惜阿贵没来，“七君子”合影留念；物是人非，当年的老师们，有的已经离世了；走到当年老师宿舍门前，大家七嘴八舌回忆起了老师们；大部分同学1982年毕业后没回来过，三十七年之后重返当年的校园，心情激动，东看看，西看看，楼上楼下跑个不停，手舞足蹈，纷纷合影留念；终于依依不舍地要离开了，车驶出大门，院子西边向南那条熟悉的小路出现在眼前，车内一片欢呼。这条小路通向渭河，当年是同学们休闲的必经之路。小路啊，你留下了青年学子们的脚印，留下了同学们来来往往的身影，留下了多少的记忆和故事！遥望渭河，似乎又看到了朱湘等同学在渭河里“中流击水”的矫健身姿和勃勃英气。

午餐后，高副班长对本次活动进行小结。他来时专门带了一套西装皮鞋，西装革履地出现在大家面前。显然，他充分“备了课”，从

方方面面予以点评，也回顾了同学们几十年的人生历程，而且语气幽默引得哄堂大笑，大家都听得心里暖暖的。最后，他“祝愿同学们开心快乐过好每一天，幸福健康到永远”!!

相见时难别亦难，一次又一次握手，一次又一次挥手再见，留下了感动，记住了友情。同学聚会，是坐了一次“感情过山车”：久别重逢是喜，挥手再见却难免伤感；实质上也是一次回头望，成败与否，青春已经一去不复返；各人心态不一，人生境界大不相同，势必酸辣苦甜，五味陈杂，但聚会主旋律是好的，正如班长总结的“是团结的大会，友谊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尽管青春已逝，但青春年华没有虚度，同学们中走出了教授、教育家、金牌律师，也涌现出了许多政界精英；大部分同学虽然也算平凡，或教书育人，或辛勤工作，也都在各方面有所成就，多才多艺，不负人生，不负青春，也该点赞；孝博早在十几年前就已出书了，等等。就我个人而言，在困境中没有倒下去，还能参加这次聚会，知足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近四十年过去了，正值改革开放大潮激荡的四十年，五十二位同学健在的、已逝的，大家都是奉公守法的好公民，这一点也算难得了。聚会也是一种激活和唤醒，在每位同学心中掀起了波澜，且久久难以平静。聚会是在9月20日至21日，由于20日夜里好多同学彻夜长谈，21日聚会结束后早早也就休息了。22日下午，当我在群里发了这篇稿子后，“一石激起千重浪”，班长零点前也发了“聚会后记”，引起大家热议；国政夜不能寐，到凌晨一点发了一篇稿子，大明、仲勋、应钧等同学两点了还在群里热聊；四点多，房老夫子又赋诗一首；六点多天亮了，好多同学惊呼“哇，这闹腾了一夜啊!”

本次聚会的感动瞬间，还有万斌为首的启迪接待团队忙碌的身影，服务的很周到；大家更忘不了聚会的发起者、组织者杨班长，也忘不了筹备组九亭等诸位同学的默默努力，他们都做了大量的工作。

总之，本次聚会将在同学们心目中留下美好的记忆。

如歌岁月，共同记忆

——为同学 40 周年聚会相册视频配音而作

田九亭

1979 年，那是一个春天，劫后余生的共和国迈入一个万象更新的春天，开始了新时代的新步伐。也就是那年，金秋送爽的 10 月，意气风发满腔热情的我们，从四面八方，汇聚在咸阳师专中文系——那个地处渭河边上的不起眼的小村庄——肖家村，那个后来被我们亲切的称为“肖大”的地方，开始了我们同窗三年，情系一生的同学生涯。

不大的校园，简陋的校舍，丝毫不影响我们求知的热情。清晨，太阳还未升起，我们已经开始晨跑、早读。有高声朗诵的，有默默记忆的，同学们读书的身影，遍布校园的各个角落，延伸到肖家村周围的田间地头。夜晚，肖家村的月亮格外的圆，格外的亮。伴着星月，我们又开始挑灯夜战，在书山学海中遨游，如饥似渴地汲取着精神的养料。

“肖大”的校园，逼狭到只有一个足球场大，实在盛不下同学们奔放的热情，于是，肖家村周围，渭河滩上的原野，便成了“肖大”学生茶余饭后，畅谈人生的自然乐园。

晚饭后到自习前，是一天中最惬意、最放松的黄金时段，夕阳西下，落日的余晖，暖暖地斜照着，给渭河两岸的原野，披上了金色的盛装。同学们或三三两两，或三五成群，漫步于田间地头，徜徉于渭河之滨。平展的田畴，默默思索着我们谈诗论道，探讨人生的理趣；滔滔渭水，热烈响应着我们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激情；阡陌小径，留下我们打闹嬉戏的欢声笑语……肖家村啊，那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见证了我们流光溢彩的青春岁月和日渐踏实的成长足迹。让我们

一起来回忆那段难忘的青春岁月吧！

40年改革开放，沧海桑田，祖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40年间风雨兼程、笃行致远，与共和国迈着相同的脚步。教书的，传道授业，桃李满天下；从政的，勤勉为政，坚守自律；其他行业的，恪尽职守，敬业爱岗。无论从事什么职业，无论职位高低，我们都可以自豪地说，对国家、对社会，我们无愧于心。

如今的我们都已年过花甲或年近花甲，陆陆续续从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退休。有的含饴弄孙，乐享天伦；有的退而不休，依然工作，发挥余热；有的舞笔弄墨，养心怡情；有的吟诗作文，自娱自乐；有的爱好摄影，聚焦美好；有的著述立说，笔耕不辍；更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者。但无论身在何处，无论状况如何，我们都是奋斗过，不消沉的“肖大”人！

同学聚会主持辞

——黄玉珍

男：敬爱的同窗！

女：亲爱的同学！

合：大家晚上好！

男：人生沉浮几十载，同窗情义始最真诚。

女：弹指一挥数十秋，耿耿同学情依旧。

男：当年，我们青春年少，朝气蓬勃，怀着同一个梦想，求学咸阳师专，从此情结同窗。

女：今天，我们经过岁月洗礼、生活考验，欢聚一堂，在此追忆真挚的同学情。

男：四十年的翘首企盼，终于迎来了今天的幸福之约，汇成了你我的心潮澎湃！

女：四十年的怀念牵挂，终于凝成了今天的幸福时光，汇成了你我的欢乐海洋。

合：今天，我们相聚了！

男：我是程光前。

女：我是黄玉珍。

男：可记否，教室里，我们学海苦读求知忙。

女：可记否，操场上，我们奋力拼搏展英姿。

男：那时的我们，意气风发、神采飞扬。

女：那时的我们，琴心驭志、珠玉阳纯。

男：一辈同学三辈亲，那是割不断的情。

女：一朝同窗一世友，那是分不开的缘。

男：在这个难得的金秋吉日，同学们，让我们高举酒杯。

女：在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同学们，让我们纵情开怀。

合：重拾往日的欢笑，共享这美好的时光！

合：我宣布：“咸阳师专 79 级同学四十周年聚会，现——在——开——始。”

男：今天，我们不论职位、不论身份、不论行业，在这里，我们就只有一个身份——同学。今天请各位同学，放下身份，放松自己，敞开自我，回归自然。

女：让我们沿着心灵的时间隧道，去追寻那曾经的美好时光，去回味已走过的心路历程。

接下来，请欣赏由李文斌同学带来的独唱《牡丹之歌》。

男：李文斌同学唱的好不好……更好的还在后面哈哈，

四十年风刀霜剑，郎君白了双鬓，卿卿换了朱颜。

她们已经不再是你一个眼波流转的青涩少女，而是胸中多了一份天凉好个秋的淡定与从容。

诗言志，舞表心。接下来，请欣赏由田九亭、黄玉珍同学带来的舞蹈《又见雨夜花》。

男：欣赏完两位女同学古朴典雅的曼妙舞姿，下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杨宏战班长代表全体同学致辞，请大家欢迎。

男：感谢杨班长，他说出了我们全体同学的心声。

女：是啊，此时此刻，我想在座的每一位同学心绪在荡漾，激情在燃烧。

男：岁月无情，一些同学已然不见，时光变迁，人生如梦，我们也渐近黄昏，但我们知道，老去的只是容颜，年轻的心会一直陪伴我们每个春夏秋冬，每份苦辣酸甜。

女：岁月沧桑，洗不尽我们的纯真与浪漫，仿佛昨日重现，情义

还是那么真挚，笑脸还是那么灿烂，无论世事如何变迁，这份同学情谊，就像陈年老酒，味道醇厚而久远。

男：接下来，请欣赏王德华同学带来的独唱。

男：感谢王德华同学精彩动情的演唱。

时光如此安然，岁月如此静好。接下来，请欣赏王万斌同学带来的独唱《草原我爱你》。

男：感谢万斌同学的倾情演绎。

男：诗歌，是播洒在心灵原野的春雨。

女：诗歌，是照耀着万物生长的阳光。

男：接下来，请欣赏由惠亚莉同学带来的诗朗诵《肖家村的风花雪月》。

男：诗韵美文的朗诵让我们陶醉，再次感谢惠亚莉同学。

男：四十年一路风雨，我们一同走过。有的朝夕相处，相扶相携。

女：四十年白云苍狗，我们擦肩而过，有的离散经年，音信杳无。

男：也许我们躬耕田园，淡泊宁静；

女：也许我们执政为民，造福桑梓；

男：也许我们商海弄潮，春风得意；

女：也许我们悠游林泉，含怡弄孙；

男：重聚是一个心愿，

女：重聚是一份情缘。

女：今天我们大家能在此欢聚一堂，要感谢这次聚会筹办方的慷慨与汗水，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王万斌同学讲话，大家掌声欢迎。

男：再次将掌声送给王万斌同学，感恩在心。

男：太极拳如高山流水，琴瑟香浓。

女：太极拳似白鹤骏马，飘洒俊逸。

男：接下来请欣赏由魏哲铭同学带来的太极拳表演。

女：谢谢魏同学带来精彩的太极拳表演，
接下来请听安俊勇同学给大家带来的独唱。

男：谢谢安同学精彩的独唱，掌声再次送给他。
接下来请欣赏由张小利同学带来的舞蹈。

女：谢谢，谢谢张小利带来的精彩舞蹈。

男：感叹兮，家业立兮。昔日翩翩少年，如今已是年华老去，尘满面，鬓如霜。

女：感叹兮，巧笑倩兮。昔日婷婷少女，如今已是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

男：别梦依稀，青春不再。

女：一杯清茶话别情，一壶浊酒尽余欢。

男：我们有太多的离情需要诉说。

女：我们有太多的思念需要表达。

男：青山不改，绿水长流。我们的友情如陈年酒酿，弥久醇香。

女：岁月如梭，物非人似。我们此生相约一路相伴，不离不弃。

男：祝福同学们健康长寿，福宁安康。

女：祝福亲人们家庭幸福，万事如意。

合：祝愿我们的友谊地久天长！聚会仪式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群英会侧记

——从几个同学的姓名说起

——张大利

班长杨宏战，金牌律师。满满一身正能量，弘扬正道一身胆。手持正义宝剑，中正庄严；魔来斩魔，神来斩神！原则性和灵活性高度结合，军人的英气和学者的秀气完美融合。故虽惊涛骇浪轮番袭击，其动静自如，每战必胜。左右逢源，怡然自得！爱情事业双丰收。其妻实用型和观赏型集于一身，女儿秀外慧中，在澳洲把英姿展——名副其实——杨怡，一身灵气，扬眉吐气。龙腾虎跃跳山涧，心胸似大海，可行万里船！含饴弄孙乐陶陶。其为人也，正如毕业赠言：实实在在做人！口虽不言佛道，处事常把佛道显！

高文学，高人异士，隐于闹市。一脸真诚，笑如阳光灿烂。入学时已是高龄青年，深恐毕业后结婚凉了“黄花菜”，故曾上过万言书，申请提前入洞房，毕业时虎子名“高飞”——已能飞到我床上！奇特处——后来长大又娶得师妹做儿媳，同学垂涎三尺。太极神功天天练，鹤般风度，心胸廓然。要想“文”质彬彬登“高”峰，请从此处“学”——毕业留言：刚强、果断笑着迎战一切！

赵大明，吉星高照，祖上阴德厚，心胸博大爱钻研，把同学刘乐明请到洞房精心修饰打扮。夫唱妇随子孙贤。明上加明光明无极乐无边。问其何以成功，笑曰：某毕业留言早已告知：天下之事，为之，虽难亦易；不为，虽易亦难矣！

程光前，北五县曾把身安，苦练武艺，笔锋犀利书画上乘，身处乱世为官赤心亦淡然，醉心小鸟香花，摄影张张显仙境，为文自然含大道。前程似锦，因能“光前”孝祖先，故能“裕后”香百年。福泽

八方，赞歌一片。爱人淑良慧敏，堪为王后！其全家始终——永远践行毕业留言：“我一生都在艰难地写着一个只有两画的字——人！”人者，仁也。仁者无敌！其深刻含义：你只要有一个敌人，有一个对立面，就不是一个仁者。微信——犀牛壹号，犀牛夜晚望月，莫非终生求光明，温柔，圆满乎？只能壹号，不能二号！

王应钧，初看肌肉有点孤单，深交方知：天生一副傲骨，为君雪中送炭解忧愁，千钧一发之际，有求必应。因能应君，故名应均。贩夫走卒求之，无不应也，均平之情，随处可见！难怪微信号——金太阳——金身罗汉下凡，把光明温暖均送四面八方！非王者风范，孰能如此也！？

党悦易，热爱党，跟党走，听党话；党喜欢，党高兴，党拍手，党喜悦，最终结局——做事易如反掌——故名党悦易。其为人也，只要你悦你说，再难再险，吾也不易初衷——为你做！生命之树常青！微信——常青树——何哉？看毕业留言——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其深得党之喜悦厚恩，故给虎子命名——党阳，一直沐浴党的阳光。党的阳光永不消失隐匿！





第
二
辑

启航肖家村





肖家村——一个梦想启航的地方

► 杨宏战

1979年8月下旬，我收到了咸阳师范专科学校（现为咸阳师学院）中文科的录取通知书。

那是个阴雨绵绵的下午，我推着裹满泥浆的自行车从西安回来。一进门，一位身着邮差装的中年人坐在小方桌前，端着盛着荷包蛋的面碗边吃边和母亲说话。母亲见我忙说：“考上了，考上了！”一边将通知书递给我，那一刻，我犹如溺水的人意外地爬上了岸边，长长地舒了口气。

那时，高考是千千万万农村青年跳出“农门”的唯一途径。

我1972年高中毕业，1975年应征入伍。我曾把当兵视为改变命运的途径，但由于生父曾是张学良部下，政审两年不能过关。在我沮丧地几乎要放弃的时候，是我写给当时咸阳市委副书记、同时也是我所在公社党委书记鲁桂兰的一封信起了作用，我意外地获准入伍。经过两年折腾，尽管穿上了军装，心里却装满了悲壮与苍凉，当年的激情也减少了许多。我在部队待了三年零五个月后于1978年4月底退伍，生活又回到了原点。

1977年10月高考恢复，又给了我一线希望。

我是4月28日复员回乡，于7月7日参加高考，在此期间在西安肉联厂以生产队派出身份工作了两个多月。那时对高考一无所知，不知文理分科，一本宝鸡市教育局编写的《复习大纲》加上姐姐当年上中学的课本和借来的几本书，是我的全部资料；无老师指导，也无人可与我研讨，答疑。但改变命运的愿望鼓励着我一边劳动，一边复习。我那年高考成绩是304.5分，虽超过了文科初选线，但后来还是落选

了，但我知道，只要努力，改变命运的机会还会有的。

为了逃避村里人的议论，1979年2月17日，我乘车三天两夜到达新疆，投奔姐姐处备考应考。五月初再回村，参加“地、富、反、坏、右”平反工作。一年的煎熬、辛苦，终于接到了1979年高考录取通知书。

至今我都认为，是高考改变了我的命运，我能考上大学，似乎是“神”助了我一臂之力。

咸阳师范专科学校本部在周至县哑柏镇，中文科在渭河北的肖家村。若以咸阳为地标，一个西南，一个东北，相距七八十公里。我从未去过校部，所以，对咸阳师范专科学校仅存的印象就是肖家村两栋三层的简易楼，一排库房改做的教室以及不大的草场……学校门前是条东西马路，背后不远处是渭河。在这样的穷乡僻壤读书，没有与别人攀比，没有自卑，更多的是新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我们的老师，他们均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因文革而才华埋没于城乡中学。他们将《诗经》《楚辞》《汉乐府》《南北朝民歌》等文学精华引入了我的世界，让我了解了中国文学的璀璨、魅力；他们讲授的《形式逻辑》《政治经济学》《古代汉语》等课程，让我知道了“概念”“判断”与“推理”，了解了“之、乎、者、也”也有诸多妙趣……我们的老师高雅、朴实、勤奋、认真。张世安的渊博，张东辉的幽默，梅咏的认真，魏毅的朴实，梁慎思的滑稽……四十年了，这些老师的形象还可清晰地呈现在眼前，他们“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品德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

我所在的二班共52人，出生于1953年至1963年不等。这个新集体中，兄弟姐妹们勤奋、智慧、乐观、积极……也在感染、激励着我。刘乐明、惠雅丽、王淑娟每天早上的跑步吸引了我，以至于我跑了四十年还在跑；室友大明叽哩咕噜的日语，“勾引”我在这条路上“白走了七八年”；朱湘单杠上的“引体向上”，书园、建军的羽毛球单双打时所表现的帅气，活力让我生羡；志尧、应钧的“抬杠”，魏强毅的笑声，让这渭北塬上的简易楼有了生机；还有王波、养正的娃娃脸，

以至过了四十年，我还以为他们是个“娃”。当然，富有诗意的是渭河边和一望无际的庄稼地，手拿书本的男生们在薄雾萦绕的河岸、田埂、小路上，口里念念有词地逡巡着，徘徊着，偶而也有与女生搭讪的、切磋的。偏僻、荒芜之地也有青春的躁动与烦恼……

肖家村，是我人生的真正启航点。我是路遥《人生》中的高加林，出身卑微却不甘现状。但我比高加林幸运，赶上了高考恢复，又幸运考上了咸阳师范专科学校，让我有了腾飞的机会。我做教师十二年，期间考上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大专起点本科班，获学士学位；又自学获得西北政法大学本科学历和法学学士学位，都离不开在咸阳师范专科学校奠定的基础，离不开在这穷乡僻壤孕育的梦想。

肖家村，我人生真正启航的地方！

毕业那年，我向校党支部递交了申请，请求到新疆或西藏去。这是我的肺腑之言。最后，我被分配到庆安公司子弟中学（庆安中学），做了一名语文教师。期间，参加过研究生考试，未果。1993年通过“律师资格考试”，1994年辞职从事律师职业。四十年过去，岁月在身体和心灵都留下深深地痕迹。但无论走多远，无论在何处，出发的地方我始终记得——肖家村——咸阳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科，以及这里可敬的老师，可爱的同学和伴随了一生的浓浓情谊……

肖家村的风花雪月

► 惠雅莉

肖家村只是一个普通的村子，
四十年前的咸阳师专中文系，
曾经寄居于此，
作为师专当年的学子，
把青春的脚印留在这里，
从此有了肖大这个名字，
闪亮又闪亮。
在我们彼此的心里。

今天我们相聚于此，
曾经的年轻的岁月，
一幕幕浮现在脑海，
让我们一起回忆
那一场风花雪月的故事。

四十年的那场风，
从东南吹来，
它逆渭水而上，
以他特有的粗粝，
抚摸着我们，
我们无法接受，
风中贫瘠的荒园。

我们无法拒绝，
风中摇曳的野草，
这是属于我们的大学。

被浩荡的风拥抱着，
当我们开始吟诵古老的《诗经》，
开始高歌浪漫的《楚辞》，
心儿不在荒凉，
风儿也变得那么轻柔，
我们终于敞开胸怀，
拥抱了属于我们的肖大。

天冷了，
西北风从塬上刮来，
瑟瑟发抖的我们，
跺着脚读书，
一群人围着火炉，
分吃这烤焦的馒头，
那焦香的滋味，
至今还不能消散。
课间哼着流行音乐，
大家如痴如醉。

简陋的教室里，
书声琅琅，
笑声朗朗，
青春如此美好，
荒凉的院子，
也是我们学习的天堂。

飘雪的日子，
我们用双脚，
从塬坡到河滩，
嘎吱嘎吱地，
踩开了每一条小道，
在小道上读书、嬉闹，
莽莽雪原，绵延千里，
给了我们秦人的胆。
飘飘白雪，自在飞舞，
给了我们汉人的魂。
涛涛渭水，雪下流淌，
给我注入了大唐的血。
铮铮老树，屹立高坡，
铸就我们宋人的骨。

在小麦的叶片上，
在蒹葭的枝丫上，
我们读懂了元曲的精妙，
理解了窦娥的不屈，
正义也许会迟到，
但永远不会缺席。
冷得不能坚持的夜晚，

在被窝里，
明清的小说，
给了我们那么多的柔情，
那么多的智慧，
那么多的想象和胆量。
现代文学，
也曾使我们夜不能寐。
当代文学，
更使我们激情难已。

肖家村的雪花下，
始终有涌动着青春的暖流。

冬去春来，
铺天盖地，
一片金黄，
校外的田野，
油菜花盛开。
在花中小径，
读诗成诵，流连忘返。
像彩蝶飞舞，像蜜蜂酿蜜。
追逐一个粉红色梦想。
在没有百花盛开的校园里，
我们和野草一起成长，
在渭河滩无边的荒野，
我们和野花一样开放。
不图繁华似锦，
只图结一颗善与美的种子。

如今四十年擦肩而过，
绿树成荫，
蒲公英的种子，
也已经飘向更远的土地
肖家村的月亮，
是最美的月亮，
从粮仓的屋顶升起，
满园洒满清辉。
踏着月光，
我们走进教室，
迎着月光，
我们走在校园，
月亮钻进了杨树的枝叶里。
藏住了脸庞，
藏不住光芒，
斜晖射像大地，
光影斑驳。
终于忍不住寂寞，
又从云层里探出头来，
天地一片光明。
我抬头望天上的月，
你低头望月下的人。

明月装饰了你的眼睛，
明月映照着我的笑脸。
像星星一样的明亮，
像苹果一样的鲜红，
一场千年的邂逅，
惊现于在月亮之下
演绎了一场唯美的故事。

四十年，
岁月如渭河流水，
浩浩汤汤。
初心如咸阳高原，
巍然屹立。
忘不了一个普通的名字，
肖家村。
忘不了三年寻梦的日子
肖家村，
你的风花雪月，
一直一直都在
你我的心里，
闪亮又闪亮。

我的“肖大”

程光前

“肖大”在肖家村，隶属于原咸阳市红旗公社，又叫马神庙，是原公社机关所在地。村子不大，名不见经传，但因为村西口路边的咸阳市师专中文科的寄居而成了我与同学们梦魂萦绕的地方，成了我和同学们心中的圣地。

1979年，记得是10月1日刚过，我骑着自行车带上生活用品来到了肖家村，去咸阳市师专中文科报到，开始了师专三年的学习，开启了我的大学时光。

三年的系统学习，我成了一名合格的中学语文教师，有了安身立命的本钱；三年的丰润滋养，增长了学识，开阔了视野，提升了境界，培养了我沉着冷静，温文尔雅的文人性格，也具有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三年里，52名同学的同窗苦读，嘻嘻闹闹，“耳鬓厮磨”，更是建立了浓浓的、千山万水也隔不断的“肖大”情。

对于“肖大”，我与同学们的感受有些许的不同。我的家离“肖大”最近，只有15华里，所以来去方便，当年就没有什么新鲜感、神秘感。周末了，同学们都匆忙的回家、返校，我反倒常常相约几个同学去四周游访。渭河边，咸阳塬，泾阳的崇文塔等等都留下了年少轻狂的足迹。

1982年7月我们毕业了，大家各奔东西。我与王仲勋、房春峰、张春城（1班）4人到旬邑县任教。4年后调回渭城中学（原咸阳市第四中学）任教。8年的教师经历使原来“肖大”所学的知识得到反刍、消化，也拥有了一批学有所成的、爱自己的学生。

1992年8月我任职于渭城区正阳镇，镇政府所在地肖家村，再次

邂逅“肖大”。上下班要途经“肖大”，进村工作来回路上都多少要绕着“肖大”周围转。记得当年基层选举人大代表，“肖大”还设有一个专门投票点。但是，没有了同学们的“肖大”是寂寞的、落魄的、孤单的，就如同当年的我……

多少次一个人走进曾经的“肖大”校园，默默地寻觅，静静地聆听……哪里还有那些高亢的歌声、开怀的笑声；哪里还有余坚老师操着浓重乡音的“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张世安老师的“两个黄鹂鸣翠柳”、李华峰老师的“我是天狗，我要把太阳来吞了”的教诲！这是我记忆中排斥而又抹不掉“肖大”么！

四十年了，我从没有忌讳我是咸阳师专中文科的学生，从没有忘记“肖大”，事实上我还很自豪我们有“肖大”，竟将其比作延安时期的“抗大”。当年轻仅因为离家近，因为村里乡党的“包羞先人咧，咱们东边村子边哪有个大学啊”的嘲讽而令我产生的自卑已经一扫而光。

2019年的9月21日，我与30几个往日同学又回到了我的“肖大”，同学们兴奋异常的情景，唤醒了我，原来，我们的“肖大”永在，我们的同学情永在！

行文至此，附诗一首：

三载同窗一世情，风花雪月在心中。

四十年后再聚首，欢歌笑语到天明。

两日重逢太匆匆，言别说离不尽兴。

世路沧桑青山在，挥挥衣袖且徐行。

肖家村纪事

►姚福龙

肖家村，位于咸阳市东郊，应该说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子。一条小街东西走向，小店错落。从村子往北，就上了著名的五陵塬。村南，穿过一片田野就看见了滔滔东去的渭河水我的大学——咸阳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科，就座落在这条街的西头。

1979年9月，抱着一种忐忑不安，也有一份欣喜，怀里揣着高考录取通知书，踏进了学校的大门。当年，大哥让我先从淳化老家出口镇到了户县余下，然后再从户县乘“专车”（大哥找的一辆解放卡车）到了肖家村。好不容易找见了，进了院，心里一下子凉了，并不是想象中的高楼深院花园小径绿树浓荫。大门朝北，大门西边一幢楼，大门东边一幢楼。院子东边一排南北走向的平房，后来就是我们的教室；院子南边还有几排东西走向的平房。这，就是我的大学了。大哥帮我安顿好，把一个装过炮弹的木箱在宿舍里放好，叮嘱我一定好好学习，然后回户县了。

当天晚上在宿舍里久久不能入睡。一个虚岁19岁来自北五县的地地道道的农村娃，第一次离家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感觉还是怯生生的。自己在所在的高中是唯一的一名大专生，也是有名气的学生。到了这里，却普通得再不能普通了。就象一个农村人担着鸡蛋进了城，见了谁都是害怕的。不象有的同学那么“肆无忌惮”。心想这么个院子，还是个大学？内心懊恼极了，只怨自己数学太差只得了24分，否则也不至于在这儿了。

就这样，大学生活就这么开始了。

到如今四十年过去了，回想当年的自己，也就是一个默默无闻、

轻易不吭声的角儿，虽说三年里担任着班里的学习委员，但并不活跃也不出众。除了学习，还是学习；除了看书，还是看书。三年里只当了一年三好学生，有一年却因体育不及格没当成，笨得从木马上跳不过去，气得上体育课的樊老师干瞪眼；后来同班同学魏强毅根据每位同学的特点，拉出了一份长长的单子，对我的评价是“看书最多的人”。班上有七名女同学，号称“七仙女”。七仙女里有几位年龄较大，当然是老大姐了。三年大学生活，从来没有想过恋爱这个词。直到毕业多年，才听说当年也曾“硝烟四起”，当时我可是浑然不觉。前多年去邻县玩，一位同级的同学在饭桌上笑着说：“我媳妇（下年级同学）经常打听你，你当年若下手早，她就成了你媳妇了。”听得一桌人哈哈大笑。

三年的生活平淡甚至苦涩，我在《也从背馍说起》有所记述，生活是清苦的，记得入学的当年冬，就等着大姐给我做棉窝窝（棉鞋），天冷了鞋没寄来也就等着，当时也不可能上街去买一双鞋，直到大姐把鞋寄来。记忆中一件劳动布裤子穿得膝盖处磨破了，也没想办法补就那么穿了好长时间；当年也没有多少业余生活，记得似乎唯一的乐趣就是秋季偶尔跟上别的同学去南边的地里偷红芋。偷回来后洗净，把老师的蜂窝煤炉子搬来，把红芋放在洗脸盆里加水，再在上面扣一个脸盆，放在炉子上就蒸开了，蒸熟了关起门来悄悄吃。再就是闲暇和春峰、海洲一起去渭河边转。为了挣学费，暑假曾给学校看大门，晚上就睡在院子里，有次竟被狗舔脚惊醒了。

生活虽然清苦，也多少留下了一些美好的记忆。

也许是学习委员的缘故，时过多年对老师们还记忆犹新。

教先秦文学的余坚老师，个矮精干，蛮有教授范的，念起“关关雎鸠”铿锵有力、有板有眼、抑扬顿挫；教英语的王老师饭后进了卫生间一手托着碗，一手完成尿尿的情景至今如在眼前，但英语课却几乎学不进去。我的宿舍在二楼最东边一间，有一天夜里，二楼的丁老师睡着了鼾声较大，住在一楼教现代文学的李老师被吵醒了，站在一楼呼唤井老师的声音至今似乎还在耳边：第一次喊井云兄，没应；第

二次喊丁老师，还没应；第三次喊井云。现在想来还蛮有趣的，可惜，黑黑胖胖的井老师早已作古，想起来感慨不已。教古代文学的张世安老师，操着河南口音讲课时手不离烟，愤世嫉俗的模样历历在目；教外国文学的张秉公老师，慷慨激昂地讲着：“把宙斯气木了”。想起教现代汉语的梁慎思老师“猪油炒菜，非常好吃”的声音，依然会哈哈大笑。张文元老师是耀县人，和我是邻县，也走得比较近，毕业之后经常书信往来；张惠民老师的形式逻辑，我自以为还学得不错，逻辑方阵里的反对关系，从属关系至今还记着。张老师还曾为我介绍对象，但我却被那个女娃一口浓浓的户县腔“道道儿”，“豆豆儿”吓跑了；时过多年，崔天鹏老师那挺直的腰板、梳得整整齐齐的背头，刘曼老师走路时大大的步子，依然栩栩如生；李作智老师讲课举例必提“在文化大革命中”；宋成德老师门前的菜园园，梅咏老师的“两把斧子换一只羊”，尚恒勃老师夫妇非常认真的样子，赵和兴老师戴着眼镜不紧不慢很文气的形象如在眼前。今年4月19日去看魏老师，言谈中才听说当年老一辈的老师里，赵和兴老师，崔老师夫妇，刘纪原老师，宋老师夫妇，张惠民老师、李华锋等老师健在；梁慎思老师卧病在床；好些老师已经辞世了。也希望同学们有机会抓紧时间去看看老师。

几十年了，好多事都淡漠了。但有几件事还记在心中。

就在宣布毕业分配之夜，由于分配结果“冰火两重天”，同学们有的笑、有的哭。我和分配到北五县的几位同学黯然相对，悄然入睡。第二天离校前，教党史的魏毅老师把我叫到她的宿舍，默默地端出一碗白糖拌西红柿递到我手上。记得我当时似乎落泪了，默默吃完了西红柿。慈祥的魏老师还说了许多勉励宽心的话，话我已经忘了，但当年的情景我终生难忘。我住到咸阳有十五年了，可一直没有去看魏老师，总觉得自己蹉跎了岁月，似乎无颜去面对老师。前几日，终于去师院看望了魏老师和夏老师。

还有件小事吧，当年假期值班看门，图书馆的王健群老师外出返校在门外站了好长时间进不来。等我发现时，就问她为啥不喊我？她说：我一喊你名字，街上这些娃都知道了。当时就深感王老师心好心

细，记下了这件事。

还有一件事，有次我从饭堂端着饭刚上二楼楼梯，一不小心把粥倒在地上了。返回宿舍刚要出来打扫，看见同班的乐明大姐已经在打扫。我一下子愣住了，象做了贼似的没有走出来，惊慌地退回了宿舍。现在想来，当年多么幼稚无知。多年过去了，在此向她表示歉意和感谢。

前段时间同学们在周至相聚，忆起当年，大家异口同声地说：“别小看肖家村，三年‘肖大’，改变了我们的命运。”听说好多同学都曾重返肖家村回味当年，我前几年也回去看了看。

时光流逝，同学们都老了。

岁月无情，也有八位同学已经走了。润民同学给我的毕业赠言是：“执着不是固执，志向还须指专”，我还记得清清楚楚；兴明呢，永寿一别，再没见过，成了永别；当时恒斐、志尧在场。景印呢，我1990年在西安一附属医院见过一次；杨涛，毕业后有书信往来，昨晚还翻出了他在常宁中学工作时寄来的信，后来通过一次电话。最可惜的是，我的同桌王淑娟因车祸去世了，事发后好长时间才知道，那么文文静静、清清纯纯、本本分分的一个同学，就那么猝然离世了，也是同学中最早离世的一位。后来在省委党校进修一年，课余时常在小寨一带散步，听说她就是在小寨出的事，心里曾泛起久久的悲伤。想起他们，不禁泪湿衣襟。

同学之情，也是世界上最珍贵的情谊。我这些年很多时候处于逆境，对来自同学的关心点点滴滴，永记心头；当年在西安给娃看病，也曾向同级的左松涛求助，借此机会，向松涛表示感谢。2001年在西安住院，万斌约了几位同学在竹园村请我吃饭；2005年在西安时，万斌曾邀我吃饭，在“西部王朝”赤诚相见；孝博曾经常陪我去“薄皮李”吃狗肉喝烧酒，也转了西安好多地方。

这么多年，有好几位同学还有一班几位同学，对我个人生活曾有帮助，在此表示诚挚感谢。谁帮了我，谁知道；谁帮了我，我知道。也就不一一提了。前几年，阿贵、海洲到了咸阳，就一定要见一面；

我也曾去旬邑避暑两次，在此向春峰及家人表示感谢。

2000年在咸阳住院，光前、恒斐、悦易三位老兄亲来探望，深暖我心。

班长宏战老兄，平和亲切，善良纯朴，我赠他一句古语“有大而能谦必豫”，作为对他的祝福；班副老高，也时常问候大家，老兄风范俨然。

当然了，毕业这么多年，由于种种原因，有的同学联系多一些，有的联系少一些，有的几十年还没见过面。

回首往事，我心平静。人生，从哲学的大范畴讲，也就三天：昨天，今天，明天。昨天或荣耀或落寞，都已成为过去；更重要的是活在当下，活在今天，快乐为王，健康为本；抓住了今天拥有了健康，才有明天。

四十年过去了，同学们“或高或低”，但顶尖杰出人物总归是少数；人生，尽力了，无悔了，就行了。“人活在世上，雀落在树上”。有时，我们可以“排山倒海”，有时我们寸步难行。到了这个年龄，关键是要认得自己，自己和自己握手言和。写到这里，我想起了一句话“老池大了鳖大”，这也是人们期盼子女上名校的缘由所在。我总觉得，同学发达了，大家都高兴、都体面。万斌受到习总书记接见，也是全班同学的荣耀；大明、乐明在北京的高校当教授，大家都有面儿。同学中政商两界也多有翘楚，大家都高兴。

到了这个年龄，在人之上，把别人当人；在人之下，把自己当人。也没必要诚惶诚恐的，富日子富过，穷日子穷过，各安其命。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看破，放下，自在，过好今后的日子。

我们的二班

► 胡国政

1979年9月，庄稼即将成熟，丹桂已经飘香时，我们兴奋地从四面八方汇聚古都咸阳东边的一个小村庄——肖家村，开始了改变命运的师专读书岁月。

咸阳师专中文科的校园，是仅有两幢三层简易宿舍楼、两排低矮砖木结构的红瓦房、一排名曰教室的库房和一个足球场大小的操场。这里交通不便，条件艰苦、设施简陋，四周荒凉，这就是我们的肖大。可这里有爱岗敬业的老师，他们工作勤恳，待人纯朴，有一群心有梦想的学生，他们字习刻苦，顽强拼搏，这与我党在延安创办的抗大何其相似啊！

真是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肖大不大，可浓缩的都是精华；肖大不大，产生了一批批体量不大却能压千斤的称坨。我们挚爱肖大，因肖大同学们改换门庭，成了天之骄子；因肖大我们有了崭新的人生，有肖大我们的梦起航了。因此，肖大在我们心中是庄严的、神圣的、美好的、可爱的。

是肖大让莘莘学子由丑鸭变成了美丽的白天鹅。这里人才济济，栋梁层出，仅以七九级二班为例：有扛大学教授旗帜的：大明、乐明、孝博和哲明；有以万斌为首的仲勋、海洲、董琳和建朝校长系列；有桃李满天下的毅克、俊勇、西法、牛芳和长生；有才多智广的朱湘、玉珍、文斌、国政、志尧、阿贵和日丽；有政绩斐然的悦毅、立凯、光前、哲民、文学、恒斐、应均、强毅和戈鹏；有文笔生花的李峰、福龙、九亭、养正、亚莉、春峰；有新闻达人张奇和德华；有企业领导书园、王波和建军；还有护法执法的宏战和小利。无数金凤凰曾栖

息于肖大，行业风云人物毕业于肖大，习主席接见肖大学子教育家王万斌，请问肖大还简陋吗？肖大还自卑吗？当我们怀着激动感恩的心情在入校四十年后集体重返肖大时，这里的阳光、土路、草木、水塔、校舍是那么的亲切，那么的祥和，那么的可爱！同学们有说有笑，有的抚摸着墙壁，有的紧握着栏杆，有的轻拍着树木，人人眉开眼笑，个个激动异常，很多人眼里闪着泪花……大家重回宿舍，心潮澎湃，高兴激动，我和恒斐在住了三年宿舍合了影，仲勋还见到了当年睡过的架子床，应钩搬了张椅子找当年最爱坐的地方照了纪念照，宏战大明和他们舍友合影留念，很多人凭栏还向南眺望了魂牵梦绕的渭河，还去食堂回忆了排队买饭和罢灶的细节……肖大已刻在了我们脑海里，融化在了我们的血液里，从进校门每人的手机都拍了个没停，大家集体在毕业照像地点又照了像，还在宿舍楼上又照了像，意犹未尽在校门口又合了影，因时已过午，大家才恋恋不舍地登车返回启迪中学。

我们热爱您——肖大，您在我们心中永远是庄严的，永远是神圣的，永远是美好的，永远是可爱的……我们更加热爱和珍惜肖大的人和情。



我的大学

► 李峰

有些文字是给昨日的，有些文字是给明天的，有些文字是给曾经的遗憾的。

几天前，同学四十周年聚会，期间老班长组织大家回趟“肖大”故地重游，其时我在新疆哈密大南湖，错失了这次机会，但看到同学们发在微信群里的文字、图片，一时触景生情，拽起一件件的往事，让自己的心突然有了一片湛蓝。

肖家村与我的故乡并无二致，平整的土地，春有麦田似海，秋天玉米如林。唯一不同的是有一条渭河，出校门左拐，一条紧贴围墙的小路直抵渭河岸边。晚饭后，或是周末，同学们沿着小路多去河边散步，隔河眺望对岸，便是西安北郊草滩，想着从此后也会有着城里人一样的生活，心里涌出万丈豪情。

教室是间大库房，给我们上课的确有几个大师级的老师。张世安老师精通魏晋南北朝文学，他讲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嵇康时，激愤与悲愤的神情一直定格在我的记忆中。后来工作，再次阅读竹林七贤的文章，往往将嵇康当成张世安老师。后来听说张世安老师患病早逝，知道消息那一刻，我在渭南的洛河边，回望西方，心里祷告张世安老师一路走好。还有教授我们先秦文学的余坚老先生，中等身材，微胖，花白的头发修剪很整齐，讲义是油墨印刷出来的，一口浓重的方言，需要几个星期的适应方可听懂，在老先生对《诗经》名篇的讲析中，突然感受到古人的情感生活很是浪漫。十多年前，杨宏战老班长与张琪来渭南，我们去了合阳洽川，在“关关雎鸠”故事发生的地方，想象着古人的情感世界，别有一番滋味。这里必须写几行教授我们写作

的宋老师，他胖墩墩的身材，平头短发。我曾拿几篇文章让宋老师修改，感觉私交应该不错。写作课考试时，赵大明老兄紧挨我的座位，我信心满满地对他说，有不明白的地方问我，结果我与赵大明老兄写作成绩都不理想，为此赵大明老兄没有少埋怨我。但宋老师有一个好夫人梅老师，我敢打赌，梅老师是“肖大”最漂亮最有气质的女老师，我一直在想当初宋老师是如何将梅老师追到手的。

八十年代的我们似乎很淳朴，有着冲天的理想，欢笑与歌声好像是生活的主旋律。伙食基本是免费的，每月还有几块钱的助学金。皮鞋与手表是奢侈品，但据此可以判断谁来自城里，谁来自乡村，当然还有普通话与方言的差别。那时我很喜欢听城里同学说话，那一口的普通话煞是好听。后来参加工作当老师，我也开始学说普通话，只是我的普通话让学生听了难受，我听了心酸，后来索性就说方言。好像是大二那年吧，校园掀起英语热，西边宿舍楼一层前，每到晚上自习后便摆放出一台14英寸的彩电，每到播放许国璋的英语讲座时，屏幕前围坐一地同学，跟着许国璋学字母，练音标。老乡刘长生（先改名刘幻）斜躺架子床上铺，左手大拇指与食指叉开，扩张两边嘴角，大声吼出一声“a—a”来，宿舍同学敢怒不敢言，或下楼锻炼，或去别的宿舍闲聊。年轻人的兴趣如感冒，来的快去的也快，月旬之后，能够坚持下来的并不多。

因为是“文革”后高考，同学中年龄有些差异。大二那年，高文学老兄结婚了。记得一个下午，去高文学老兄宿舍玩，见一女子站立房间，身材端正，衣着朴素，双眼目光盈盈，看见我们进来，脸颊飞红，轻声招呼，之后微微转身，从一篮子抓出糖果分散开来，我们想开玩笑闹一闹，但不知说什么好，一时间做鸟兽散。后来，我们也开始憧憬起美好的爱情，只是心里始终有一个安娜卡列尼娜的形象，中文专业的同学，想不浪漫都难！

还有一个故事，教授我们《逻辑学》的张会民老师，他的宿舍在西楼一层，门前有根立柱。大三那年冬天的一个夜晚，我去张老师宿舍，忘记了是请教逻辑知识还是其他什么事，推开宿舍门的那一刻，

不好，一定是煤气中毒了，我发现张老师低头垂胸，歪坐在床角，一副近视眼镜跌落地上，叫声张老师竟然无答应。我急忙搀扶起张老师，然后背着他出了房间大声呼喊。门半开，一股烟煤的味道散发开来。那时学校条件实在是艰苦，老师冬天取暖都是蜂窝煤炉。

三年只是人生一瞬。毕业那天，张琪同学在西安为全班同学复印了一本写有同学留言的小册子。三年前工作变动，整理资料时，竟然看到了这本小册子，仅仅翻看几页，已是泪流满面。

有一种情谊，叫同窗；

有一种缘分，叫相遇；

有一段回忆，叫永远！

40

相逢是首歌

第三
辑

行板如歌

© ZMX.COM PHOTOGRAPHER



“肖大” 的生命气质

► 王仲勋

题记：寻找精神永续的生命符号，唤醒一世铭记的历史瞬间。

（一）梦回“肖大”

“愿你归来是少年，此心安处是吾乡”。时隔37年，地跨南北，各自东西的老“肖大”人，要回来啦，要回到他的“龙兴之地”“发迹之地”“启程之地”“归根之地”——“肖大”母校。

母校是同学们共同的精神家园，是灵魂的栖居之地，是抚慰心灵的地方！它是山西老槐树，它是首都世纪坛。曾记否，各路英豪昂首汇聚：有摘掉口罩刚走下机床的工人；有仍下牛鞭脱掉泥鞋急匆匆赶来的农家子弟；有从草窝子爬出来头上还挂着高粱花子的插队知青；有一身戎装一脸正气的复转军人；有几番征战愈挫愈勇不达目的不甘休的复读学子；还有意气风发稚气未褪的青葱少年。

肖大”一如“聚义厅”，大家就此同窗，就此同学；就此同筑家园，就此共铸精魂。37年啦！九峻巍巍，渭水滔滔，秦风汉韵，昭彰我魂！它是北京大明的府根，它是河西嘉峪关的脉波；陇西祛残，马嵬粉诗；泾渭岛情，茯茶妙音；长安恢宏挟雄风，水街浪暖不二情！

公元2019年九月，水街漫游激情点燃的中文79级2班40周年大聚会，如烘熟的柿子于九月二十日飘然落地。定格在“肖大”属地秦都咸阳，定格在西工大启迪中学。

（二）车站意像

万斌是校长，事事追求完美，会务安排得精到细致，聚会精彩纷

呈，同学们感慨万千，归纳了诸多意义。

抽丝剥茧，意义之最，当数故地重游——看“肖大”！

万斌安排的“牛鼻子”车非常威风，载了35个散居各地的牛人，光前自告奋勇当起了导游，饶有兴致地给大家介绍起了肖家村一线的变迁……

碱滩、莲菜坑，焦化厂都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一栋栋高楼，通往肖家村的是宽敞靓丽的兰池大道，道路两旁高楼林立：春城十八里、枫丹丽舍、德杰国际城、星河湾……这里是秦汉新城，一座横桥连接西安北客站。横桥两侧是秦汉管委会和秦文化公园——这里已是大秦帝国核心区了，熟悉的窑店已经变身秦文化符号“瀛庄”，清华秦汉中学就在不远处，启迪佳莲地产呼啸而过……“肖家村就要来啦”，光前提醒着！正当大家屏住呼吸辨识“肖大”踪迹的时候，有人喊了句：肖家村车站——呼啦，站起一大片，整车均是伸长了的脖子……

肖家村，你有什么魅力牵引着年逾花甲的老“肖大”人的心！尽管未看到你的真容，但站在你的近旁已令我们激动不已！肖家村，你见证了多少“肖大”人的激情岁月，你承载了多少“肖大”人的青春记忆！

肖家村，咸铜线上一个不起眼的乡村小站，但它却是距离“肖大”最近的地理坐标。货运为主，主要为北塬湾子里的渭河发电厂供煤；客运为辅，西去东来的均在此歇靠。每天只有稀少的几趟车，傍晚只有一趟。

每临周末，夜幕低垂，电厂烟囱冒出的白烟随风在天幕上涂抹，烟云的空隙，漏出几颗星星。站前的马路上，黑黝黝走来一队人马，那是“肖大”返校的学生，有说有笑，不时传来的爽朗笑声，穿过旷野，在星星上绕了个圈落下地来。穿黄条绒夹克的女生，急匆匆走在前头，典雅紧凑干练，活脱脱一个方海珍；剪发头的，一例齐唰唰随风一边浪卷，英姿飒爽；步幅一步紧似一步，几个马尾辫在脑后高频腾跃，透出青春气息。高挑个儿的是男生，英俊帅气。三接头居中，锃亮火箭头的几个并肩，筒裤微喇，单肩挎灰色马粪桶，一例箭步浪

奔；杨建朝则是低腰大头黑皮鞋，大刀马步，一如他父亲跨过鸭绿江的赳赳威风；还有背行李的，提挎包的，鼓鼓囊囊，都是一周的零食家什，弓身踏浪随行。他们都是在赶第一节晚习！朋友，你感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哦，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这是青春的涌动，这是时代的风尚，他们有如奔向延安的一群有志青年，一样的热血，一样的理想！

这是西来的，东来的常常会与西来的汇合，这是肖家村车站最热闹的时刻。东来的主要是三原，永乐，泾河乘车的“泾三高”同学，其实二班也就阿贵，海洲，万斌等几个。

车站和马路之间有一道土壕，回学校需转一个C字，沿壕岸绕行。我却耐不住，喊万斌他们由壕底田埂直行，万斌兜里有我爱吃的炒玉米豆儿，脆香飘散了一路，等回宿舍，玉米豆儿的鲜香四溢，一袋很快传导几个宿舍，香飘整个楼层……

还有一支轻骑队，底张景印、高陵文学，后来扩大到太平张小利，与车站绝缘或若即若离……周走读，亦耕亦读，油泼辣子 biangbiang 面，老婆娃娃围着转……

你从哪里来？你从城镇窝棚、乡村土屋、高塬地坑土窑洞里来；你从炊烟袅袅温暖的家里来！你到哪里？你去你的肖大，去一个寄居的归结点，去一个恢复高考赋予你神圣使命的出发地！

家，从来没有离大学这么近，大学，也从来没有这样散发着泥土的纯香；友情在这里柔软，生活在这里素颜。

（三）“五七”干校

车站前边的土壕已经变身宽阔的马路，“牛鼻子”是一头扎进“土壕”里了。回车一条不起眼的乡村公路，远远地望见我的“大学”——咸阳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科，她像久别的父母，佝偻着身子，在村口张望……

“肖大”是一种独立的存在，独就独在它是在跌跌撞撞中诞生的——“慌不择路，借腹生子”。

1979年暑期，当金榜题名的同学陆续挥别入学，我不淡定了，中大、武大，山东大学看来没戏了，连充数填到最后一志愿的陕西师大也早已开学。290分左右，被录到陕西财院和西北政法的同学也都走了，而310分的我还在苦苦等待。一本线的成绩莫不是被远道的上海财专、山西财院录取？我幻想着……临近十月，终于盼来了高校录取通知书，校名是：陕西师范大学咸阳专修科。

陕西师大家喻户晓，连乾县师范也都人人皆知！可咸阳专修科是个什么东东？没有人知道！听说就有同学被父母拉着去乾师报到的误会。大多数同学都是寻着一个地方——肖家村。按照通知的线路，由咸阳火车站上车，沿咸铜线走两站，在一个叫肖家村的小站下车，大家生怕走错。

学校不叫“校”，叫“科”，其实是系。当时就是由陕西师大脱胎出来的“咸阳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科”，中文科远离校本部，独立成“校”。

学校离肖家村车站不远。马路近旁一排简陋的红砖三层宿舍楼，分列校门两侧。冲门巴掌大一个圆形花池，花池的西边是食堂，就餐就在门外空地上，三五一围，蹲簇而就，或依池沿或就砖墩，女生则端回宿舍。厨房近旁是高擎的水塔，溢流的水瀑撩拨着那些大胃口家伙的饿虫，伸长脖子，向西张望，无心上最后一节课。东边是教室，由厂房改造而成，能开进一辆大卡车的两扇大门，中缝砌一堵墙，分设两个班，一班一扇门。窗户近乎天窗，高而小，只有晨光、夕阳射得进来。夏天把扇；冬天烧煤，炉子用铁油桶改制，晚习最后走的同学封炉。这就是我们的教室——陪伴我们三年大学时光的教室。校园中间有一排平房，一例分列大门、花园中轴线两侧；平房后边是可供一个班上课的操场，操场上有一副篮球架和单双杠之类的器械；平房前面是羽毛球场。校园场地、路面均为泥土白灰或白灰石子铺成，坑洼不平；摇曳着的白杨是唯一的行道树，将校园分割成多个功能区。我们穿行其间，哗啦啦的杨树叶，平分着夏夜的月色，目睹着我们匆忙的脚步和高扬的理想，当然，也有甜蜜在心秘而不宣的爱情！

这就是我们的大学，咸阳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科，我们亲切地戏称它——“肖大”。

这就是我们的大学，来不及注册代码，陕西师范大学咸阳专修科是向蝶的茧；来不及建校，是“文革”时期的“五七干校”是蜷身的壳。

这就是我们的大学，尘土扑面，洼湾满目。对面兽医站，旁依马神庙；简陋镇学不屑，偏僻公交不通；请客无饭馆，洗澡寄篱下。

这就是我们的大学，纵使千般的不如意，百般的嫌弃不甘，特别是那个和人不一样的“科”字，看着就想捶打撕碎！但，这就是我们的科，这就是我们的校，它是属于我们的大学！

肖家村的田埂、小路、塘畔、河滩，有我们读书的身影；巍巍书山，有我们攀登追梦的足迹。诗风楚韵、许穆罗敷、临碣石、逐大江。简陋的“肖大”，圆了我们的大学梦，完成了我们身份质的转变，开启了我们人生新的征程！

“肖大”！“肖大”！我内心千百转的呼唤你！纵使你满身的高粱花子，依然使我梦绕魂牵，你是我们一群人的青春记忆，你是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

校因人而亲，人因校而近！

“肖大”你是土得掉渣，但你却让我们离生活如此的近，让我们的脚步如此的豪迈而坚实，你彰显了人文精神，你丰富了天人融合的深刻内涵！

“肖大”，我歌颂你，见了你，互联互通，相亲相爱的概念通俗而高亢！

“肖大”，我高扬你，因走出来的这一群人，你将更加光彩夺目！

中国曾有过“抗大”“西南联大”，那是整整一代人的记忆，是国家的集体记忆，是民族的集体记忆！而“肖大”是我们这一群人独有的刻骨铭心的终生记忆！

“肖大”永远在我心中！

我的“肖大”随想曲

——王德华

大约五个多月前，十多个大学同学在周至水街相聚，后来这样商榷：下一次大范围聚会，凡健在的能联系上的尽可能都争取来，时间放在秋季。考虑教师节、中秋节、特别是盛大的 70 周年国庆节几个因素，聚会日期选在了 9 月 20 号这个“空档”。

说来也巧，进入九月中旬，连绵秋雨下个不停，眼看着聚会之日临近，再这样下去会不会受到影响？正当筹备组成员犯愁之时，这一天天气放晴了，秦都咸阳，蓝天白云，艳阳高照，伴着和煦的秋风，飘香的桂花一阵阵沁人心脾，更有几位同学不远千里，有的虽在省内，毕业几十年后也未曾谋面，今日一到场，握手，拥抱，有说有笑，大家高兴的心情、亲热的场面非同一般。

的确，这是个黄道吉日，聚会第二天高班长在总结里说这个时间是之前我选的，抬举我能掐会算，倒不如说是吉人自有天相。其实把空前规模的聚会定在这一天是杨班长与筹备组同学首肯后作出决定的。

这天下午是个周末，乘着国庆前热烈的气氛，30 多位哥哥姐姐弟弟妹妹终于团圆了，从入校门起，转眼已经 40 个年头，相聚在万斌同学主政的启迪中学，笑逐颜开，无所不谈。特别是晚上的节目自编自演，不拘一格，忘记了年龄，忘记了时间，图的就是尽兴，想必那天晚上已有许多人夜不能寐，高兴之余感慨万端。

前奏曲：40 年相聚有惊喜

当年的校园里如今是个啥样子，大家在猜测与期盼中，不知是朱湘小弟还是哪位同学提议，去当年的母校看看，于是一呼百应，异口

同声：一个字“好”，再一个字“走”。

这一去可不得了，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得大家在微信群里发酵了十多天，天天温度不降，初心不改，怀旧之情跃然纸上，个个文思泉涌，有的还禁不住诗兴大发。

回忆令人年轻，我们这一代人，常思门前之过，常怀感恩之心。几十年走过很不容易，在穿衣发布票、吃饭靠粮票的年代，能考上大学（虽为大专，但大家都称呼大学）预示着，把一生的问题都解决了。工作能分配，在校还有十几元（一般工作人员的工资也不过几十元）的生活补贴。知恩必报，知足常乐是我们这代人宝贵的天性。记得刚拿到入学通知书，不但家里父母高兴得不得了，邻家三姑四叔也很荣幸似的，面带笑容加以祝贺：“这下娃把嘴放进国库里，把手伸到国家馍笼里了”。

21日上午，阳光充足，秋高气爽。校车，估计在座的从小谁也没坐过；如同乘上巡洋舰般威风凛凛开向母校，个个好像年轻了几十岁，一路上欣赏咸阳与西咸新区的发展景色，想象着当年生活三年的母校变化有多大，假如没人居住，茅草长得半人高，假如，一个个担心的事情会接踵而来。

这些担忧是早了。这里已经是咸阳市工业创新科技孵化基地，“快看，门房，医务室、水塔都还在。”大家一进门就十分激动。两排当年的宿舍楼已经装修一新，教室成了车间，当年的餐厅里陈列着许多电器产品。有工人来往居住，加上讲解员不厌其烦的讲解，门卫师傅热情地留言“以后有时间就过来”，总算没有悲观失望。很快，大家不约而同上楼去，分别来到当年自己居住的宿舍里东瞧瞧西看看，有的40年前的铁架子床还在，禁不住用手摸摸，屁股坐坐。还纷纷拿起手机，在这里留下了珍贵的镜头。

肖家村，这个中国地图上难以找到，对于咸阳人来说也是个很不起眼的地方，原属于渭城区正阳乡，现在已经归属西咸新区秦汉新城了。几十亩地大的校园，沧桑40年，旧貌换新颜。这就是我们当年前求学读书的地方。谁能想象这是一所大学所在地，咸阳师专中文科

(理科在周至县哑柏镇)。四个库房做教室，学生与部分老师住在两栋三层楼房，其余拖家带口的老师与校领导住在两排低矮的厦子房里，四副篮球杆，几个单双杠，几个羽毛球场，一个餐厅，构成这所学校的全部家当。把大学办在了村庄里，过去延安抗大时期、后来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教学点确实不少，而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十分少见。然而我们却在这里生活了整整三个春夏秋冬。

幻想曲：肖大的来历不简单

人们叫它“肖大”，反而把学校全名忘在脑后，就像面对一个很熟很熟的朋友，只记得小名一样，反而更亲切。这个多少带点讽刺意味比较怪异的中国独一无二的大学称呼，想必其来源同学们的体验是殊途同归。

那个时候人们与外界的通讯联络主要是书信来往，信封右下方地址比较长，“肖家村”就成了尾款，大家感受基本一致，是把这个地址寄给任何人他们会想到什么呢？首先寄信者就犯心虚，有谁会理解大学的地址竟然在村里？因而自己就调侃起来，你问我们是哪家大学，对于自己人就是说肖家村大学，干脆就简称“肖大”。

久而久之，“肖大”的桂冠牢牢戴在这所学校里了。记得考上肖大不久，我开始回到家乡，人问“上的啥学校”，我不好意思，不想说咸阳师专，因为同属于一个村上的同学虽考的不多，但人家都是西安，甚至外地一些大城市，咱考的是家门口的学校，所以就简单一些吧，由于说话底气不足，声音略带模糊，回答比较简洁，谁知提问的人竟然这样反馈：“哦，四川，四川大学好”。师专听成了“四川”，有多少高兴只有自己心里知道。

奏鸣曲：难忘你呀，我心中永远的“肖大”

其实我们的学校全称叫陕西师范大学咸阳专修科，后来改为咸阳师范专科学校，是比较早的大专学校。

地域偏僻，条件异常简陋，但没有挡得住热情为人师表的教风与

孜孜矻矻吃苦钻研的学风，和善友好，亲如家人的师生关系。

40年后，我们的脑海里没有忘记老师们个个为人师表朴素的形象，梁慎思，一副高度近视镜下的满脸串联胡子，其现代汉语“猪油炒菜”，经先生说的十分拗口，没有一点香味，但在大家心目中不失一个好人。张世安的魏晋文学联系实际，其直率坦荡、愤世嫉俗再无二人，于坚的乡音不改，梅咏老师政治经济学一上讲台离不开“两把斧子一只羊”的口头禅，张东辉课堂上一路高音，滔滔不绝，40多分钟准时到点就下课的硬功夫，还有很多很多老师，其教态其教风在我们的心里留下很深印象。

那个时候，同学们思想单纯，生活简朴，学习用功，且大多数来自农村，省吃俭用，生活更为淳朴。清晰记得，每天上午最后一节课的后十多分钟肯定上不好，肚子咕咕叫，下课铃声一响，就有性急的一路小跑跑到饭厅去排队，等着同伴将一摞摞碗筷从教室外宿舍外窗台上抱着来，碗筷上课前早就在这里准备好了。

吃米饭一般饭量大的肯定要带个拖车，就像许多人吃羊肉泡一样，大碗带一个小碗。平时吃面条二两三两，如果遇到米饭就肯定翻番，至少四两八两“不过岗”，因为一周最多只能吃上一两次。

学校餐厅只有打饭的窗口和长长的队伍，却没有就餐座位，大家就在饭堂外席地而围，最为惬意的是同宿舍或者平时走得近的将自己打来的饭菜摆在一起进行“会餐”，边谝边吃。记得我不爱吃肉，大凡三毛钱一碗的光头炒肉片，基本上肉都让同学吃了，不吃肉为什么还要买肉菜，岂不是打肿脸充胖子。那个年月，说实在的虽然咱是农村娃，家庭经济拮据，可还要顾面子，因为咱不能让人家知道自己的水平顿顿都是白菜炖粉条呀。

饭后去渭河边散步，是一天最为放松的时间。我们清一色的爷们，当然也羡慕偶尔看见男女异性同学在一起压马路。

至今，还有几个难忘的事时刻萦绕脑际如在眼前。

第一个是恶作剧。

我们刚进校门不几天，就遇上了可怕的事情，那就是为了对付学

校较差的伙食供应，集体罢灶，科主任与辅导员上楼来催大家下去用餐，大家你看着我，我盯着你，就是没人去，等老师走了，有谁还撂了一句“谁下去吃饭就是……”，有几个正往下走的同学马上又返了回来。这是受了上一届学长的鼓动与挑唆的结果。我没有一点准备，事后才知道有许多同学提前一天把蒸馍囤起来了，人家是不吃早上饭的罢灶，咱竟然成了什么都不吃的绝食。

一天没进食，肚子咕咕叫，到了晚上，我便跑到宋老师菜地里偷摘几个西红柿来充饥，可谁知在灯地下一看都是青的。对这里地形比较熟悉，原因是曾经帮过老师担水浇菜，时至今日，宋老师赤着上身，担粪尿浇菜地的情景不时地闪现在眼前。

第二件事，成老师帮我们“偷吃禁果”。年轻的成玉芳老师对学生特别热心，她给大家讲的当代文学，当讲到对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时，大家要求看看电影。程老师费了好大劲，千方百计才从打入冷宫的片库里将电影拷贝借了出来，那天晚上趁着夜深人静，大家蹑手蹑脚排着队，不敢出大声在肖家村街道附近一个剧场里一饱眼福。成老师帮我们“偷吃禁果”，不是她，那个时候真不知它的“毒草”究竟在哪里？总之为了学生她不惜一切，有点女汉子脾气。可惜走的太早，毕业后听到她遭遇车祸的信息，我不禁潸然泪下，这样一个好人，爱生如子的好老师就这样匆匆走了，哎，车祸猛于虎呀。

第三件事情是大家快要毕业了，在户县艰苦实习一个月。实习期间，住的是户县体育场运动员训练铺，十分潮湿，那个时候时兴四个兜的黄军衣，我趁着阳光洗了搭在外边，第二天起来发现有人“替我收了”，没啥穿了，就和万斌小弟每人掏出十元钱伙食费买了一件粗呢子上衣，穿着周正，很威风的。这时候倒霉的心情总算才有点好受。

父亲是解放前戎马倥偬的老八路，曾经参加过延安大生产运动，解放后在生产队里啥农活都难不住，但斗大的汉字不识一麻袋，他唯一的希望就是子女都有文化有出息，我们姊妹三人，姐姐年长没有赶上，妹妹和我，为了学有所成，母亲没少操心，父亲没少跑路。记得那时候，听说我考上了，他老人家在村上社员的“烧火”下准备要花

钱请演一场电影，被我和母亲阻挡了。

母亲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买来上等棉花，一针一针亲自缝制了几天，做成一床崭新的被褥，在学校三年我只是拆洗后，在乐明大姐等众同学帮助下，重新缝成，后来毕业在乡下教书，我还一直铺盖着。

开学第一天父亲亲自送我来到肖家村，记得买的延安手表，比起时兴的上海牌要便宜很多。这块表虽然不知在哪里，但他永远和父亲一样牢牢地刻在了我的心上。

我的祖祖辈辈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我的大学梦在这里得以实现，后来顺利走向学校教师、工厂干部和报社记者岗位，人生发生了转变。感谢你呀，我心中永不磨灭的“肖大”。



我的梦

► 李文斌

我是个看似简单平淡，其实内心世界较为丰富的人。这次同学聚会，就像一块块巨石投入心湖，激起一阵又一阵拍岸的波浪，时过半月仍然涟漪涌动，不能平息。尤其是踏进离开37年依然原貌未变的“肖大”，一下感觉回到那个青葱的年月，眼中的每一个同学也都变回风华正茂，书生意气的青年，焕发出青春的光彩。在我们青春已逝的今天，故地重游，重温旧事，更是感慨万千，激动难平！

难忘1979年10月，在我们这些农家子弟打算听从命运的安排，踏着父辈的足迹走过一生的无望中，惊喜的收到了一份入学通知书——咸阳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科。于是我扔下当生产队会计的打算，交回正在参加民兵训练的钢枪，在父母喜悦的泪光中，怀着无限的憧憬来到这里，和大家一起开始了三年紧张而又愉快的学习生活，也开启了人生的梦想之旅。

在这里我做过的第一个梦是当书法家。这是我的天赋和爱好所在，我在小学、初中时就酷爱书法，对着柳公权的书法帖每天习练，寒暑不辍，冬天手脚冻烂也不停歇，就是在紧张的复习考学中也未曾间断，在全校书法比赛中轻松获得第一名，被校长宋建章称为小小书法家。但由于太痴迷写字，被关心我的老师和家长劝阻，让我全身心投入学习，为自己争取未来。有幸能在“肖大”继续深造，也使我的书法爱好得以保持。

为了营造学习书法的氛围，我把自己的住处布置起来，把我崇拜的大书法家张旭、颜真卿的传世书法贴于墙上，心追手摹；为了学习笔法，把现代著名山水画家兼书法家刘海粟的山水素描挂于床头，随

时观看品悟；为了得到理论的指导，在经济紧张的情况下，从上海邮购《古代书法论文集》和《历代书法评论》，认真研读；文房四宝置于桌上，课余时间点滴不漏抓紧练写，虽然每被朱湘等同学夺笔，使其也书法大进，但我还是坚持了一年多的时间。我的努力没有白费，书法被同学公认为佼佼者，也被历史老师景云选为刻印魏晋南北朝和五胡十六国历史讲义的人，同时还承担了办板报的任务，记得王波的那首轰动全校的朦胧诗《诗和远方》就是我在板报上发表的。我还用刻讲义得来的报酬，买了一台半导体收音机，收听歌曲，指导我的歌唱，我还平生第一次给自己买了一条咖啡色涤卡直筒裤，留着长发，以当时时髦的形象回见家乡父老，嘤瑟过一回。

在这里我做的第二个梦想是当歌唱家。这也是我的爱好和天分所在，这是富有才气的张奇老兄夸赞我的话。我的母亲是个爱唱小戏的人，冥冥中记得我还在襁褓中的时候，母亲每次抱我去外婆家，往返途中一定小曲不断，我的音乐启蒙就这样开始了，所以，我开始唱歌的时候就是模仿女生的，李双江是我的偶像。我是小众的人，不喜欢在班里显露，和我一路上下学的同学都知道我歌唱的好。

到了“肖大”，我的歌声首先被灵敏的薛景印老兄发现，于是教我唱《西沙，我可爱的家乡》，在一次联欢会上一唱出名，被选为班级的教唱员。当我教唱歌曲时，又被教室外一班的刘世勤老兄听到，认为我的嗓子具有男高音的潜质，于是主动教我唱歌，才使我真正走上了歌唱的道路。回忆那些时光多么美好，整整三年我陶醉于歌唱，刘世勤老兄口传身授，蒋大为、李双江、吴雁泽、关贵敏、胡松华等以歌示范，广播歌选12首和15首萦绕于耳中，都是我吸收的营养。每每在清晨、在黄昏，渭河滩上、小路上、楼梯里，时时回荡我的歌声。有时唱出了感觉，就独自一人在渭河滩的小树林和芦苇丛唱歌，一个上午或一个下午不回学校，忘记上课。同学们戏称我为“李谷二”，虽有点不分雌雄，但我听着还是很受用，毕竟是对我的肯定。我的歌声好像还赢得了一些粉丝。对了，我的歌唱爱好还受李峰同学激发，刚来的时候，李峰的一首《娜娜之歌》从他的三楼宿舍，毫无遮

拦地飘到了正在小路上行走的我的耳中，使我有了竞争对手，产生了极大的争胜心。一次联欢会上，我和黄玉珍演唱《敖包相会》，我们事先设计好演唱中要用眉目和动作交流，在台上多情的黄月珍按设计的做了，由于我紧张怯场，结果就像木头一样没有觉察，未作反应。之后，喜欢开玩笑的魏强毅老兄说，黄玉珍差点把你的腰撞断，你都没有反应。笑死人了！

在那里，我的第三个梦想是做一个演说家。那时中国女排三年蝉联世界冠军，打了个漂亮的体育翻身仗，我们为祖国自豪。女排的比赛是我们最爱看的节目，每当比赛，电视机旁就围得水泄不通。女排的比赛确实精彩，而宋世雄的解说更是为比赛增添了无比的色彩。还有广播里王刚播的《夜幕下的哈尔滨》，曹灿演播的小说《李自成》，郭沫若的历史话剧《蔡文姬》等等，对我的影响都很大，于是，我对朗诵播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为了练习口齿，我给嘴里含着石子说话，模仿宋世雄、王刚、曹灿，一边练唱一边练嘴。一班成立了以刘世勤为首的朗诵组织，对我的促进也很大，虽然我没有参与其中，但他们积极的朗读和频繁的活动一直促进着我，使我坚持每天朗读。我记忆所有东西都是用读的方式进行的。

在这里我的第三四个梦想是做一个健美运动。我的体格自认还可以，由于小时候身体瘦弱多病，长大后对健康看得很重要。来到“肖大，”看到我们班王阿贵、朱湘同学拥有绝好的身材，高挑健壮，胸部发达，穿上衣服特别有型，很是羡慕。于是我跟朱湘学习游泳，练单双杠，将木板搭在窗子上，把脚固定在高处做仰卧起坐。经过好长时间的锻炼，到毕业我的肌肉已经发达起来，成为班上的四大壮腿之一：王万斌、王哲民、朱湘和我，体重达到了140斤，创历史最高水平，那时的我又黑又亮又结实。

入学的那年秋季，一场大水冲毁了渭河的内堤，河水一扫而过，淹没了庄稼，压倒了树木，留下的许多水塘，清水积存，细沙铺底，那时我们就在水塘里学习游泳跳水，每天不间断，风雨无阻。第二年

开春，青蛙刚刚出现在水塘，我们就跳进水塘游泳，在水里冻的皮肤发红，嘴唇发紫，上岸后在沙地上奔跑，就觉得春风和暖如妈妈的手抚摸着我们。第二年秋天，又一次大水，我们几个人，王哲民、朱湘、王波、张奇等携手横渡渭河，浑黄的泥水泛着波浪，发出轻轻的刺鼻的味道，深一脚浅一脚地泅到对岸草滩农场，品尝了种植的花生，最后又折返回来，回想起来觉得有一种英雄的胆魄在心里矗立。

在那里我的第五个梦想就是获得我的爱。那时我还年轻，19、20岁，心智没有成长起来，不谙男女之情，但已经有了强烈的男性意识，对爱也产生了渴望，我也无数次想着将爱投向某个女生，无数次在梦中与心中的假想对象相会，在那条小路上，我也曾对窗而望，对影儿而想，想象着与她漫步小路，共度黄昏，共赏夕阳红。但自我评价太低，出身寒门，农家子弟，长相平庸，不够优秀，觉得没有竞争力，没有勇气向谁表白，就自知之明地将爱的种子扼杀在萌芽状态，但正如朱湘所说的那样，那时我对女性已经有了很高的审美标准，决定了我日后择偶是不会将就的。

在我这里获得的最高评价是女神级老师李玉浩，她对我的评价是：“内秀”，其实那时我确实很注重内修的，正如我在毕业留言中所说：“我只想知道我是不是一块宝石，那管它抛向何方。”

如果没有到“肖大”读书的机会，这些梦想就不可能产生，试想一下，一个农民每天为生计奔忙，哪有可能产生梦想，只能在现实世界消磨一生。事实证明，即便是做了教师，当了国家干部，一旦走入现实生活，为了家庭、为了工作、为了子女成长教育，一切都被生活主宰了，过去的梦想都被挤到一个的角落搁置了。但有了这些梦想我们会活出不同的境界和滋味，就有了诗和远方。

我怎能不感谢“肖大”给我们的自由与梦想，给我们的美好时光。

飘飞的桐花

► 黄玉珍

每到春天，幽香四溢，缕缕飘进教室，那是门前的桐树花开了！桐花紫红紫红的，像个小喇叭，阵风吹过，花朵悠悠地飘落，俯身拾起，嗅嗅，沁人心脾……

教室前铺着一条小路，桐花落英缤纷，自成花径。夜晚，月光笼罩，夜色朦胧，径幽花香，漫步其中，心旷神怡。

这月，这花，这香……

香醉了整个“肖大”！

挥手作别，弹指三十七年，桐香依旧。

斗转星移，岁月沧桑。同学们的欢声笑语常响耳畔。

那人、那事、那情就如同桐花在我心中飘呀飘。

我们班共有七个姐妹，同住一个宿舍，同窗三年，大家互帮互学，从未红过脸。

老大乐明有一双明亮的眼睛，一头短发，着装整洁、干净，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作息规律。

老二毅克，人如其名，坚毅克己，哪怕亏着自己也要帮助别人。

老三亚莉，慈眉善目，从不斤斤计较，是一个情感丰富的人。

老四九亭，心地善良，为人淳朴，乐观向上。

牛芳，秀气可人，做事井井有条。

淑娟温婉清丽，脸上常常挂着笑，可惜她刚满三十岁就香消玉殒，永远的离开了我们。

我们七个女生在学习上从不懈怠，中午端着碗吃饭也要辩辩学习中的问题，下了晚自习，一边洗漱一边讨论小说中的人物形象。

男生中年龄较大的两位班长杨宏战、高文学老练沉稳。杨班长不苟言笑，学习刻苦；高班长身材高大，脸上常常带着和善的笑，最让我吃惊的是，毕业时，还未离开学校，高班长怀里就抱着他的胖儿子了，高班长笑咪咪的很满足。

男生中不乏有才艺的人，张奇的笛声常常在男生宿舍楼飘扬；朱湘矫健的身姿经常在双杠上出现；被同学们称为李谷二的李文斌同学歌声深情、悠扬；王仲勋的画作常常引得人流连忘返……

学习委员姚福龙认真负责，生活委员王恒斐一丝不苟。

学习用功的赵大明身边常常坐着一个阳光男孩杨建军，一大一小，认真地学习，成了一道风景。

男生对女生也是很友好的，也有怜香惜玉的情怀。

记得我们一起爬华山，魏强毅、王仲勋、程光前、房春峰帮女生背包、拎东西，在危险的地方，还伸手相扶、拉拽，有人爬不动时，杨班长就不断地鼓劲。

在一个寒冷的冬天夜晚，我参加文艺表演，穿着单薄的演出服，冻得瑟瑟发抖，王仲勋毫不犹豫地脱下他的大衣让我穿上，使我终生难忘。

临毕业时，程光前送给我们女生一人一个茶叶罐，现在想想，他是一个多么心细的人呀！

一辈同学三辈亲，那是割不断的情。

一朝同窗一世友，那是分不开的缘。

亲爱的同学，你们就像那桐花永远飘在我的心中。

那人、那事、那情……

香如桐花，醉在我心。

醇香……醇香……

肖家村的月光

——房春峰

一九七九年的肖家村大学（咸阳师范专科学校）正如那个时代的肖家村人一样没有什么好穿戴，唯一值得称道的是那赤着臂膀要在满是荆棘的荒原上开拓出一条生路的精神。

走进学校大门，知道的人说这是咸阳师专，不知道的人还以为这是一处乡村工厂。两栋三层高的红砖小楼，大约六十个房间，这便是宿舍，住了老师和学生。宿舍楼前面是两排砖木结构的平房，不到二十间，算是教师公寓。院子的左边原是车间，现在改做了教室，虽说比通常的教室要宽敞许多，但也昏暗了许多。院子的右边是食堂和锅炉房，整天烟熏火燎的。餐厅是露天的，就餐的人或蹲或站，场面倒也壮观。最可爱的要数那三根原木撑起的水塔，常常有大股的水满溢了出来，哗哗的流淌，在强烈的太阳光下像是一道耀眼的瀑布。平房的南边是一片沙土地，竖立上两副栏杆，再配上一高一低的单杠双杠，这便是体育场。院子里散落着几棵不大不小的桐树松树和杨树，还有老师在房前种植的几畦辣椒豆角，让这红砖裸露的院子也增添了几分绿意。到了暑假，体育场上长出了半人高的蒿草，一片青翠，是放牛牧羊的好去处。

校园在白天没有什么好看头，然而到了有月光的晚上，可就不一样了。白天那寒碜的细节被朦胧的月色遮了去，留下的是几何般的图案，方方圆圆，圈圈点点，一幅幅黑白的剪影。特别是在那有一点微风的夜晚，楼前的几棵小树轻轻的摆动着身姿，在沙沙的土地上画出一幅幅图案，延伸出几缕遐想。如果天上再有几朵薄薄的云絮飘过，这狭小简陋的校园就会时而明亮时而朦胧透出些许诗词书画的味道来。

就算是夜半卧床，微闭了两眼，月光也会从窗玻璃探进头来，正对着你的床头，告诉你远方的故事。

我们常常在周六的下午，约了几个人在渭河的堤岸上转悠上几个钟头，直到落日在河面上洒下一片玛瑙红，才想起该是回去的时候了。说是往回走，却又不径直回去，而是走走停停，东瞅西看，时而捡一块石子，时而又折一段树枝，磨磨蹭蹭的。不知不觉，月亮就出来了，高高的挂在天边，把整个渭河滩都笼罩在朦胧中。我们踏着月色，走过窄窄的乡间小路，路的两边长着又高又密的玉米，不高不低的棉花，偶尔也有一块不大的西瓜地，影影绰绰地能看见圆鼓鼓的西瓜。月亮地里，獐是没有的，土狗倒是有一只，拴在瓜棚旁边，远远的见了人便叫几声，接下来就悄无声息了。

临到毕业的那一年五月，我们还把美丽的月光带到了以险峻著称的华山。一行十多个人，背了烤饼和咸菜疙瘩，满满的地灌上一壶泉水，趟过顽石绊脚的沟渠，义无反顾地踏上陡峭的山路。月色苍茫，崖壁千丈。沟豁深邃，松涛阵阵。一拨一拨的人，一片一片的云，时而相会，时而分开，相会，说几句热切的话，分开，各走各的路。登千尺幢，攀百尺峡，爬苍龙岭，过老君犁沟，为了那华山之巅的一瞬间日出，拼了命的向上向前。那是一种怎样的境界，恐怕只有身处其地心融其境才能体会得到。

有月光的地方就有梦想，有人群的地方就有故事。一九七九年，那个刚刚解放了思想的年代，美丽的月光把潮水般的文学梦洒向祖国的每一片土地，只要是会写字的人，心中大凡有了一股汹涌澎湃的激情都会舞动笔墨，倾泻出那么一篇两篇。一则抒写了胸臆，二则想着挣一点小钱，三则期盼着出一出名。然而，文学的大潮不久就退去了，各人便有了新的梦想。

白驹过隙，逝者如斯。云卷云舒，月圆月缺。晨曦破晓，晚霞余晖。我们这群当年聚集在肖家村的年轻人，从那个简陋的校园出发，一路走来，度过了四十个春夏秋冬。举目看去，走在队前的已经奔七，排在后面的正在过六，古人有句话说什么来着，“六十耳顺，七十从心

所欲。”在这样的年纪，我们更是淡定而从容。

中国地广人多，历史又久远，广袤大地上少不了晓风残月，千年文墨里多的是月落乌啼。听多了绕船月明，看惯了吴牛喘月。心累了，便买二亩山地，戴月荷锄。参透了，便明月清泉，诗画交融。

高林长啸，浅草低吟，少不了月光陪伴。此岸彼岸，出世入世，我们都曾徜徉在那一片月光之下。躬逢盛会，感慨万千，愚心拙笔，草草数言。以此感念昔日同窗之情，珍视今天挂念之谊。

让我们在心底里永远存有那一片肖家村的月光。



40

相逢是首歌

第
四
辑

同学风采





俗人小记

► 王恒斐

本想把文字献给尊敬的老师或可爱的同学，但又怕弄巧成拙，写得不到位或有失偏颇，最终写了自己最熟悉的“自己”。搜肠刮肚又觉得没有可写之处，简笔速描，画得狗形，和同学们奏奏热闹。



我本乾洲人，祖辈农为根。
严父粗文墨，慈母贫家身。
幼时多愚玩，大人难省心。
人称坏老二，兄弟共四人。
十岁迫生计，工厂去瞎混。
白天做小工，夜来扮伪军。
月入二十四，成了挣钱人。
七五闹复学，倾情感邓君。
吃得苦中苦，方知学业深。
七九撞大运，进了师专门。
吃上商品粮，混成公家人。
同窗五十二，个个兄妹亲。

三载读书情，一生记在心。
毕业赴罕井，进了碳校门。
八八回咸阳，树人守初心。
三十七载事，教书又育人。
老婆只一个，孩子女儿身。
是年六十整，落得赋闲人。
一生无大志，多有平常心。
偶有成功事，大多靠命运。
不合青白眼，对劲能掏心。
身轻慕自重，活人讲精神。
俗人作俗记，多谢品评人。

注：

1. “大人”。陕西将父母亲称大（duò）人。
2. “扮伪军”。当时十一岁参加文艺宣传队，在剧中因年龄小，常扮鬼子兵和敌伪兵，一场戏中“出生入死”好几回，跑龙套。
3. “月入二十四”。记忆不准，应是月挣十四元。
4. “青白眼”。取竹林七贤之阮籍之典。

“房夫子”

► 程光前

第一次在“肖大”见到房春峰时，只觉得身材瘦高，有些单薄，走起路不紧不慢，不慌不忙，腰板直直，不风趣却淡雅。那张长长的脸上架着副白色的高度近视眼镜，让人联想到酒瓶底底，于是有了“夫子”雅号。

夫子家在旬邑，是咸阳市的北五县，因为在那里，咸阳人把北五县的人称作“北山狼”，但夫子却憨厚老诚，善良谦和，没有了狼的狡黠与猛烈，甚至常常“急”的有点愚腐。

毕业后工作的第一个单位是旬邑县湫坡头中学，我与“肖大”同窗房夫子又成了同事。夫子教书严谨、认真，又是十年浩劫后的首批毕业生，学生们很是爱戴。他长我几岁，时时都在默默地关心着我，特别是当我心情不快时。学校原有的老师或者是“文革”期间的工农



兵大学生，或者是民办转公办的，或者干脆就是民办教师，大多一头沉，老婆孩子在附近村上，吃饭时都回家了，更不要说周末。“夫子”呢？即就是离家十几里，但因为我这小兄弟，就整天陪着我，学校四周转游。学校灶不好，我时常闹胃疼，夫子就亲自动手，利用宿舍里冬季取暖用的“炮蛋”炉子给我熬玉米糝，下挂面吃。旬邑地处黄土高原腹地，盛产优质土豆，个大色亮，可“夫子”兄的刀功不行，每次我们吃的都是“板凳腿”，油不少，吃起来还是很香。改革开放之初的旬邑，基层乡镇的市场供应还不怎么丰富，能这样，已是“夫子”兄的最大努力了，我还算有福吧！

“夫子”结婚，记得是在湫坡头学校。我、仲勋及学校的几个相好的老师自然积极张罗，跑前忙后。新娘是本单位的英语老师——刘小梅，她中等偏上的个头，文气、淑女，特别是见了我这个爱说调皮话的人，倒常常是脸颊潮红，扭头就走。当晚，几个年纪大的老家伙（老教师）站在夫子窗外不走，我问其故。原来他们竟然担心：“夫子兄知不知男女之事，怎么过那个人之初”！哈哈，非礼勿听，非礼勿视，非礼勿动的“夫子”后来都俩娃娃呢……

调离旬邑几十年了，回去过不少次，每次都要抽空与夫子两口子见见，胡谰一通。即便就是见了县委书记、县长，受到高规格款待而没见上夫子，便觉得枉去了一趟。

现在每年暑热的时候我们一家总会收到来自旬邑夫子兄的邀请，唤去避暑。金秋十月，瓜果飘香，旬邑的苹果更是全国驰名，我不愁吃不上。有一年夫子两口到我家送苹果，倒水喝茶不久便要走，我们不让，他却说从县上租的出租车还在等……

这就是那个不善言辞却不缺温情的夫子兄，就是那个一辈子扎根深山大沟教书育人的“肖大”人，就是那个“奔七”路上坐不成飞机，只坐火车乱逛，还依然眷恋着肖家村月光的石门山人。

一个人的“战争”

程光前

题记：李白石言有些文字是给昨日的，有些文字是给明天的，有些文字是给曾经的遗憾的。我的这段文字，是给生者拟或是死者的……其实更像是给我自己的。

“肖大”三年临近毕业，我在宿舍和杨涛（杨建朝）同学打了一架。直接的导火索是中午休息时上厕所，当我从他身边经过的瞬间，他一边大声吐痰，一边含沙射影地骂人，（以前这种行为多发生在宿舍，人多，我明知是针对我但不愿主动去认领，加之快毕业了，何必再惹事）当时没有他人，我就回骂了一句。回到宿舍他还不依不饶，竟然先动手打了我一拳，我在反击的过程中将其压倒在床上，尚未伸掌就被同学和闻讯而来的班长拉开。下午，朱德荣老师找我去谈了个话，“战事”便熄火了。这就是轰动全校的所谓某某人为某某人争风吃醋而引发的“战争”故事。

这一战，使平时默默无闻的我臭名昭著，使杨涛同学变得时常不好好上自习课，不停地自言自语，并在教室前边的黑板上乱写乱画；也使我们班“七仙女”之一的牛芳同学此后多年不愿与大多数同学见面；我是否因之被“贬”到北五县工作也未可知。

杨涛同学来自礼泉的阡东镇某村，似乎听说他父亲是位教师，家境不错，据说按当地风俗他还有个“娃娃亲”，结发妻子是否是？我不清楚。初到“肖大”我们不在一个宿舍，后来与魏哲明同学调换到我们宿舍，住在我的架子床下面铺位。同宿舍，接触多了，一度形影不离，上课一同走，下课一个去取碗筷，一个去食堂排队，饭后走墙

外小路散步，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杨同学说他很欣赏我，年轻、帅气，甚至班上某女同学都喜欢我。那时确实年龄小点，就信以为真，像阿 Q 一样飘飘然了……

“七仙女”（李峰同学现称“七朵金花”）中的牛芳同学，我认为当时接触的还真不少。除了年龄差不多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她同样也来自农村。那时城乡差别蛮大，出身城里的女同学，对我们这些来自农村“土包子”来说，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因而只好心存敬畏，敬而远之罢了，对牛芳、田九亭二人，我在情感上更靠近一些。

人啊，是喜欢了便觉得漂亮，所以，我就觉得牛芳同学顺眼、漂亮。她学习认真，精明干练，不扭扭捏捏，身体稍显单薄，走起路来，头上扎的两个角角一抖一抖的，很显精神。她是《巴黎圣母院》里卡西莫多心中的艾丝米拉达呢，还是《堂吉诃德》里桑丘之杜尔西内亚？反正喜欢。

于是，就成了她在教室，我就不想到别处去；她去电视机前学陈琳《英语》，我就提前开电视同学同伴；也曾一同月下漫步，畅谈人生。这些被同样关注她的男同学发现了，也就是前面说的“某女同学喜欢我”的来由。其实牛芳同学早就告诉我，她有一位中学时的男同学，家境不好，但人很优秀，只不过晚我们一年考到山西财大上学。我那原本难以启齿的爱恋之辞只能“胎死腹中”了。

不知何时，与我形影不离的同学开始在我跟前说：某月某日他与她散步了，某月某日他与她说话了……我有些酸酸的感觉，有了被他戏弄的感受，后来，就脑羞成怒——同一个宿舍不再说话，更不再一同走路。

说法越来越多，猜忌也越来越大，结果就发生了“第三世界大战”。其实，这是一场没有“对相”的战争，真真正正的一个人的、没有敌人的战争。我想起了电影《基督山伯爵》中主人公最后自责的话：可怜的爱得蒙－邓蒂斯，你的复仇，是多么的愚蠢，多么的狭隘和自私！

唉……创伤很难治愈，甚至直到死亡。

往日时光

► 白书园

（一）相逢是个缘

1979年9月的一天（按照王养正文章的表述，好像是9月20日），在一个叫肖家村的地方，开始了令我儿时伙伴和左邻右舍家长羡慕的大学生活。

那天，从没有围墙只有站台的肖家村车站下车后，经人指点，得知东南方向一个普通的小村庄，村口西边红砖围墙里的三层楼房就是学校。沿着还生长着农作物的田埂和高低不平的土路，在父亲和姐姐的陪同下，我带着简朴的行李，一路前行。前往咸阳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科报到。来到我们记忆中的“肖大”。

路上结伴而行、走在我们身后的还有几位衣着朴素的青年。大约是看到我们手里提着的热水瓶，他们的对话，让我学到了第一句陕西方言——“没带电壶”。后来与同学接触多了，才明白说的是没带热水瓶。回头望去，其中一位中等身形，国字脸、浓眉大眼，身穿藏蓝色的中山装，胸前别着一只钢笔，笔帽上的金属杆在秋日的阳光照射下显得分外耀眼。攀谈中，得知姓李名峰，乾县人，在父亲的陪同下前来报到。现在想想，李峰应该是我大学生活中遇到的第一位同学。

在校门口，摆放着两张课桌，上一级的两位学长为我们办理入学手续，其中有一位说普通话、白白净净的圆脸上戴着眼镜。依稀记得是当登记到年龄一栏时，我说，不到十七周岁，他感慨地说了一句，真小啊！那就十六。后来才知道，他们是老三届知青，许多人要比我

们年长许多。

扛着行李进入位于西边三层楼的宿舍，门口靠窗户的位置摆放着一张单人床板，床上坐着一位高高瘦瘦的青年，下巴尖尖、两颊无肉。说话轻轻的、带着一点点的卷舌音。相互问候，得知是户县人，叫苗永成。房间其余朝里的地方是几张床板拼接在一起，架在几张长条凳上。我在靠西墙的位置简单地铺好被褥，休息闲谈时，又走进来一位同学，紧邻着我的床铺开始铺床。看上去个子虽没有苗永成高，但身型很是结实，圆脸厚唇、一头茂密的黑发。言谈举止，处处透露着一丝丝的老练和成熟。问好后，知道名字叫张立凯，家住户县秦镇。在“肖大”三年时光里，张哥成为了关爱、照顾我学习生活的第一位同桌，睡在我上铺的兄长。

中午去食堂吃了在“肖大”的第一顿饭，吃的什么，已经全然忘记，但肯定一点的是，饭菜应该不错，我记得送走父亲和姐姐时，他们都觉得这个地方挺好的，除了叮嘱我好好学习外，似乎并不担心我在这里的生活。

午饭后跟着张立凯在学校里到处转悠，到其他宿舍，看他中学时的同学和老师去，其中有一班的葛全喜，老师张惠民。后来才知道他们都来自同一所学校。待我们再回到房间时，屋子里已经住满了同学，党悦易、王养正、王兴明，都是户县人。

见党哥和两位王哥第一面的记忆，如今，已然模糊不清。

当宿舍熄灭了昏黄的灯光。大家挤在在略显简陋的床铺上，伴随着秋虫的鸣叫，陆续进入了梦乡。

我的三年“肖大”生活正式开启。

（二）同桌的你——立凯哥

张立凯是我在“肖大”的第一位同桌。

开学之初，同学们彼此之间并不熟识，座位也是自由选择。记得那天吃过早饭，我和立凯早早地就去了教室。

教室在校园的东边，四间教室南北走向，从北向南启用了三间，

依次是79级的二班、一班和上一级的学姐学姐们。厚重的铁门刷着红色防锈漆，由于门轴咬合不好且缺油，开门关门时不但费劲还发出吱吱呀呀的声音。

走进教室，给人一种凉嗖嗖的感觉，虽然季节还是艳阳高照的秋天。据说教室是由存放粮食的仓库改造而成，起架较高，原有通风功能的几个小小的气窗高高在上，只能投进些许微弱的光，所以教室常年开着灯。看了看里面已经零零星星的散坐着的十几位同学，我和立凯选择了教室里最东边一行的倒数第二排的位置。选择靠后的位置，可以离讲台和老师远一点。心理上有一种安全感，另外这个位置头顶上刚好有灯光，在光线昏暗的教室里视觉相对好一点。

后来，据说是有的同学向班主任投诉，原因是眼睛近视或个子矮在后面看不见，班里开始调整座位。我幸运的和王淑娟成了同桌。

（三）同桌的你——淑娟姐

记得当时班主任窦秉岳老师站在讲台上，要求同学们按照个子高矮依次排队，俩人一组，不论男女。矮个子的同学由前往后挑选座位，眼睛近视的同学可以适当往前个别微调。说到幸运，当轮到王淑娟和某同学时，她大声地提出了异议。原话大意是，我不想和他坐。往后退了几步。当时我看着戴着眼镜的班主任老师，眼中闪过一丝略显惊诧的神情，但并未说话，算是默许了吧。

淑娟姐有个弟弟，我有个姐姐。

我的姐姐名淑珍，与淑娟姐不仅名字相近，且身形、穿着打扮也有许多相似之处。春夏时节，常常是素雅端庄的白底碎花衬衣，又或是手工编织的图案精美但颜色并不艳丽的毛衣；秋冬来临，深色的外套居多，上面偶有点缀的多是条纹装饰。不善打扮的她们手中拥有的化妆品只有香脂、雪花膏一类的护肤用品。胭脂、口红非喜庆日子极少使用。头发留得过长，清洗和打理会耗去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因此，忙于学习和工作的她们，早上时间充裕了就精心地编两条过肩短辫，若是时间匆忙就简单的梳一个马尾辫，戴上近视眼镜后匆匆地奔出门

去。或许这就是那个年代的普通工薪家庭子女，由于家庭经济条件和所接受的教育相仿，而形成的同一性吧。

或许是我们青少年时代的家庭生活中，有着相类似的姐弟生活经历。同桌期间，不论是白天上课时偶尔借借文具、课后对对笔记还是晚自习时讨论问题，淑娟姐每每与我说话，总是面带笑容，轻声细语，眼镜后面流露出一种浓浓的爱怜与欣赏。或许在她的眼中我就是她咸阳家里那位可爱的小弟弟吧。

姐姐坐在身边的日子里，或许在有的同学眼里，那真是幸福满满。但是对我而言，却陡增了心理压力。用现在时髦的话讲，真真的“压力山大”。由于我们的座位，在教室里靠后。上课时，衣着朴素、戴着近视眼镜的她习惯性地身体前倾，听到精彩处或是老师提到重点时，手中的笔飞快地在笔记本上做着记录。认真听课的模样至今仍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记忆里。在老师眼中，坐在姐姐身边的我，成了不爱学习的“坏学生”。上课时每每看到老师们望向我的眼神，仿佛都是责备和恨其不争。终于有一天认真负责的李华峰老师（教古代文学）下课时，让我带着课堂笔记到他宿舍去，看着我“龙飞凤舞”难以辨认的字迹和断断续续的内容，李老师叹息着无奈地摇摇头。从此上课不再管我。

有一年暑假归来，看到她臂带黑纱，才知她家里发生了重大变故，父亲因公殉职。那段时间，姐姐沉默少语，只是埋头学习。看到姐姐憔悴的面容和红肿的双眼，虽然我也曾想安慰姐姐，但毕竟年少，社会阅历的缺失让我竟不知道该如何去表达。唯有在心里送上默默的祝福和祈祷，希望姐姐脸上早日复现出阳光般的灿烂笑容。

（四）映像——李峰

相识，真情流露的《娜娜之歌》

开学不久，为了让同学之间彼此相互了解和尽快熟识，班干部经过摸排和动员，组织部分同学在班级里为大家进行了一次才艺展示活动。正是在这次活动中，李峰演唱的《娜娜之歌》，从此让我对他刮

目相看。

那天的联欢会上，李峰用他独特的嗓音（这么多年过去，我总感觉是他鼻音发出的嗡嗡共鸣音），为同学们演唱了一首《娜娜之歌》。记得李峰的座位在我相邻的身后一排，我努力地扭过身子，仰起头，望着唱歌的李峰，内心是满满的崇拜、震惊和震撼。说到崇拜，是李峰在没有音乐的伴奏下，但凭一嗓清音，任其在空旷的教室中穿梭，余音绕梁般回荡。说到震惊和震撼，是我无法想象，在下乡知识青年和我们这般少男少女中间暗地里流传的这首情歌，竟然被一位乡下少年演绎出了如此的深情。

《娜娜之歌》这首歌当时曾在我们中学生中私底下广为流传，但因被学校和老师们界定为少儿不宜的所谓“黄色歌曲”，因此大家都是口口传唱，词曲作者是谁一概不知。对于这首歌的歌词，我今天只依稀记得歌词表达的大意是青年男女之间的纯真爱情故事。一位身处异乡的年青人，尽管生活艰难困苦，但对他心中恋人不离不弃，对他们明天的生活和未来依然充满了信心。相同的旋律，几段反复的吟唱，流淌出无尽的相思之苦、执子之手的坚定和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我想大约是歌曲描绘的内容，与广大的下乡知识青年们日常的爱情和生活是如此的贴近，心灵的共鸣才导致歌曲的广为传唱吧。或许是家中有下乡的哥哥姐姐，感同身受；或许是我们这些中学生中的许多人，毕业后也将会背起行囊，前赴后继地追寻着哥哥姐姐的脚步，奔赴祖国广阔的天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彼此类似的前途和息息相关的命运，也使得我们这群少男少女们，对歌曲有了自然的亲近感。每每唱来，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后来李峰携《娜娜之歌》参加了中文科迎新年的联欢活动。在王哲民老哥一把二胡的伴奏下，娓娓道来的丝竹哀怨，让我们仿佛回到了那个生活困苦的年代，感受着纯真爱情的甜美，对未来充满了信念的追逐。

事后我和李峰多次就歌曲名字进行探讨，李峰坚称此歌曲为《娜娜之歌》。彼时的李峰，就好像是歌曲中的男主人公，自信而执着。

相交，咸阳车站回民小吃店遇险

记得那是一个夏日的周末，在咸阳火车站准备乘坐晚上开往肖家村的火车回学校。傍晚时分，我和李峰在站前广场偶遇。看到开车时间还早，我和李峰商量着吃点东西，在车站广场的小摊上买了几根油条，随手拿着走进了路边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小门店里，准备歇息片刻，顺便喝点汤水。

走进店里，昏暗的灯光下，摆放着几张木质桌椅，桌面上铺着印花的塑料布，筷子桶、调料盒随意地散落在不大的桌面上。因为没有客人，不大的空间里显得空荡荡的。门口收钱开票的女子，虽然模样俊俏，皮肤白皙，却脸若冰霜，瞧见我们进来，只是例行公事般收钱开票，再看其他店员也是一样，没有一丝客人进店笑脸相迎的感觉。

或许是肚子饿的原因，未及多想，交完钱、票后，每人自己端着一碗元宵（汤圆），在简陋的桌椅上坐定，吃着油条就着元宵开心地吃了起来。许是白天走路多了口渴吧，李峰几口就喝光了碗里的元宵汤，喊着服务员，让给添些汤来。看到几位服务员坐着并未起身的意思，李峰嘴里嘟嘟囔囔地小声说道：“啥服务态度”，起身拿碗往元宵锅前走，准备自己动手添汤。彼时，只听得一声怒喝：“啥服务态度，你拿着其他食品到我们店里，若不是看你们是学生，早就把你们打出店了。”抬头望去，一中年男子瞪着双眼，怒目而视。说话间，手里握着的大铁勺在煮着元宵的锅沿上重重地一敲。咣当声惊得李峰不知所措，站在原地，似乎大气都不敢出。再看着其他几名店员，一个个脸上凶神恶煞的样子。当时感觉就像进了一家黑店。早年的生活经历，似乎也听人说过，在回民聚集的地方，你千万不敢拿着汉族的食物去招摇，否则会被打。没想到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我和李峰一句话都不敢说，心里只能默默地祈祷老天保佑，让我们平平安安归去。

当我和李峰“惶惶然如丧家之犬”般的窜出店后，回头望向店门上面的招牌，才看清楚那是一家回民餐饮小吃店。事后回想起来，进店后店员们的态度，还有他们男子头上戴着的回民小帽。只是这一切

都被我们忽视和误解。

多年后，每每想起和李峰在回民小吃店落荒而逃的这次经历，李峰“怂人”一个的形象便浮现眼前，让人忍俊不禁。

相帮，户县一中毕业实习

临近毕业时，学校组织我们前往户县一中进行教学实习。我和李峰分在了同一小组。记得李峰带着我们第一次拜访指导老师时，一个个子不高、略显瘦弱的男人坐在我们面前，与我们见面聊到讲课的注意事项时，姿势非常的怪异。坐在凳子上的他，把两手合着放在两腿之间。头往前探着，身体前后摇晃着，自顾自地讲着。我当时只是非常好奇他的这种与人交谈的姿势，至于讲的什么内容，没有听进去一句。指导我们的实习老师姓名，如今也早已忘却。

李峰手里拿个小本子，身体前倾，脸上的模样显得非常认真。时而用笔在手中的小本子上记录着什么，时而插话向老师请教着什么？不得而知。或许是李峰认真的态度和我漫不经心、不以为然的样子形成的鲜明对比，让老师认为我不是一个好学生。下来后李峰跟我说。实习老师与他讲，观察到我不认真听他讲话的态度，对我的毕业实习很不看好。李峰听闻此言，很是担心我遭到老师的刁难，不能顺利完成此次的实习讲课。再三的劝我，要我前去拜访老师，搞好关系。这时的李峰，就像一位的“碎嘴”老太太。心慈面善、苦口婆心。

只是那时的我，年少无知，全然不知社会上人与人之间还有这种的险恶。如今想想，能够顺利的从咸阳师专毕业，真乃万幸。

相逢，西安请客遇囧事

新千年后的一天下午。毕业多年未曾相见的李峰和我在西安的一家医院再次偶遇。当时我到西安的医院探望住院的同事。走出电梯，远远的听见走廊里，一个熟悉的声音在打电话。抬头望去，背影似曾相识。我走过去，静悄悄的站在他的身后。在他打完电话，转过身的时候，我们俩同时确认出了对方。那个时候俩人的相貌都变化不大。只是身材看起来比上学时胖了一点。激动地拥抱，询问分手以后的行踪和现在的工作情况，得知李峰供职于某发电公司任职宣传部部长。

傍晚时分，李峰用新的手机号码打来电话。问我第二天是否还在西安，中午是否有时间。他因在西安办事，还要停留几天，想约几个西安的同学一起吃个饭。我印象中吃饭的地点是在玉祥门里头的台湾酒店，当时还有个名字好像叫做雪花餐厅，主打菜品是海鲜和粤菜。那天来了许多西安的同学，同学见面，彼此聊到工作、家庭、子女，相谈甚欢。其中还有一位长得眉清目秀的小姑娘。聊天中才知道，那是田九亭的姑娘，因为学习成绩优异，秋天开学之后，将要被学校选送到新加坡去留学。酒过三巡、李峰悄悄的把我拉到了外面。与我商量着说“书园，哥今天身上带的钱不多，要不咱哥俩凑钱结一下今天的饭钱。”回包间的路上，李峰才说这几天在西安照看病人，花费太大，后面什么时候出院还不知道。说着话眉宇间闪过一丝淡淡的忧伤。此时的李峰坦诚、直白。

后来，我与李峰时常电话联系，告知彼此之间的工作及家庭生活等情况。李峰到西安时，也曾偕朋友姚立杰前来兴平探望于我。有一次，李峰电话与我，说其外甥大学毕业，看能否帮忙为其在我们企业联系一下工作接收单位。可惜彼时的我已不在关键岗位，人微言轻，终未能帮上忙。

李峰在回忆中曾提及毕业以后，他接到的第一封信是我写的，为此，很是感念于我。而我，于“肖大”（咸阳师专中文科）求学路上遇到的第一人就是李峰。如今想来，这大约就是我们口中常常提到的“缘分”吧。

（五）我的自画像

妙音（张小利）为吾所撰《园丁别转》，读之深感惶恐。溢美之词甚矣。

肖大三载，生性愚钝，不曾习得半分“屠龙”之术；终日游玩，唯余羽球一技傍身。同门学艺五十人，幸遇立凯等师兄姐弟，方食饱衣暖，学业无忧。及精忠报国、服务百姓，乃为臣做人之本分。今顺利还乡，虽无衣锦、亦得心安。

遵妙音兄意，撰自画像，褪去衣衫，裸露灵魂。

前传（上篇）

（1）

归宗白书园，又名曰春田。名字外公起，皆寓美好愿。
父母本晋人，祖籍五台山。五七建三线，天津西迁陕。
命相属寅虎，降生临年关。时逢六二年，缺吃又少穿。
幼时身羸弱，户外很少转。旁人乐相戏，独爱把书看。

（2）

七岁入学堂，求知把书念。聪颖又乖巧，先生好喜欢。
博闻不敢当，强记是特点。主持加表演，时常登舞台。
先有黄帅女，学造老师反。后是铁生男，考场交白卷。
批林又批孔，右倾翻了案。学工又学农，工宣掌校园。

（3）

打倒四人帮，已是七六年。唯憾好时光，学业全被耽。
阴阳颠了倒，乾坤反了转。举国齐拨乱，反正待来年。
七七复高考，听闻心喜欢。有心博功名，只叹无人管。
教师亦想教，有心力难担。学生亦想学，着急干瞪眼。

（4）

高考前一年，分科进文班。语文班主任，师从陕师范。
鰥夫独一人，教学亦古怪。古文十三篇，讲了整一年。
史地两本书，教材出海淀。无师来辅导，全凭自己看。
政治全靠背，数学若玄幻。待到入考场，方知学识浅。

（5）

七九金科日，考场把身现。面对试题卷，下笔才知难。
四顾左右邻，呆坐皆茫然。信笔由缰去，强是壁上观。
高考成绩出，刚压录取线。校园文科生，唯录我一单。
池塘小锦鲤，终把龙门翻。喜报传于家，邻里皆惊叹。

(6)

细看成绩单，我心亦惶然。数学才八分，愧对恩师念。
语文与政治，刚过及格线。能得上皇榜，全靠史地先。
遥遥盼录取，度日亦如年。忽闻通知到，翻开咸师专。
地处肖家村，毗邻渭河滩。从此人生路，焕然谱新篇。

肖大感怀（下篇）

(1)

金秋聚肖大，入门眼界开。原为一干校，如今换校牌。
校园草茂盛，教室粮仓改。教师各县调，课开人刚来。
同学来各县，聊天口音怪。年龄差距大，彼此相怜爱。
吃饭寻阴凉，檐下蹲一排。初睡大通铺，后把上下改。

(2)

初入大学堂，上课常发呆。内容如天书，不懂很无奈。
余坚讲诗经，川话听着怪。更有梁慎思，猪油来炒菜。
期末临考试，才知坏了菜。肚里没存货，此时发了呆。
最恨监考师，傍边还要怪。提醒小心脏，明显在使坏。

(3)

同学齐发声，终于把卷开。言说年纪长，老师也无奈。
从此学无忧，我心终释怀。学习复运动，快乐神仙赛。
各种运动中，羽球是最爱。恩师何贵斌，此生铭心怀。
授艺强体魄，恩泽数十载。毕业虽远离，年节常访拜。

(4)

同门五十一，皆为兄弟姐。也曾学识争，亦为琐事怪。
情义留心间，仇怨弃天外。交得无数友，终生有依赖。
同桌淑娟姐，上课相与伴。性情与相貌，温婉又可爱。
姊妹七仙女，恁谁都想爱。可惜那时节，我等未长开。

(5)

要论关系铁，当然属立凯。记得入学初，痢疾上身来。

夜半陪吊针，患难见大爱。认作异性兄，终生难忘怀。
同舍共六人，余皆户县来。虽无血缘亲，兄弟情义在。
学习和生活，处处显关爱。唯叹时光短，倏忽度三载。

(6)

三载时光短，白驹过隙快。回首顾往事，憾遗情与爱。
学业成绩差，排名四十外。唯有运动场，羽球显风采。
相逢聚肖大，荏苒四十载。吾辈相执手，涕泗拥入怀。
音容犹眼前，八仙已不在。珍惜好时光，幸福度未来。



我和王波

——王养正

在我们班的同学中，王波的年龄小，个子也小，大家都习惯叫他小王波。大学毕业后，我和王波一起分配到户县任教，两年后又调到了同一所中学。王波常对我说，当年的师范院校自愿高考前是中学班主任替他填报的，他实在不爱待在学校里教书，一直想干个更适合自己的事。我嘴上没说可心里想，我们都是从农村出来的，能当教师拿工资就不错了，别这山望见那山高。

果然，在不久后的一天，王波从学校失踪了，急得校长、书记频频在我这里打听，差一点到公安局报警，后来他们不知道在哪里听说王波去了外地，才慢慢消停了下来。

这期间，我自然是放心不下的，曾骑自行车赶了二十多里路，到王波家里询问他的去向。王波的家在大王北边的龙西村，家里有母亲和一个还没有结婚的弟弟山郁。山郁对我说，你放心，我哥不会有啥事，他已经在甘肃找了个新工作。

过后的第二年，我也离开了户县，调到了咸阳教书。五年后的一天，王波出人意外地来到咸阳，成了我家的客人。王波说他回家探亲，打听到我在这里便找了过来。

别后的重逢令我喜不自胜，我赶忙联系了老同学薛景印和魏占民一起为王波接风。

饭桌上，王波说他在嘉峪关的酒钢找了个媳妇，已经结婚三年，且有了个儿子，小日子过得挺滋润的。说到当年在户县的不辞而别，王波说，有一天他骑自行车从学校回家，听到有两个路人议论嘉峪关的酒泉钢铁公司招人，只要是大专毕业的都招收，于是便怀揣毕业证

去了甘肃。中途在兰州车站倒车时丢了车票和钱包，硬是凭着一张站台票混到了酒钢，在其下属的镜铁山矿找到了一份差事。

王波说，当初他已经猜到了我的态度，只所以事先没有和我说这事，是怕我的阻挠会动摇他的决心。

那次，王波在咸阳当时没有待多久，就因为暑期热得受不了匆匆赶回了嘉峪关，此后就再也没有了消息。

今年七月，我被大学同学拉进了“入校40年聚会”的朋友群，令我惊喜的是王波也在群里，我们两个自然也就通过同学群这个平台，重新建立了联系。王波的网名叫“听雨”，经常在群里发一些五花八门而又稀奇古怪的视频，看得我眼花缭乱的，可惜后来涉及到当下的一些敏感话题被班长叫停了。

同学聚会的日子定在9月20日，正好是40年前我们步入大学校门的日子。

王波18日提前到了咸阳。虽说在群里已经见到了他现在的照片，但当我在火车站接到他时，仍然难以抑制内心的惊喜和诧异。经历了几十年岁月风雨侵蚀的他，还是瘦小的身材，还是炯炯有神的眼睛，除了头上多了几根银丝外，几乎还是当年那个桀骜不驯的样子。

那天下午，我们驱车一起到咸阳东郊，登上汉长陵、安陵远眺，到达位于肖家村的大学老校区怀旧，忙得不亦乐乎。王波说他不爱看城里的高楼大厦，对我喋喋不休给他讲的历史故事也没有多少兴趣，他更喜欢咸阳东郊清新恬淡的乡野景色。吃饭时，王波见我给他点酒，赶忙拦住我说，我喝他才喝，他从没一个人单独喝过酒。

晚上我安顿王波住在小区前的铭时塬酒店里，睡前我们谈了好久好久。王波说，他后来从酒钢内退了，在嘉峪关市生产安全监督管理局等单位上班。现在一家私企从事技术管理，干的工作竟然和我们学的中文专业没有关系。多年来，他熟悉了那里的生活，喜欢那里人的率真和豪爽，在当地交了好多朋友。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王波对时下一些社会热点话题的看法，既与众不同而又一针见血。

王波的母亲已经去世多年，弟弟山郁一家住在了西安。20日的聚

会前，王波专程去西安看望了弟弟和当年和他最要好的朱湘，并和朱湘一起在约定的时间赶到咸阳启迪中学的聚会点。

聚会活动被筹备组的同学安排得密集而有序，第一天下午的座谈过后，便是晚上聚餐和联欢。四十年来第一次出现的王波自然成了同学们关注的焦点，大家争相围着王波问长问短。而王波更是异常兴奋和活跃，他频频和这个寒暄，不住和那个拥抱，直让在一旁矜持古板的我萌生了几分羡慕与嫉妒。

聚餐时他挨个和大家碰杯，不住地饮酒，走路跌跌撞撞，说话结结巴巴，以至于让我觉着他已经喝高了，连忙劝他罢杯。

晚上的联欢精彩纷呈，同学们的文艺表演把这次聚会推向了高潮，大家一起沉浸在了相聚的欢乐中，而王波更是像变了个人似的令我讶异。只见他走进舞台，时而张开臂膀拥迎表演的同学，时而扭动腰身上台给演出的同学伴舞，窜上跳下的，就没有消停过，看得我目瞪口呆。

看来他是真的醉了。联欢会结束后，我特意去宾馆叮嘱和他住在一起的朱湘，晚上多多照顾他。

第二天的活动是参观启迪中学，了解王万斌同学当初创办启迪中学的艰辛和今日的辉煌成就，接下来又一起到东郊老校区参观，与大家一起回首往事，重温旧梦。中午用餐后，王波率先和大家分手，要和甘肃、临潼、渭南、铜川来的朋友去陕南游玩。

我送王波到楼下，我问，昨晚喝醉了回客房没有闹腾吧？没想到王波说，他没有醉，身体好好的！他迟疑了一会，也许看出了我的心思，对我说他生性爱玩，在他们那边经常这样。他说他图的是快乐，不管别人怎么看他。

望着他离去的身影我思绪万千，我突然觉得王波是那样的陌生，也许是因为我的生活少了点什么，也许因为王波本来和我本来就没有同属一个世界。

不知道下次见到他会是什么样子。

咸阳同学剪影

► 杨建军

前一篇写得有些伤感，总想弥补一下，写一点轻松愉快的，可是不知如何下手。最终觉得还是写一写咸阳这群师哥的轶事。这绝非虚情假意的奉承，而是自己真实的感受。或者说我也曾是其中的参与者和见证者。只是想借这个平台一吐为快。那么究竟从谁写起？思前想后还是从党悦易开始。因为他在咸阳同学中就是名声远扬的百兽之王。

提起党悦易，在师专三年中我对他的印象只是一个性情温和，踏实稳重，不善言辞的人。别看他住在我的隔壁，可两人交往并不多。直到毕业后这几十年的相处中，才逐渐了解了，并且由衷地敬佩他，称之为党哥。

老党为人坦荡正直，宽厚仁义，颇有谦谦君子之风。在咸阳几十年，不管南来北往的同学，只要找到他，他都是热情接待，以尽地主之谊，从没有厚此薄彼。连一班的同学都羡慕不已。

老党是较早拿到驾照开车的。因此，有一段时间他就成了我们的义务司机。每次聚会活动，他都车来车往接送，乐此不疲。有时，我们故意出难题，明明各家不在一个方向，却偏偏让他送。老党既不急，也不恼，开着车，拉着大家走街串巷，满世界转悠，直到把大家一一送到家，这才往回赶。

近些年，许多同学的孩子陆续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老党只要得到消息，就和立凯，恒斐联络咸阳同学前去贺喜。李文斌、魏强毅、高文学、尉海洲等同学虽然都在外县，当他们给孩子举办婚礼时，老党都是带上一群咸阳同学，浩浩荡荡，驱车前往祝贺。至于近在咫尺的西安同学更是不在话下。

遇到班里同学故去，老党更是操心料理后事。刘润民，王淑娟，薛景印，杨涛，王兴明，魏战民等同学病故后，在老党、立凯、恒斐、光前等牵头下，咸阳的同学一起前往逝者家里吊唁慰问，为逝去的老同学送上最后一程。

也许这些都是不起眼的小事，但是，同学之间的感情正是在这普通的送往迎来中，在婚丧嫁娶这些平凡小事中，历经时间的洗礼，因而变得更加纯厚。

对此，师专的樊西宁老师曾深有体会。在学校时，樊老师和同学们在一起可以说是亦师亦友。毕业后这几十年，老党对师专老师的感情始终没有改变，经常邀请樊老师小聚。立凯、恒斐、光前、应钧等也是如此。有时哪怕只是喝杯茶，说两句话也不怠慢。每当师生共聚一堂，把酒叙旧时，知心话总是说不完。常常是酒过三巡，老师已经醉意朦胧了。

樊老师在50岁寿诞时，曾举办过一次小范围的寿宴。老党、立凯、恒斐、光前、应钧、志尧等早早就一起筹划，要为樊老师过一个热闹的生日。那一天，当樊老师身着寿星服，头带寿星王冠，点燃蜡烛时，全场响起《祝你生日快乐》的旋律。台上和台下师生之间的感情交融，充满宴会大厅。其感人场面至今仍历历在目。樊老师也曾在不同场合夸赞咱们二班的同学人心齐，感情深，让他这个当老师的脸上有光。

老党外表给人的感觉很严肃，说话一板一眼，其实内心里是一团热火，而且非常幽默风趣。只是他的幽默常常披上一层严肃的外衣，亦庄亦谐，可谓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有一次，咸阳一位同学再续良缘，各路兄弟纷纷前往祝贺道喜。席间，大家推举老党做主持人。老党推辞不过，只好起身，走到两位新人跟前，让他们面向来宾。然后郑重其事地宣布：“婚礼现在开始。第一项，请两位新人向南局长（一班班长南洪）行礼！”话音刚落，满座哄堂大笑。在座的南洪不知所措，两位新人更是摸不着头脑，谁见过这样的主持人？整个婚宴现场凭添了几分喜庆的气氛。

老党是个重情义的人。平时同学住院，他总是约上几个弟兄到医院探视慰问。有一年，张立凯突然面瘫住院，老党知道后，约了咸阳其他同学前去慰问。一进门，他仔细询问了立凯的病情，然后毫不客气地责备道：“你看都病成啥样子了。以后把烂怂烟酒都戒了。”几句责备的话说得立凯面红耳赤。据说，立凯痊愈后真戒了半年烟酒。可惜这个老烟民中毒太深，积习难改。不知道立凯现在是否还记得当年给老党的承诺了。

有一年过春节，老党早早和我们约定节后聚会事宜。并且要求大家必须携带夫人和孩子。

到了聚会的那一天，我们一家三口来到酒店。其他几位同学和家人早已到齐。大人孩子欢聚一堂，气氛热烈。席间，老党和嫂夫人向各位敬酒拜年，祝贺新年快乐。在场的七八个孩子，他们有的已是大学生了，有的才上初中，大家不论大小，轮流向这位党伯伯敬酒，恭贺新年快乐。此时此刻，在场的人感受到的是一种家庭般的温暖与和谐。这既是父辈之间感情的见证，也是对孩子们的一种言传身教，令人难以忘怀。

在咸阳，同学们都知道老党有三大业余爱好：麻将，唱歌和登山。

要说打麻将，老党打牌很有自己特点。三分在牌，七分在事。可谓醉翁之意不在酒。隔三岔五，约好同学，摆起四方城，一边打牌，一边聊天。小到街坊邻居，家长里短，大到国事社情，同学之间公事家事，尽在闲谈之中而了然于胸。一场牌局下来，胜者请大家在路边摊来碗面，大快朵颐，然后心满意足，各奔东西。小小麻将牌一旦与联络感情，怡情养性结合起来，你说谁是胜者谁是负者？

至于唱歌，那是老党一绝。这到不是因为他有多高的演唱技巧，或者具有天籁般的嗓音天赋，而是他唱歌时的气势与感情的投入。

十多年前，外县一位老哥来咸阳。多年不见，众兄弟为他接风，酒足饭饱之后，老党拿起麦克风，引吭高歌一曲，顿时震惊四座。有谁能想到歌者有如此气势，感情是这样投入。一支温柔委婉，旋律优美的歌曲，在老党的演绎下变得铿锵有力，如同金戈铁马，万马奔腾。

唱到高潮时，甚至达到金刚怒目，咬牙切齿的境界。我想，歌者无非是为了抒发感情，而美妙的音乐则是为了渲染气氛，增强艺术感染力。老党这种恣意发挥的演绎，尽情的宣泄，其实也正是他表达感情的最好方式。你说你能不被他的真诚所感动吗？

至于说到登山，那可是老党登峰造极的爱好。每逢周末或假期，他便张罗人组织登山。一年四季，春夏秋冬，不管刮风下雨，他就是一个劲地往山里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秦岭终南山七十二峪，处处都留下他的足迹和身影。起初我就不明白，从小在南山脚下长大的老党，为什么如此痴迷大山？后来我也渐渐理解了他。也许这就是古人说的仁者乐山吧！

我们的党悦易老哥就是这样一位可敬可爱的性情中人。

40

相 逢 是 首 歌

第
五
辑

诗 意 人 生



无题（三首）

► 张立凯

其一

同窗三载今相见，尽展风流令人羨。
绿肥红瘦风云过，人生无须登峰颠。

其二

结缘肖大四十年，今朝聚首尽欢颜。
抚今思昔话长短，推杯换盏醉成仙。

其三

前路或有新知己，勿忘你我情意绵。
相见时难别亦难，再会祈愿身心健。

诗一首

► 党悦易

年事渐增志渐衰，无思无悔无胸怀。
那闻渭水河边花，何时凋零何时开。

和党哥诗一首

姚福龙

少年壮志已随风，艰难困苦过半生。
肖家村里楼还在，当年后生白头翁。

同学聚会抒怀

王养正

光阴荏苒四十秋，同窗重逢聚秦都。
遥想当年春拂面，忍看今日霜染头。
琉璃厅内纵歌舞，锦绣堂前举觥筹。
求学三载一生缘，相约十年再聚首。

诗四首

李 雁

(1) 一把折叠纸扇

昨夜梦是那样的浪漫和香甜，
人物情节环境都使人留恋。
最令人难忘的是：
梦里有一把折叠纸扇……

我俩同在一班，
还都是风华正茂的青年。
她坐在我的前面，
我们天天相见，心照不宣。
课堂上她暗送我一把折叠纸扇，
我急忙放在桌兜里面。
偷偷的仔细一看，
上面写的全是蜜语甜言……

下课铃声响在耳边，
我怀揣纸扇急匆匆地走向教室外面。
回头看她一眼，
她也不约而同地紧跟在我的后边。
我们穿过操场，
一起走向学校的后花园……

花园里百花争艳，
阳光照红了她的脸。
蜜蜂飞在花丛间，
蝴蝶飞来舞去地在头顶盘旋。
我拿出那把折叠纸扇，
两个人的目光都落在它的上面，
扇子上的字在阳光下是那么的耀眼……

我们是那样的投入，
上课铃声响了都没有听见。
突然间听到老师一声呐喊：
“上课了，怎么还不进教室把书念！”
我们顿时慌了乱，
不知这时该咋办……

啊！原来是一场梦幻！
好一场美梦被打断。
老师就像法海一般，
无情地将我们拆散……

我呆呆地坐在床头边，
回忆梦境心里甜。
又多想回到梦里边，
再拿着难忘的折叠纸扇看一看……

(2) 你是一本书

你是一本书，
我喜欢把它珍藏心里，
慢慢的欣赏，
细细的品读……

你是一本书，
我喜欢它书珍藏心里，
咀嚼一页页文字，
放映一幅幅插图；
品尝醉人的清香，
领略旖旎的风光……

你是一本书，
我喜欢把它珍藏心里，
仰望书里蓝天白云的壮美，
目睹书中青山绿水的秀丽；
欣赏词句里冬雪夏雨的灵气，
饱览段落中春华秋实的美丽……

你是一本书，
我喜欢把它珍藏心里，
给它设计精美的书签，
为它包上漂亮的书皮；
在里面圈点标注，
在扉页上写下自己的名字……

你是一本书，
我喜欢把它珍藏心里，
从晨读到暮，
从春读到秋，
从厚读到薄，
再由薄读到厚……

你是一本书，
我喜欢把它珍藏心里，
即使有某处没有读懂，
但还有研读它的余生……

(3) 致妻子

你是一幅流光溢彩的画
你是一首脉脉含情的歌
你是一首情深义重的诗
你是一本蕴含酸甜苦辣的书

相遇在那年的秋天
却陪我走过了春夏秋冬
一年又一年
相识在贫穷的年月里
却伴我穿越贫困
走向温饱和富裕

相知在旧日的校园里
却一起经历了学校的变迁
演绎了育人的故事

牵手几十年
我懂得了妻子的内涵
尊老爱幼
忘我付出
将创业持家的担子肩上担
携手几十年
我明白了作为人妻非等闲
和睦邻里
照顾亲戚
帮助朋友解危难
并肩几十年
我感知了女人的不平凡
热血心肠
见义勇为
具有大局意识感

这些年
咱田地里仿佛还闪耀着
你晶莹的汗滴
大街上依稀还能寻找到
你摆摊经营的足迹
饭堂里分明还回荡着
你谱写的锅碗瓢盆交响曲

这些年
我们汇聚成了一条河
川流不息

流经四季
越来越汹涌澎湃
清澈见底

这些年
我们磨合成了一个圆
彼此都成了其中的一半
像人生的车轮
不忘初心
滚滚向前

你是一幅流光溢彩的画
使蓬荜生辉
你是一首脉脉含情的歌
唤来花香鸟语
你是一首情深义重的诗
触动心灵
你是一本蕴含酸甜苦辣的书
诠释着百味的人生

(4) 致自己

你从茫茫人海中走来
今生今世
只有一个你
你就是一个与众不同的自己

少年时代，
是你人生最幸福的时光
尽管物资匮乏
但整日无忧无虑
在父母的呵护下

快乐成长
学校里的石条课桌磨破了你的衣裳，
教师里总是书声朗朗
红领巾飘在胸前
老师的话语甜在心上
你和爸爸自制的玩具算不上精美
却在伙伴的视野里闪闪发光
母亲做的饭菜很香
村里的大妈阿姨都难赶上
穿着妈妈巧手缝制的棉衣
温暖一直传递到你的心上
你像一只刚刚起飞的雏鹰
脑海里充满幻想

步入青年
本是风华正茂
血气方刚
晴天霹雳
却击破了你的梦想
年轻的妈妈突然离世
将你打入人生的低谷
眼前一片迷茫
人生的航船该驶向何方
什么时候才能迎来生活的曙光

痛定思痛
你没有消沉
治疗伤口
你必须坚强
苦难激励你走进了高等学堂

为今生的腾飞插上翅膀
校园里回忆永别的妈妈
想起爸爸在家孤独的守望
心里一阵阵苦痛
泪花挂在脸上
知识的海洋
安抚了你内心的创伤
让你更加成熟和坚强
三年的苦读
点燃了你的梦想
让你的人生再次起航

八十年代
你成为一名人民教师
也算是成家立业
有了自己的一片天
妈妈生前的教诲
爸妈叮咛的话语
常常记心间
全心全意把爱洒向育人的校园
教育事业一干就是几十年
你工作扎实治学严谨
热爱学生受称赞
你多次荣获市级先进教师
你也曾戴过“陕西省新长征突击手”的桂冠
虽无特殊贡献
却也无私奉献
今天的你已是桃李满天下
教书育人没有留遗憾

现在你已年近花甲
更多的人生感悟
更多的牵挂
让你的脚步永远不停下
闲暇时常常想起已经永别的爸和妈
不知不觉苍然泪下
他们没有你这么幸运
你尽管经受了酸甜苦辣
却也享受了新时代的美好与繁华
如果有来生
自己要好好的孝敬爸和妈

人生苦短
生活不易
你经历了人生的朝暮阴晴
也领略了人间的春夏秋冬
现在退休在时时向你招手
时间的长河不会倒流
你要有一个最好的心态
把退休看成新生活的开头
让余生不能虚度
让余生发光发热
让余生活出风度
让余生美好如初
直到今生从容地微笑地谢幕

同学聚会感怀

► 尉海洲

魂牵梦绕肖家村，风雨半生寸心真。
华章无须苦吟就，情到深处自成文。

打油诗（六首）

► 尉海洲

七仙女

七个仙女都可人，真想找个谈恋爱。
无奈胆小错良机，留下念想乐在怀。

游 泳

常把渭河当长江，狗爬鳊水也漂亮。
等到出水上岸后，身上满是沙泥浆。

煮红薯

红薯地里拣红薯，脸盆当锅煮着吃。
吃了心里美滋滋，细看盆水汗腻腻。

偷 菜

教授门前一片菜，红红番茄惹人爱。
半夜肚子咕咕叫，窃得几颗拿回来。

罢 灶

瞅你饭菜不好，夜里密谋罢灶。
饿了一天肚子，带着胜利微笑。

救 火

麦秸垛子烟火冒，英雄学子上战场。
落得满身灰和水，奈何麦秸被烧光。

40

相逢是首歌

第
六
辑

班上金花





班上金花

——李 峰

豆蔻年华里，生命如初春鲜嫩的叶子，男生女生的歌声笑声，如同晨阳中滚动叶面的水珠，晶莹剔透，透射出生活里的美好。如果没有女生，我敢说“肖大”的校园就像我窗前这寸早不生的大漠戈壁，初看给你心灵震撼，之后几天，你的心灵会日渐呈现与它一样单调的色彩。

“肖大”需要女生，女生就是那含苞待放的花。二班有七朵金花。因为金花们的存在，男生们非常注重自己的形象：有皮鞋的，皮鞋油打的锃亮；有手表的，总想缩起袖子；注重头势的，定发水、梳子什么的不能少，荷尔蒙激素催生出的根根胡须，有同学对着镜面竟一根根拔掉——那是要忍受多大的痛苦啊！你能说男生们这样不对吗？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只是美了，当然是给别人看，给女生看。反过来说，你说女生不也是这样？

校园传达室对面是广播室，播音员是玉珍、淑娟。每天晚饭后，不大的校园里，你就听到她们两个人轮流说话。播出的稿件没有留下印象，但一则“寻物启事”一直留存心底：有同学丢了帽子，于是那天晚饭后，广播里传出一段声音：“有谁捡到一顶一把帽子，请交到广播室。”学中文的喜欢抠字眼，于是“一顶一把帽子”的广告就成了那天男生宿舍里的话题，至于是淑娟或是玉珍广播的，则无法考证。

淑娟是位好姑娘。身材有些单薄，扎两条小辫，一双真诚的眼睛隔着近视镜闪烁真诚的光，与同学说话未言先笑，感觉很阳光。大一那年，淑娟的手臂突然戴上黑纱，原来是她的父亲因公殉职。年少丧父为人生四大悲事之一，对淑娟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打击。那些日子

里，淑娟寡言少语，她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在学习上，同学们知道，那些日子里她很苦，只有淑娟明白她必须坚强。

我的影集里有张与惠姐、淑娟的合影。那天应该是个周末，我们站在渭河岸边，也许为选景，地势狭窄，我们身子挨的很紧，我能感觉淑娟的右手臂应该搭在我的腰背上的。毕业后回故乡某中学任教，一天去咸阳教育局办事，公务之后，想着还有时间，便去了陕西六建中学。淑娟是从楼梯匆匆跑下来的，她的模样与学校一样：朴素的衣着，扎着两条小辫，一双眼睛忽闪着真诚的笑意，她给我一份资料，说我用的上。还没有聊几句，上课铃响，淑娟道声抱歉，急匆匆上楼了，我看着她的背影消逝在楼梯拐弯处。时间能够稀释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但就同学而言，时间就像冲洗相片的定影剂，固化着同学情感的一幅幅画面。

人有悲欢离合，人生里的许多故事，或是结局，多由偶然写就。淑娟出了车祸，初闻不信，再听心情悲催。我们常言生命的坚强，奈何生命也如一棵小草，在不可抗拒的外在力量中，如疾病、意外等等，我们也不常常掬一把泪水，祭奠我们逝去的亲朋好友吗？好在存留一张与淑娟的合影，四十年了，我们都步入老年，翻看照片，淑娟依然年轻，依然美丽！

在同学四十年聚会之后，看到许多文字，但关于写女生的不是很多。其实三年学校生活，有许多美好回忆是需要说出来的，质性自然应是生命中最让人感动的。对于女生，或者欣赏、爱慕某个女生，应该是青春人生最正常不过的心里活动，至少说明我们的身心是健康的，女人是水做的，玉珍就是那山涧里汨汨流淌出的泉水。

玉珍的个性很是鲜明。对她的印象，来自她与淑娟合唱的一首外国民歌“摇篮曲”，那婉转的曲调一直缠绕在库房大教室的钢梁上，尤其是那一双充溢盈盈笑意却略带羞涩的表情，让我们感受到江南水乡女子的风韵，（后来知道玉珍老家四川）。有一年春天，驱车回故乡经过肖家村，我特意去了“肖大”，站在不大的院子，耳畔回响的依然是“宝——贝”婉转清亮的歌声。玉珍喜欢看小说，印象中有天下

午，我去教室自习，见玉珍抱着一本小说入迷地看着，或许为书中某故事某情节感染，玉珍“噗嗤”笑了一声，那神情很美，就像快镜头下花蕾瞬间为花的情景，那一刻感受到玉珍的纯洁与无暇。后来知道她在某中学当了领导，心想文静温弱的玉珍如何镇得住学校那场面。

毕业多年之后，玉珍、毅克、九亭三位同学来我工作的发电公司，我陪她们在公司四处转转，晚饭后带她们在公司宾馆的 KTV 唱歌。其时她们都已经成家多年，孩子都上中学了，岁月让曾经的花季少女倏然间有了成熟的美：孩子的母亲，老公的妻子。屠格涅夫在《罗亭》中说：“我们生命虽然短暂而渺小，但是伟大的一切都由人的手所造成的；人生在世，意识到自己这种崇高的任务，那就是他们人生中无上的快乐。”我们创造着这个社会的快乐，但女性无疑是这个激扬旋律里的主旋律。

我一直排斥教师这个职业，最大的心愿是写点文章，或者说能够成为作家。惠姐的文笔很好。大一那年，我们坐的是先后排，与惠姐有许多交流的机会。惠姐大我几岁，心里一直当做是姐姐的，这份情感的定位让我与惠姐无话不说。看过惠姐一篇日记，内容是关于恒星的，借喻每个人如同恒星，在浩瀚的天体有自己运行的轨迹。这篇日记对我影响很大，无论是做教师，还是从事管理，我希望自己是一颗恒星，有自己的轨迹，发自己的光。还有一点，写日记这个习惯也是学惠姐的，从大一那年到我调发电公司，十多年间，我一直保持写日记的习惯，搬家时日记本装了一纸箱。所谓同学，不只是共同学习，还体现在相互影响上。从事宣传文字工作后，受邀到系统一些单位做写作专题讲座，惠姐坚持写日记都是我要讲的案例。

大二那年某一天，惠姐邀请我去她家做客，惠姐家在大车家巷，几户人家住在一个大院子里，午饭时分请我去吃葫芦头泡馍。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吃葫芦头泡馍。惠姐给我掰的馍，其时内心感动异常。工作后，距离单位不远的市镇，有家葫芦头泡馍馆，总觉没有当年的味道。后来置业西安，经常逛街。有一日在东郊某街道，见一匾额写“大车巷葫芦头泡馍”饭馆，突然想起惠姐，想起我的“肖大”。惠姐

喜欢写文字，开有自己的博客，浏览其文字，常常感受到惠姐的少女情怀。

同学之间的友情，是人世间比较醇厚的情感。离开校园走上社会，往往很难遇到如同学间的感情。因为要养家糊口，因为想晋升上台阶，这个时候我们的心智都在发生变化，对情感的理解与看法，也发生着变化，但不能据此说我们的人品、智商出现问题。

田九亭好像一直保持着初心，年龄小的叫她田姐，年龄大的叫她田家九妹，同岁中叫她老九。关于九亭这个名字，她本人在一篇文章中有过介绍。班上同学相互介绍自己时，听到“九亭”两字，感觉她一定来自知识分子家庭。后来熟悉，果如其然。

九亭中上身材，短发，双眼皮，眼睛圆而大，特别是她的眼神，看着你时，像是探询，像是关切，像是问候，觉得她是一个可以让你信赖的人。九亭说话声音洪亮，有大家之气，这是对田九亭最初的感觉。

上学时与九亭交往不是不多，要写她的点滴还真无处下笔。只是工作后，因着儿子在西工大附中上学的经历，与九亭来往了许多。每次见面，虽是嘘寒问暖，语气与神情都洋溢着一股发自内心的真诚。交谈中，能明显感觉到她对工作有一种近乎完美的追求，她的职业精神、职业素养让人感动。记得有次去学校门口等孩子放学，遇到她班上一学生家长，谈到九亭，说她书教的好，对孩子好，我们很满意。这种完美，不仅于工作，还表现在经营家庭，培养孩子上。只是对九亭的文艺“细胞”一直持怀疑态度，但在四十年聚会同学们发的视频中，见九亭一袭浅色裙装，手把纸伞，做婀娜状，这柔曼的风姿，让聚会的同学们一时里捡拾起一枚青苔记忆里流动的背影……

乐明姐好像很冷，“那是因为你们年龄太小！”同学聚会后，大明兄与我视频聊天，他说明姐是个好同学。视频里我们聊了将近一个小时，我与大明兄畅聊过去的快乐时光。的确，在人生所有的情感元素之中，回忆往往让快乐无限放大。特别是在乐天知命的这个年龄里，我们用简单的心感受着、回眸着曾经的人生。

在肖家村求学时，我们多是十七八岁的楞头小伙子，在年长我们几岁的明姐明哥们面前，还真感觉自己是小孩子，无形中似有一种代沟似的。三年之中，与明姐交集不是很多。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多来自细节里的感动。与明姐虽无过往，但并不影响我对明姐的欣赏：衣着大方得体、永远不变的短发、不紧不慢的步履、还有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这些鲜明的细节定影出一个知识女青年的形象。毕业40年了，我与明姐未曾谋面，有关她的消息也多是老班长告诉我的，脑海里浮动出来的明姐形象，依然是一头短发，一身得体的西装，一口纯正的普通话。只是没有想到大明兄会成为她的老公。在我的想象中，明姐的老公一定身材魁梧，双眼迥然，是口生莲花的男人，但怎会是大明兄呢？视频里我揶揄大明兄，说他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大明兄吃吃地笑，镜片几乎滑落鼻尖。

真实是人类天性中最可爱的东西。但事实上，我们对于真实的体会，往往却不是真实的。

牛芳是最让男生们牵肠挂肚的女生之一。一则与我们同龄，二则与我们一样也来自乡村。她形象姣好，不胖不瘦，扎两条小辫，大大的眼睛，盈盈出女孩子的纯真。喜欢她的男生不少，但她却成了别人的新娘。

同学40年聚会前后，看了光前一篇回忆文章，文中就有他与牛芳的故事。文章读后，很是敬佩光前的勇气。我与班上同学闲聊时，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好像欠牛芳一声道歉，不只是当事人，还有我们这些曾经的旁观者。之后又想，那年的我们，谁的心中没有一个难以释怀的人或一件难以释怀的事？我们总在想如果当初那样，现在又是如何？我们渴望重走人生的某一段历程，渴望做不一样的选择。可谁又能确定，那样的人生是我们自己想要的吗？谁的人生里都没有如果。耳顺之年的我们，是时候忘却这场青涩年岁的恩怨了吧，让那些不堪回首的爱与恨，一起葬在岁月的最深处。因为放下了，也就等于放过自己！

这个星球之上，只有男人与女人，于是人类的故事里就有了许多

摧肝裂肺的情感故事。

七朵金花之于我们，让快乐充实的大学生活，有了几抹动人的色彩。年长如大明兄、乐明姐、雅丽姐们，收获了他们的爱情与婚姻；楞头混沌者，绊绊磕磕中萌芽出了他们对爱情婚姻的憧憬，从这个意义上说，七朵金花不愧于上帝给予我们最最珍贵的馈赠！

40

相逢是首歌

第

七

辑

深情怀念



飘雨的日子

► 惠雅丽

那天，从王淑娟追悼会现场出来，万里晴空，艳阳高照。我满是泪水的眼睛，被强光刺激怎么也睁不开，伸手，摸不到那个能扶我的人了，张口，也听不到理解的回应了。

王淑娟走的就像一天上的片云，飘着飘着就散了。她中午给我打电话说晚上和九亭一起来我家聚会，可下午我刚上完课，听到就是噩耗，我飞奔去了医院，她的身旁已经没有了急救的医生，孤零零躺在一张床上，我和九亭叫天不应，叫地不灵，魂飞魄散。直到我先生跑到医院，才提议要赶紧给淑娟的家人报信。在那些恍恍惚惚的日子里，我和九亭落得不是眼泪，那是血，到如今伤口愈合了，可一到飘雨的日子还会隐隐作痛。我也曾劝慰自己，淑娟是想她爸爸在天堂太孤独了，所以早早去陪了，或着是她活得太累了，到远方去旅行了，我们也不过都是人生过客，总有一天会和她再见的。可话可以这样说，但心依然会流泪。

我早就想为淑娟写一篇文章，长歌当哭，必须是痛定之后。可痛定思痛，情何以堪。

第一次见淑娟，那是师专入学的那天，她先来，我后到，进了宿舍，是架子床，我选了上铺。玉珍还笑问我能爬上去吗？我说能，蹭的一下就爬了上去，往对面一望，上铺有一灵秀女孩正在整理床铺，看我爬的蛮快，她盈盈的笑着，特别甜美，我自我介绍一下，她也告诉了我她的名字，知道我比她大四岁，就甜甜叫我姐姐。转瞬之间我们就成了姐妹，一起上课，一起打饭，一起跑步，情同手足。后来随着日渐的了解，九亭也加了进来，我们在一起学习，生活，谈笑，无

拘无束，从来都没有红过脸。后来工作了，也经常彼此探望，互相关照。淑娟学习特别用工，而且在高中形成正确的学习方法，笔记记得全面工整，记忆力也比我好，而我由于有了一定的阅历，理解能力稍微强些，但系统性不强，我们就在学习上补长去短，互相切磋，共同进步。淑娟有理想，一直想考研，成为一名学者，为此她不仅重视学校开设的课程，而且特别注重英语的学习。每天早上早早起床，先跑步，然后就读英语，背诗文。一年四季从不间断。后来毕业后，身体疾病，家事拖累，她依然学习不辍。她曾自豪告诉我，她挺着大肚子，参加函授学习和考试，不仅顺利过关，而且成绩优秀。

然而命运难测，淑娟在上大学期间，父亲因公去世。我和同学们去吊唁，看到她哭成泪人，我紧紧握住她的手，想给她一丝勇气和力量。她是坚强的，终于挺了过来。

毕业后分配到陕建十一公司子校，带初中毕业班，被学生传染上了肺结核，一个人在西安结核病院治疗，由于传染性，家人和亲朋好友也难以见面，病痛和寂寞，双重袭来。她也只有凭借自身的勇气战胜，后来病好，说起这段日子，潸然泪下。

身体好了，企业却发展不佳把学校关闭了，曾让淑娟在工地看卷扬机，我们都为她不平，可她还乐呵呵的干。后来企业需要宣传干事，送她到西安学习，她拿着自己写的报道稿给我看，喜不自胜，我也为她高兴，终于找到了发挥才能的地方。谁能想到，意外突然就发生了。

毕业后，我们聚少离多，她来看我的次数多，我看她次数少，为此我特别遗憾，最为遗憾的是没有帮她把工作调成，当时学校解散，我和先生去看他，说到工作问题，我建议调到市上中学，为此我先生还和她一起去找咸阳教育局的领导，但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就没有了下文。要是当时是把工作调成了，就不会到公司搞宣传了，也许，唉，也只能是也许。

淑娟是个重情谊的人，我没去看她，她就来看我，我依然记得，我怀孕时候，她来看我，买了一根甘蔗，特别甜，我吃得特别馋，她就停下不吃了，全留给了我。她结婚的时候，适逢先生弟弟也结婚，

我们没去成，深感遗憾。第二年春节，我专门去看她的新家，十平米一间房子，收拾的整整齐齐，床铺得平平展展，家里一尘不染。我惊奇她的家如此干净，她告诉我她很感谢自己丈夫，在病中对自己的不离不弃，按时探访。很珍惜现在的生活，所有在收拾家上很上心。看到她幸福生活，我也很是安慰。

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旦夕之祸福。这话只是说说而已，怎么就能应验？可天命就是这样无情。

有幸是淑娟留有一女，活波可爱，想今已长大成人。愿天佑其平安幸福！

悼淑娟

程光前

大多数同学的音容笑貌只要一闭上眼睛，就越发清晰。睁眼四处一眺，却是朦朦胧胧。前几年忙于生计，近来又围着孙女转，实在有愧于同学，譬如淑娟。

上下华山，是我一直拽着她的手。晚上在山梁上等日出，山风阵阵，冷气袭人，大家只能围坐一起，先是折松枝烤火、吹牛，后来人困马乏，糊涂中睡了不知几时。

淑娟当时坐在我身傍，睡时爬在我腿上，我带了件毛衣盖了她，也暖了我。毕业后，我曾从旬邑回到过她家一次。她任教的陕建六公司子校我还去看过，在教英语。子校解散后她被调整到六公司下面一分公司还是项目部，倒不很清楚。

淑娟嫁给了轻院的一个老师，见过几面，有个女儿，当时还小。淑娟遇车祸后，记得咸阳的几个同学都去参加了追悼会，王恒斐致了悼词，泪流了不少，最伤心是她的丈夫和田九亭。唉，真不愿意再现那悲情的场景。

怀念润民兄

► 王应钧

大学三年，值得回忆的往事实在太多。同宿舍赵大明、杨宏战的治学精神令人敬佩，薛景印、王德华的滑稽搞笑令人开心无比，肖志尧和我抬杠更如家常便饭。但最不能忘却的实是我的挚友加兄长刘润民。

英年早逝的刘润民，泾阳城关人，1957年生，上学前曾在泾惠渠工作。入学后一段时间便调入我们宿舍，从此开始了朝夕相处的生活。

在班上，润民年龄居中，性格平稳，言谈随和。文体爱好以象棋、球类为强项。平时注重个人形象，穿着朴素得体，非常热心公益活动，生活大气绝无吝啬，不太在意小节琐事。有抽烟习惯，上午常常眼泡惺忪，嘴唇泛青，亚健康表象较为明显。

我俩的餐票一直由我保管，饭前我们取碗筷排队，打的菜自然是最好的且从不分你我，偶尔少了，他会嘟囔几句。饭后洗碗收拾自然是润民的事。周末润民或回家或去咸阳约会，很少在学校停留，但餐票几乎每月撑不到头，不足的部分总是兄长提前买单。上学期间，我去过他家六七回，兄弟姐妹中他最小，当时的生活条件比普通人家强多了。谈的对象是咸阳地区新华书店的打字员，也是泾阳人。润民领我去他对象单位如平常事。我是个懒人，准嫂子帮我洗衣服已记不清次数了。

润民毕业后不久就成家了。我们离的并不远，两人的单位还有书店的同志说我们然得像亲兄弟，记得刘乐明大姐给我说了个对象，渭南师专毕业的，我悄悄让润民夫妇见过后，他们谈嫌了点，后来我把这事还告诉过班上很要好的一位女同学，她说，天涯何处无芳草，润

民夫妇是对的，我便退心了。

再后来，我遇上了意中人，为了生活方式便，我调整了学校。结婚时，润民的朋友有书店的李建华、山水利以及轻工局一位司机开了3辆车来助兴，当时算是奢侈的了。函授学习期间更是恨不得钻进一个被窝里。平时我去润民那里较多，但假期他一定会带上简单行李到我处驻上一段时间。润民达观开朗，与我学校的很多老师下过棋也打过牌。吃喝时常吟李白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诗句，我们隔三岔五一顿美餐，大口吃肉，大碗喝酒，真叫爽快。至今我还有润民给我的一件印有咸阳纸校的白背心。

纸厂子校给老师体检，发现润民患上肝癌且已到后期，单位尽全力安排救治，也曾派专人陪护到北京求医。当时，润民的老人年事已高，儿子尚小，我和妻有空就去看望。我父母驻在西宁街，也去医院看过一次，提起不幸的同学，只说正在好处，可惜人了。不久的一天黎明，书店司机山水利开车到我校含泪告知同学殁了，托付我到润民老家委婉报丧，我半晌回不过神来，请假时，校长唏嘘不已，说你同学跟我都成棋友了。早上7点多便到了泾阳，谨慎地将噩耗告诉了润民的家兄。回书店后便不知魂去了哪里，后事是怎么料理的也想不起了。

呜乎悲哉。我还在，挚友加兄长却升天了。

只可怜，润民那年事已高的老人，恩爱有加的娇妻，年纪幼小的爱子情何以堪？

几回回梦中见过你，焚烧纸钱常奠祭，挚友加兄长，再次祝福你，一路走好！

关于海滨同学的记忆

程光前

海滨姓魏，上学时叫战民，渭城区北杜镇龙华寺村人。魏姓在该村居多，且人才济济，蔚然成风。更名海滨，起初以为心向海洋，后来知道因为同辈族谱为海字辈。

海滨生于1960年农历二月初九，长我两岁。79年10月到原咸阳师专中文科学习时与我同宿舍，大概是由于都是来自原咸阳市的农村，所以走的较近。

海滨这人，平时不爱说话，做事更不张扬，但我的感觉是：他思想很活跃，遇到能说到一块儿的人时，也是侃侃而谈的。譬如说当年陕西文坛有个著名作家邹志安（礼泉人）就是他给我讲的。海滨还很幽默，说话有时很截脆，我感受到了，他工作的单位（原咸阳市三中）秦都职教中心的同事也高度评价这点。据说有次他带着家人与同事在西安城转悠了半天，回来啥都没有买。同事问时为啥他说：“唉，我看喔商场里啥都是假的，只有假发是真的……同事们不禁哈哈大笑！”

最使我津津乐道是：81年暑假放学时我与他相约到周至李文斌同学家去，只说某某日在北门口转盘会面出发，在没有手机电话的年代，我们竟然准时碰头，如约前往。骑自行车5天，从咸阳经户县到周至马召、楼观台、仙游寺、县城、武功县、马嵬坡、兴平县，再返回咸阳。

那次出行，见到了班上周至的3个同学，受到了同学父母的热情款待。第一次上了楼观台，逛了仙游寺，雨中看了杨贵妃墓，浑身湿透地出入了咸阳新华书店。那次出行，我身上只带了5元钱，海滨家

贫，据他大哥说只有3块钱。几十年了，与其妻女见面，往往谈的都是那难忘的经历……

海滨之妻与他同在一个单位，夫妻之间相敬如宾，恩爱有加，育有一女，在日本京都学习工作，今年5月1日据说因为海滨的愿望，出阁成家了。

海滨去逝的噩耗是同学养正告知的：魏海滨同学于2017年7月7日高世，终年58岁，还不到退休年龄。

海滨人很聪明，但有些倔犟；做事低调，但很敬业；书教的很好，桃李芬芳。

海滨同学：一路走好！

哭海滨

~~~~~►王养正

君驾苍鸾今归西，  
天妒英才鬼神泣。  
五秩春秋多蓄憾，  
一世旷达少人及。  
幸有高材誉杏坛，  
生无媚骨效伯夷。  
节亮风清虽曲尽，  
泾渭扬波歌万里。

## 我跟杨涛同学二三事

——王西法

今年七月的一天，我在家中接到一个陌生电话，一开口就问“你是王西法吗？”我说：“是，你是谁？”“我是杨宏战。”“啊！是老杨啊！杨班长！”我找你找了整整三年……”他说：“今年九月咱七九级二班的全体同学，在启迪中学举办一次40周年同学聚会。”我一听心中五味杂陈，我终于可以见到37年前那一张张熟悉的面孔，在这些熟悉的面孔之中，有一张我特别想见的面孔——我最要好的朋友——杨涛。

可是在临近聚会前的一个晚上，老杨电话里的几句话，让我和杨涛见面的愿望，一下子掉进了无底的深渊——咱们班上，一共52人，其中八人已经离开了我们，老班长说道了杨涛……

“肖大”学习期间，我跟杨涛在一个宿舍，记得当时他不叫杨涛，叫杨建朝，当时我们宿舍，有两个建朝，一个是我的兴平同乡李建朝，另一个是礼泉的杨建朝，两个建朝，相互戏称。杨称呼李为“李师”，李称呼杨为“杨师”。杨涛留学生分头，视力不太好，常戴一副近视镜，白净的面孔，性格温和，见人笑口常开，挺随和，平易近人。相处当中，我们俩说话十分投机，无话不谈，生活、学习，相互关心，相互照顾。夕阳下，我们或漫步在河滩小路上，或行走在铁路边。有一次，我说，我想买一双塑料凉鞋。杨涛说那去西安去买。一个星期天，我们两个去西安，我们从肖家村往东，沿塬下的一个小路，穿过几个村子，走了十几里，在一个渡口，乘船过渭河，到了西安的北草滩，然后又向南，进北门，到钟楼，再到东大街。在一家商店看看，没有合适的，又走一家商店，也没有合适的。就这样，我们一连走了

好几家商店，一直到正午时分，终于在一家商店买到一双黑色塑料凉鞋。下午，我们俩去兴庆公园，转了一圈，走到了一个圆形的水池边，我说咱们照一张相吧，杨涛说：“好！”于是，我就坐在台上，他站在旁边，照了一张合影。

毕业后，杨涛去了永寿，我回到了兴平，在书信往来中，他说他要在年底结婚，我说我一定来，他还说：“我们那儿不种辣子，你能不能带一点上来？”我说：“行”。后来我回家把我家种的晒干的干辣子角装了一蛇皮袋子。记得那年初冬（大概11月）的一个星期天，我带着一袋干辣子角，从马尾坡的贵妃墓那里乘车到乾县，又从乾县到永寿县城，在永寿县公交车站，给杨涛所在的中学打电话，杨涛在电话里说，他马上乘车到县城见我，叫我先到永寿县的孔戈鹏家等他，在老孔家，等了半天，他终于来了。他说，他乘公交车，走山路，翻了好几个山沟，才赶到这里，我说我来这里是和你回礼泉，参加你的婚礼。他说：“我结婚的时间变了，推迟到年后。”我说：“我怎么不知道？”他说：“最近才决定的，没来得及通知你，这都怪我，实在对不起，让你这么冷的天空跑一趟。”我说：“那我年后再来。”

第二年正月，我到礼泉县杨涛的家去，参加他的婚礼。那天我骑着自行车，先到兴平，再北上到店张镇。从店张镇向东，向北，一路前行，朝着礼泉方向去。先是走公路，后来走土路，土路走尽走河堤，有好几回，走到尽头无路可走，又退回好几里，回到原来的路上，朝另一个方向走。几经周折终于骑到了礼泉县城，从礼泉县城向东，一边骑一边问路，去阡东镇往哪走？去杨家村往哪走？终于到了阡东镇杨家村。到了杨涛家，见到了杨涛的同乡，乐观开朗的王仲勋同学。

第二天，热闹的婚礼过后，杨涛和新婚妻子、王仲勋一起把我送到村口。记得杨涛又专程把我送到好几里路外，才跟我分手。

万万想不到，这次分手，竟成为永别。听到杨涛病逝的消息，我大吃一惊。说实在的，他得的什么病？哪一天走的？啥时安葬？直到现在我一点都不知道！杨涛坟头的草木也不知几枯几荣了，他留给我的，只有无穷无尽的思念。

## 肖大八仙略记

► 胡国政

人们去逝俗习常称之为仙逝、升天了、成仙了，我们肖大七九级二班八位同学，因不同原因先后撒手人寰，离尘世而去天国修行，恰好一女七男，故称肖大八仙，因本人学浅加之掌握素材有限，只能挂一漏万地记述八仙的极少的生活和工作片断，故称略记，以兹纪念缅怀。

按物以稀为贵和女士优先原则，先说王淑娟同学，她七仙女之一，咸阳市人，身材匀称、面目白晰清秀、头扎羊角、爱浅笑、很活泼、学习刻苦认真，注重锻炼，在早晨的公路上常能看见她充满青春活力的跑步倩影，咱毕业那年淑娟获女子越野赛冠军。

我的舍友朋友王新荣，属牛，乾县人，长得稍瘦而精干，模样清秀，小眼睛明亮有神，性格内向，心藏锦绣，不喜张扬，待人真诚谦和，和我一样，在肖大才开始学打篮球和乒乓球。我、董琳和新荣在暑假先去乾陵和他们二位家里玩，后又到周至我家及楼观台大秦寺等地游玩。他毕业后先去永寿教学习育人，后回乾县教研室工作。

再说曾和我同桌一学期的景印大哥，中等略胖身材，说话幽默，聪慧多才，社会经验丰富，曾在银行工作过，经常教我做人做事方法和经验，受益很大。他是班上的象棋大师，比赛时是一方大将，沉稳坐镇，布局险奇，变化多端。

再看看王兴明，户县人，长得白净，说话干脆，人小鬼大，为人很有情义，曾请假帮王波收割小麦。在临去逝前，我、德华、兴明等一群同学还聚餐过，他活泼热情，劝酒功夫高超，是有些酒量的汉子，精神状态很好，在银行任职。

杨涛礼泉人，身材魁梧，浓眉大眼，声音响亮，快人快语，典型的北方汉子，但脸常有忧郁之色，不服输，有个性。西法文中记叙较细，此不赘述。

户县的苗永成同学，高高瘦瘦的个子，显苗条，性格内向，言语少，观点新，很勤学，爱看杂志，篮球打得不错。毕业后在户县南关中学任教，后不知何因受刺激，一时想不过来，就让病缠住了，家里、学校和同学（养正和孝博）都很关心，后来病情愈重，就不知所踪了。

魏占民同学，长得墩墩实实的，眉清目秀，很帅气的，常常少言语，偶尔微微略带羞涩地一笑，好象从不生气的。样子，待人宽厚，心地善良，不与人争高论低，很有涵养，团结同学，敬爱师长，是很可爱的暖男型人，终因胃癌不幸离世。

刘润民大哥哥，是泾阳城关人，一九五七年生，是班上报到最晚的一个，经常一身工人装，很干净，很文气，说话不紧又慢，能文能武，待人谦和厚道，内敛低调，既是班上一流球星，又是象棋大师，脸上有曾经风霜的痕迹，这么好的人却被肺病夺去了生命。

生离死别最是人生难堪事，呜呼哀哉，血泪洗面，柔肠寸断。最悲最难受让人接受不了的是有的同学毕业后还未见过一次面就匆匆忙忙地去了，永远地走了！也好，享福去了！

在咱们聚会时原安排有同学座谈会的，因临时增加回肖大原址圆梦被挤没了。我那时就想建议在开座谈会之时，要再次向肖大八仙默哀三分钟，缅怀纪念同学，告诉天国学友大家很想他们，八仙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我今天还想提议，在清明十一等重要祭祀时节，大家要比平时多买点往生钱和冥币，在十字路口也给我们的八仙们烧些纸，点两根腊，上一柱香，让天国同学丰衣足食，生活小康，节日快乐！

人生无常，月有圆缺，自古黄泉路上无老少。愿天国仙友，灵魂安息！愿地球学友，珍重安泰！！四五十年后，我们将在天国更加隆重地举行肖大七九级同学聚会，那时五十二位再相聚，再团圆，再联欢，再互诉衷肠吧！



第  
八  
辑

# 佳作欣赏





## 房家村的月光

► 房春峰

五十年的时光足以让一个人由年轻走向衰老，然而，五十年的时光却无论如何都不能让我忘却故乡房家村那醉人的月光。

明亮的月光下，无尽的原野上，我趴在母亲的背上，跟随了一大群人，既不匆匆，也不歇息地走着，走着，醒来了就看月亮，看累了就睡觉，只觉得月亮很大很大，原野很亮很亮，队伍很长很长。后来问母亲，说那是去一处水利工地。

也许是受了这一次月光的洗礼，从此，我对月光有了一种执着的爱恋。

一个秋日的夜晚，我蹲在院子里，仰头望着像蚕丝一般的薄云从月下飘过。我就那样眼睛直直地盯着，身子僵直地蹲着，仿佛一座冰雕，周围的一切好像凝固了，不动了。母亲叫我，我感觉那声音是那么遥远，那么陌生，我没有回应，继续看我的月亮，然后又是第二次，第三次，那声音似乎越来越远，越来越飘渺。这时候，我感到有谁在掐我的鼻子，揪我的耳朵，然而我感觉不到丝毫的疼痛，接着，感觉身子被什么东西包住了，被谁托着，在火堆上面左右旋转。火苗的亮光在墙壁上跳动，感觉很温暖，迷迷糊糊的，似乎毛毛雨似的东西落在我的脸上，凉丝丝的。我感觉自己像一片云在月光下飘飞，广袤的原野在我的身下轻轻的滑过。母亲以为我再也醒不过来了，然而，昏睡了一天一夜后，我竟然自己醒过来了，还能自己爬下炕找东西吃。

房家村是黄土高原上再普通不过的一个村子。全村有两千亩平坦的原地，那位置恰好占有了某一条大原的一个翅膀。耕地处于翅膀的正中，人则住在翅膀的边缘，从沟边顺着斜坡向下挖掘了三排窑洞，

一道土墙把窑前的土地隔成院落和街道两部分，人站在上一排的街道上，下一排的院落便一览无余。

早晨，太阳把温暖的光线投向家家户户，随后，这温暖的光线就一点一点地向后退去，先是出了窑门，然后向大门口一毫米一毫米地移动，到了院墙便一纵一纵地向上窜，等到窜上了树梢，就在一瞬间跳到了对面的半山腰，这时候就到黄昏了。那光线继续向上走，先是攀上对面高高的悬崖，接着上了崖顶上的那一棵大树，转瞬之间就不见了，这时候天就黑了，人们便赶了牛羊向回走。

五十年前的房家村就是凭借了太阳光线所在的位置来安排一天的作息。如果有一天太阳不出来，就会引起一些小小的混乱。

到了那满月的夜晚，整个村子就像一张巨幅的水墨画，展开了，在苍茫的月下轻盈地飘动。大大小小的窑洞，高高低低的树木，弯弯曲曲的土路，长短短短的院墙都成了黑白的剪影。一阵微风吹来，这黑白的剪影便轻轻的跳动，送出一串串轻柔的音符，给这山村夜晚一个温柔的安抚。

房家村的人不说吃晚饭，而是说喝汤。喝过汤的人家，男人便带了小孩聚集在大槐树底下，抽着旱烟叶子，拉着闲话。小孩子就在这个长了不知道几百年的大槐树底下，在这美丽的月光下，竖起两只小小的耳朵，静听着关于人，关于狼，关于鬼的故事，接受着一份最初的人生教育。

据说房家村的祖上来自于山西大槐树，当时是被反绑了双手拉到陕西旬邑的，其中一个确凿的证据便是房家村的人把上厕所叫解手，因为每一次大小便都要请求押解队把手上的绳子解开，一路上无数次的重复便形成了习惯。我想，房家村的大槐树说不定也是山西大槐树的后代，人要往陌生的地方去，带一点故乡的树种也不是没有可能。

五十年前房家村的周边，狼还不是一种稀罕的动物，每隔一两年，公社都要组织打狼队。关于狼的传说也很多。据说，在一个月夜里，一个夜归的人看见几只狼头顶了刺蓬用两只后腿走路，一边走还一边说话，这人就好奇，胆子也大，就远远的跟了狼，看它去哪里，时间

不长，这几只狼来到了一个打谷场。那打谷场已经聚集了几十只狼，一个头狼站在麦草垛上正给狼群开会呢，大概是会开完了，三三两两的狼群领了任务，向头狼告别而去。

还有更神奇的。听说隔上一些年头，天上就要派出一些神狼下凡收生。那神狼常常变幻成美女的形象，七八个结伴而行。她们先以美女的身份诱人，当到了人烟稀少的地方就变回狼的形状，把人吃掉。每一个狼都有任务，要吃掉规定数量的人才能回到天上去交差。有一年，狼特别的多，村里的老年人说，怕是要收生了。我们这些小孩子害怕极了，看见美女走过来撒腿就跑，唯恐被收生了，然而那美女并不追赶，也没有变成狼的形状。

那个年代的鬼也似乎特别地多，有的人还指天发誓说自己见过鬼。据说鬼大体有如下特征：浑身冰凉，轻若鸿毛，没有呼吸，能在空中行走。听说鬼最喜欢在月夜里出没，像影子似的飘来飘去，然而，十分地害怕鸡鸣火光人血。那些有法术的人还常常驱使了鬼为自己服务。曾经有人见过两个鬼抬了一个法师从空中走过。还有人指示鬼为自己收割麦子，正当鬼魂挑着麦捆走路时鸡叫了，那鬼就扔了麦捆跑走了，天明后，人们发现每个坟墓旁都放着两捆麦子，这便是鬼魂为人工作的证据。

听鬼故事，异常兴奋，听过之后，却怕得要命，总觉得有个鬼影子在你的周围转悠。有一次，我们几个小孩子去一处地主的老宅玩耍，玩着玩着，忽然听谁喊了一声鬼来啦，便一窝蜂地出逃，有两个人还被高高的门槛绊倒了，出了老宅后却不见了鬼的影子，只是感到头皮麻麻的。

那个时代讲的是政治挂帅，然而，房家村的人却谈不上有多少政治觉悟。学习最高指示总是挑最短的念。老贫农进学校忆苦思甜竟然说自己在地主家吃的是又白又软的蒸馍夹韭菜，锅盔泡羊肉，把那些饥肠辘辘的学生娃听得直流口水，竟然大喊好香好香，吓得老师连连摆手，“不能这样讲，不能这样讲”，老贫农却固执地不愿改口，“真的啊，没胡说”。忆苦思甜会就乱哄哄地结束了，都没来得及喊几句口

号。可是，房家村的人说到狼啊鬼啊的，那可是津津乐道，几天几夜都说不完，我从小接受最多的就是狼啊鬼啊的山野文化，长大后也就难以入流，这是后话。

我儿时印象最深刻的场景除了月夜的大槐树，其次便是村子的打谷场。打谷场很大，夏天收了麦子就摊在那儿打碾，特别是到了下午起场的时候，全村的主要劳力都汇聚到那儿，有的用木杈挑，有的用扫帚扫，我们这些放了假的学生主要负责打舰权。这舰权大小跟一辆轻卡差不多，一舰权能打百十斤麦草。舰权的底下设置了两个木轮，可以推着跑。别人把麦草堆一个很大的堆，我们便三个人推了一把舰权，从五十米之外开始助跑，借了这猛力，倏的一下把麦草挑到舰权上，接着，压低了舰权把，将一大垛麦草稳稳的送到打垛的地方。

麦子脱粒后，接下来便是晾晒，等到晒干扬净之后，或者上缴或者分配或者留作储备粮，在这期间需要人看场，我曾经不止一次做过这件工作。

月亮出来了，空荡荡的打谷场上就剩下三两个人，交谈几句后，就分开，用了扫把木杈麦草各人搭一个简陋的窝棚，作为看场的栖身处。我坐在窝棚前，月光像清澈的泉水似的直泻下来，麦场周边的草垛树木在明亮的地面上画出斑斑驳驳的影子，远处的草丛里不时地传来或长或短的虫鸣，有时候起了一点微细的风，似乎有沙沙的声响，我便站起来，往周围走走，耸起耳朵听听，确认一切都平安无事后，就仰了头看天上。一片一片的白云，从天边悠悠地飘过来。有的像羽毛轻轻地拂过，有的像一匹白马腾空飞起，有的像棉花团，松松软软的被老人推过。这个时候，我的心也似乎飞向了天空，随着那白云一起飘流。我想象着我穿着干净整洁的衣裳，在那宽敞明亮的屋子里读书写作，身后是我的单人床，铺着花格子床单，床尾是新缝的棉花被。靠墙是一个不大不小的书架，上面是古今中外的名著。抽屉里是新领的工资和饭票。我的思绪就这样飘着飘着，飘向那无边无际的虚空，直到一只蚊子在我的脸颊狠狠地咬了一口，这才低了头钻进那麦草覆盖的窝棚，枕了一块扁平的石头，抓了几把麦草盖在身上，迷迷糊糊

地睡去。

我常常想起家乡的苜蓿，想起苜蓿疙瘩，苜蓿菜馍。苜蓿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没有了苜蓿，我们也许早就被草根缠绕得七零八落。我一直希望有人写一首苜蓿之歌让我唱唱，然而，搜遍网页都没有找到，心里头总有点怅怅然。那年头，上面主要抓的是方向道路一类的大事，至于吃饭的小事只能由农民自行解决了。农民自有农民的办法。冬天主要靠大白菜，春天主要靠野菜，春夏之交青黄不接的这一段主要靠苜蓿。苜蓿本来是村里种了喂牲口的，然而，人在饥肠辘辘的时候也会吃苜蓿，尽管没有多少营养，总比空着肚子吐酸水好受一些。

偷苜蓿跟打仗一样也是讲战法的。通常先确定了目标，然后勘察地形路线，从哪里出击，从哪里撤退，这都是计划好了的。偷苜蓿的方式有单兵偷袭，小组协同，大队突击，具体用什么方法往往因时因地因人而异。最壮观的要数五六十个人的突击战了。一大片灰白的云遮了月亮，透出一些不明不暗的光影，一群人弯着腰潜行在乡间的小路上，时而急行，时而伫立，全凭指挥员的手势。指挥员手往下一按，马上蹲下，手朝前一挥，跑步进入阵地。这时候，就听见嚓嚓嚓的声音响成一片，估计战果差不多了，指挥员低低的喊一声“撤”，就唰的一下站起身，眨眼间就消失的无影无踪。走出一段路程后，便都开了腔，有的唱秦腔，有的唱样板戏，恰似凯旋而归的英雄。这时候的月亮也从云层钻了出来，一脸笑盈盈的样子。到了第二天，人们把晚上偷苜蓿的事添枝加叶地渲染一番，满脸都是藏不住的自豪。

房家村的人离不开太阳，也离不开月亮。在房家村没有八小时工作制这一说。到了农忙的季节就得连轴转。白天收割，晚上拉粪，第二天播种，一天都不能耽搁，如果耽搁了，那好收成就跟你告别了。就算是平常的日子，有些事也是放在晚上的，譬如说分粮开会记工分，铡草喂牛剥玉米皮，到了学大寨修地球三晌变五晌的年代，晚上劳作几个钟头更是习以为常。这些事都需要月光的关照。还有一些事就只能靠了月色的遮掩，才好行动，光天化日之下，一切细节都映照得清

清楚楚，彼此面面相觑，如何好意思下手。就说这偷苜蓿吧，靠了一层月色的遮掩，大家都装作看不清对方，彼此心照不宣。就那么回事了，人总得吃饭，不能靠空气活着。就算上面知道了，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谁愿意拿偷苜蓿充饥的人当贼治呢？

月光也是一层薄薄的遮羞布，她把那些破破烂烂的，难以入眼的一概遮了去，只留下一些若有若无的轮廓给你一种朦胧的美。住过几十辈人的黑窑，穿过兄弟几个人的烂衣裳，面黄肌瘦的孩子，蓬头垢面的女人，苍老黎黑的男人，全靠了那一层薄薄的月色而美丽，而自信。

月光还是弱者的保护神。那些自惭形秽的，缺胳膊断腿的，走不到人面前的，靠了月光的保护，也能够抬一抬头，舒展一下眉毛，呼出几口闷气，体验一次做人的感觉。

月光更是一只仁慈的神鸟，展开那宽大的翅膀，把人们的思想带向美丽的远方，给人一种虚幻的幸福。

那月光下的原野，那月光下的大槐树，那月光下的担水路，那月光下的打谷场，那月光下带着露水的苜蓿，一片一片，像深秋的树叶一样在我的眼前飘落。

逝去了，房家村的月光，连同那树，那人，那狼，那鬼的影子。

## 我的母亲

► 魏强毅

母亲离开我已经九年了，九年可真是太久了！中国人把三、六、九做为大数，大数中九又是最大的，而于母亲和我分别，九年实在是太久了！九年来，我竟从不曾梦见过她一次，一次都没有！我常站在母亲的遗像前流泪，乞求她老人家：妈，看在佛祖的面上，见娃一回吧！可遗像中的她总是那么爽朗地笑着，对着同框的父亲笑，一点也不理我。今年，父亲三周年祭日快到了。弟子规说：丧尽礼，祭尽诚，视死者，如视生。按当下农村的习俗，必须在祭日那天有一个可繁可简、可大可小的祭祀活动。我是十亩地一枝谷——独苗，所以，活动中一切劳神费力的事都必须自己亲历亲为。唉，可怜的我呀！几天前，我回到了礼泉胡都村老家，看到锈蚀的门锁，才忽然想起来钥匙在四哥那里，打电话一问，四哥在县里办事，一时半会还回不来，那只有在家门口干等。门外一切还是原来的样子——除了门前争先恐后疯长的荒草，那么精神、那么肆无忌惮、那么目中无人、那么舍我其谁？我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如若母亲还在，吓破它的狗胆！草能这么狂野肆虐、漫无边际吗，哼，早早拔掉堆堆烧锅点炕！别说草爷爷不能张牙舞爪，就是草儿子、草孙子也胎死腹中！遇到一个像母亲那样爱劳动的人活该草家族倒霉！

母亲是1924年生人。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广大的城市和乡村，五四运动的滚滚洪流早已荡涤了封建社会的污泥浊水和旧教陋俗。而我可怜的母亲却生长在礼泉县一个偏僻落后、村民又极其守旧、只住有几户农家的小山沟——任家涝池。山外的女娃们早已上学读书，这里却大兴缠脚守旧做女工，首先，脚不能疯长，大脚就是罪过。女娃

一岁就给穿小鞋，三岁脚带箍子，四岁、五岁就要上裹脚布了。听母亲说，她是五岁开始缠脚，一直缠到15岁，整整缠了10年。可恨的十年，可怜的十年，血泪模糊、暗无天日的十年！因为骨头要长就把骨头折断；因布缠得太紧导致淤血肿胀就用破碗口的飞刀放血、用淡盐水消炎！我的可怜妈呀！你咋活得这么艰难？！愚昧的山里人、吃人的封建礼教、狠心的外祖父、祖母！我只有扼腕，只有流泪！从我记事起，母亲一年四季总是冻脚，就是三伏天，在门外乘凉回家，第一件事是先烧炕。到了冬天，她的炕脚头总是烫的搭不住手她还是说炕不热。每到晚上，她先把脚往下一探然后悻悻地说：今儿晚上这炕还是差一把火！至于烧席着褥子的情况那就太多了去了。母亲的脚缠得太久了，放得太迟了，定型了，大概超过了三寸，有四寸吧。她走路不能迈大步，只能走小碎步，她站不稳，和别人说话时双脚总在不停地动，有时常像是迎合对方的说话节拍。母亲的脚太疼了！小时候，我常在晚上看到她时不时睡到半夜忽然坐起来使劲揉搓双脚，揉一揉，太乏了，就倒头睡倒，过一阵又坐起来开始揉脚。女儿小时，我在咸阳国棉二厂，媳妇也要上班，就把母亲从礼泉接过来看孩子。她总会嘱咐我们：脚对人可太重要了！娃穿的鞋一定要大一个号，宁可大一点，不能叫娃的脚吃亏。夏天她只要抱娃去外面，她就会脱去女儿的鞋，把一双小脚放在她树皮一样干枯的手心轻轻摸摸嗦嗦：多好啊！多好啊！这么乖的脚怎么能忍心在上面动刀子呢？太罪过了！母亲过门来时我们家是个大家族，三十几口人，辈份很多，上辈人中有缠脚的，但和她年纪相当的同辈妯娌都是山外人，大脚片子，大妈、三娘、四娘都没有缠，甚至上辈的五婆、六婆、七婆虽然缠过，但都放得早，影响并不大，只有她，只有山里出来的她，把脚弄得太精致了，彻底弄残了！她常常自言自语地说：老天爷为什么要让人住到山里呢？山里的女人太苦了！合作化时期，门前常有人要饭，母亲只要一听来人是山里的，就一定给一个整馍，如果是遇到吃饭时间，就一定让进来吃饭，让坐到家里来。我和父亲有时也会说些不中听的话，她也不搭腔，总是说：快吃快吃，家常饭，吃完我给再舀！

母亲是实在人，见不得曲里拐弯的人和事。在礼泉老家有时邻里来家串门或说事，正赶上饭点，她就会不分青红皂白，饭先盛满递上再说吃不吃。2004年，我把二老接去泾阳同住，她对我和媳妇让人吃饭的做法就很是生气。她说我们太假了，她半点都看不惯。她曾悄悄对我说：过去人说让人是个礼，锅里没下米。在你这儿真正看到了，你们俩人一人端一个碗，怎么让人？嘴上还问人吃不吃，别人怎么说我要吃，来一碗？我说，外面的人都是这样的，你如果硬让人，反倒把人弄得怪怪的。母亲说：别人才不怪，是你自己怪怪的！你实心待人，别人才会实心待你，你糊弄别人，别人到时候也会糊弄你。母亲来泾阳时79岁，住了整六年，虚86岁走的，除了开始刚来的头两年因人生没有朋友外，后四年那真是高朋满座，有年长的，有年幼的，有老年人，也有中年人。有意思的是，我老婆有一小她十多岁的男同事，竟然也成了母亲的话友。他笑着对我说：魏哥，你不知道，婶太会说话了！常逗得我肚子疼。我说这个冬天雾霾太重了，人都不敢上街了。婶说你们老家的空气好，到苹果开 的时节，让我弄一个车拉上她，到你家果园里给我灌两电壶好空气，还是 味的呢。同事说着说着又笑起来了。公社化时，大家按称分斤计两，有天队上刚分了棉花，第二天，一邻居来家里说借二斤棉花急用，答应第二年再还上。母亲没说二话就给称了。那时家家的日子过得紧巴又紧巴，谁又能等到下一年，况借家又人品差劲，已碰了好几个钉子。父亲说，小爱（姐的名字）她妈，你今日弄湿塌了，这个人不行，你是盐丢到水里去了，不要再指望还了。母亲说：我知道。这个人遇着难处了邻家不帮谁帮？再说谁都会遇到难处，只有邻帮邻才是邻，给是我的事，还是她的事，就是不还二斤棉花就把咱过穷了？后来果然没有还，第二年母亲问过一回，以后再也没有问。

母亲记性好，又是受戒立香的在家居士，她爱人那是真爱，是不掺杂加水的。农村老婆生日娃满月一类事，只要告诉她，她就一辈子装在心里。她会按佛家要求准时告诉当事人注意什么，做什么，怎么做，她与人交往只有付出，不求回报，她是诚心诚意、一丝不苟的佛

家比丘尼！记得我初任副乡长时，同行的司机把任职的事告诉了她，她大睁双眼，一脸惊愕。我只得说出实情：只是个碎官官，没有啥祥水。母亲听了，一脸的不高兴：你说的啥屁子话嘛！官不管大碎都要管人管事嘛，人家政府叫你当，就是说明你能弄唔事，那你不上心可不行。现在这事也不好弄，你只要上心做就一定有睏眼。退一步说，只要用心了，就是没弄好，那谁还能说什么？再不行，对群众那还有两句好话呢嘛，不要动不动就叫胡子瞪眼，让人一看你就是个二杆子！再就是不要往家里拿别人的东西，咱啥都不缺，一家人精精神神有事做就好！好好做事，妈让神保佑你！我能说什么呢？什么都不能说，只能好好做事，只能把事做好。2006年，泾阳县残联被评为（“十一五”）全国残疾人工作先进县，我去北京开会回来，母亲笑咪咪地凑过来，坐在我身边，问这问那，问东问西，其实她什么都不知道，她就是高兴，她一腔的关爱和满意全都写在脸上了。她对父亲说：娃这回弄得好，为惜惶人可怜人办事，还到北京开会领奖，我出去见了人也要吹一回！母亲记忆力超常，她从山里走出来，没有条件念书。或即使有条件谁又能把她当会事？解放后，新中国百废待兴，各种行业都需要人才，我们村也办了扫盲班，母亲爱念书，爱写字，一学就会，过目不忘，过耳成诵。可家里太忙了，老人、孩子四代人，没分前大家子三十几口，分开后小家十几口，人来客往都要到老人下处聚，吃饭喝水、送往迎来实在是应接不恰，扫盲班的学习实在有心无力，念书写字只有放弃。唉唉，何言哉！何言哉！好在她天性聪慧，仅听经就能背诵佛典百余部。记得前些年我媳妇迷上了张宏保的中功，母亲也觉得有意思，想学，我就把那四本书带回家让父亲读给她听，过了一段时间，母亲给媳妇说：小莉，我把你看的那书记下咧，你拿书看着，我背你听对不对。我媳妇大为吃惊——母亲竟一字不差的把几本书全部背了一遍。我中午刚一到家，她说这事，她赞叹之余，不无惋惜的说：妈真是人才啊，她如果遇上今天这社会，上北大、上清华，那真就不是个事，可惜是山里的女娃，真是屈才啦！

母亲有个特点，只说人好话，不说人坏话，对方明明不对，她就

是不说，在她嘴里从来就没有是非。小时候，母亲总说头疼，后来就越来越严重了，头不能摇晃，身子不能颠簸，听不得大的响声，不能打针，不能吃药，不能坐车，后来连人力架子车也不能坐了，不然，就直接昏死过去，少则3至4小时，多则8小时，甚至10小时……记得母亲78岁那年，她还在老家住，我领她去做白闪障手术，因为必须用麻醉药，我斗胆让医生给她打了针，竟昏厥超过了10小时，她在病床来回翻滚，什么也不知道，牙齿咬得格格地响，口里仅剩的几颗牙全都咬掉了，满口的血，我吓坏了，我把母亲抱在怀里，却怎么也叫不醒她。就在我抱母亲头时，却意外地发现她的头顶骨一大片是软的，用手一按就像肌肉一样有弹性。噫，原来母亲的头骨早就软化了，难怪她这样不行，那样也不行，我泪流满面地终于等到母亲的醒来。面对我的追问，母亲才说出了实情。这时我才知道了母亲头疼的病根——是曾祖母拐打致残！大蒜有气味，曾祖母不吃；佛祖有戒律，母亲也不吃；一大家子过日子，可就有人特爱吃。父亲一堂妹就爱吃，而且把吃过的蒜碗不洗偷藏在曾祖母的桌子边，可怜的母亲去送开水，不幸被曾祖母怀疑是母亲偷吃大蒜，竟用拐杖去打母亲，一拐打在头上，当场昏厥，而真相大白后母亲竟能谅解并代为开脱。唉！一边是位尊年长的曾祖母，一边是多灾多难的老母亲。施暴者自责，受罪者无过！何言哉！何言哉！解放后，我们原来的大家庭后来分成了七个小家，曾祖母没有选择和两个儿子生活，却挑选了孙媳妇，就这样一直由母亲供奉她养老送终。20世纪60年代，粮食奇缺，父母和我姐、我仅靠糠菜维持，却把家里仅有的细粮留给老人。记得小时候，每每到了蒸馍时间，我总想去厨房偷看：家里的馍分两种，一种是糠菜豆伴麦皮揉作一堆的黑馍，是供父母、姐和我吃的；另一种也有糠菜、却搅了一半主粮的白馍，在笼筐上，大概有六、七个吧，是专门给曾祖母和爷爷做的。馍熟了，从锅里刚提出来，冒着腾腾的热气，那刚出锅的白馍太诱人了，我很快跑进门抓了一个，父亲飞起一脚就把我踢到一边去了，他拾起掉在地上的馍，连同其他几个一起端到曾祖母房子去了。我伤心的嚎了起来，母亲也哭了，她一边摸泪一边安慰我：

“老太太和爷爷年纪大了，肚子里头没有劲了，要是和咱们吃一样的饭，那他们就活不成了！我娃乖，以后不要抢老太太、爷爷的馍，我娃能做到不？”“能做到！”我小声说，尽管脸上还流着两行委屈的眼泪。从那以后，我也再没有正眼看过那几个假冒伪劣的所谓的白馍！作为孙媳妇，母亲的孝行和作为实在是大孝啊！跟古人眼中的所谓高大上的二十四孝比起来也一点都不含糊。

生于斯，长于斯，心系于斯。母亲长住泾阳后，外面的环境、人缘虽慢慢地熟惯起来，着急、心荒的情绪也大有改善，但她还是盈心于老家的老姐儿们、老哥儿们，念念不忘前后左右的亲临右舍，每当她在佛堂前点燃香火，除了默诵经文、祈福祷告外，她也念一些她心里的亲临好友，说上些祝福的话，请佛祖保佑大家。为了却心事，她不顾昏死，我二次忍痛冒险送她回老家探视，每次三、四十天。她回来了就不舍得走了。她走东家，串西家，说南巷，道北巷，进门笑声响，出门泪水抛，入户家家作客人，吃饭顿顿不重样，回家几十天，不曾入家门。只要回家，父母总是同行，但给我的印象却是父亲沾了母亲的光。我过后问过父亲，父亲回答曾让我意外，你妈可能是神吧，人怎么能和神比呢？姐姐有次看到村邻送母亲上车的场面，感慨地说：“妈，你太伟大了，你个农村烂老婆，怎么能把人活得前呼后拥呢？”母亲走后，我家老程继承了老母亲的衣钵，也是每日烧香礼佛，诵经祈福，通过她对母亲的言行体察和周边的反馈。她对母亲的认识如她所说：母亲是真正人君子、巾幗丈夫，她不计前嫌，真诚向善；她爱国爱家，教子有方；她厚人薄己，节制有度；她仁爱大度，坦荡磊落；她聪敏贤慧，豁达诚恳。老程对我说：你见她说过别人的是非吗？反正我没听到过；她说的都赞扬的话，鼓励的话，即使在大多数人眼里是个坏人，她也能发现其长处，找出优点，让人另眼相看。你说，妈是个什么人呢？嗯，我明白了，张小利说：永远的明灯。是，母亲就是我永远的明灯！

## 闲逸三约

► 李 峰

省作协副主席李康美先生开通了微信，加我为微友，有时看到他的片言只语，心里也是微微激动。老先生应该七十有余了吧，可还是不想落伍。有天晚上，我在微信里看到他自拍书房里的几张照片，一旁还写着几条室约，猜想老人家应该是退休赋闲在家了。从照片的画面看，老先生的书房很简单，一桌一椅，好像没有沙发什么的，到是那几行文字，一时间让我思而不语，比如室约第一条：喝好茶，自己对自己狠一点；第二条，写好字，墨要黑，纸要白，尽量避免错别字；第三条，读好书，只求微懂，不求全懂。

喜欢文字的人（当然也包括从事艺术类的人），大多是感性的人，大多有一颗丰满细腻的灵魂。思维上一定是条理明晰，空间想象力很强，因为要写故事，写故事里的人物与情节，写岁月花开，写江河泛滥，写人间百剧，每个故事，每个人物，都好像是放在自己情感的火炉里炙烤出来的。这样的职业或是爱好，多让喜好文字的人活得很累。直到有一天，心累了，不想动笔了，于是便守着心灵深处的柴门篱院，在参透生命的意义上，让一种理想的生存方式，如鲜艳的花朵，盛开在晨阳与暮霭间。

也是在昨天晚上，或许是因着李老先生的感悟，我也为自己的闲逸，概括了三条——

一约：多喝茶，喝好茶，夏绿冬红；

二约：多动笔，写短文，防脑痴呆；

三约：多走路，走山路，常走常乐。

这三条意思很明白，喝的是茶，品的是一味古老文化，营养出的是豁然旷达的胸怀。喝茶，是自己给自己营造出的一种氛围，比如说月明星稀

的夜晚，看窗外花影稀疏，桃花落雨，或是披一身月色，清风徐来，徘徊庭院，将万千心事氤氲于一壶绿茶中；或是二三知己，促膝而坐，点一盏袅袅的灯，泡一壶酽酽的清茶，浅酌慢品，在惺惺相惜的情绪里，在絮絮叨叨中分解人间尘事，及至相醉，及至无言。多动脑多动手，好处多多，一段文字，一段心声，既是对生命沉淀后的总结，也是让忙碌填充无聊的时间与空间，重要的是能够让自己耳聪目明，不丢三落四，预防老年痴呆症的，不让自己出洋相，不给子女添麻烦（或少添麻烦），至于多走路，就是在闲云野鹤般的生活里，挪动日渐僵硬的身躯，多看看外面的山水风景，天蓝蓝，风习习，云卷云舒，潮来潮息，把曾经的不适与不快，缓缓流进大自然的风光中，让净化了的灵魂，静默成一道安然的风景。在醇厚的大自然里，身心回归本真，让这目不暇接的风景，给自己粘稠的血液供给一些新鲜的氧量。

燕去留空巢，风过有清音。三约既为墨，悠悠无悔心。



## 名人与明人

——张大利

名人者，鹤立鸡群，出类拔萃，大名鼎鼎者也。影视剧明星，企业家、歌唱家、著名作家等，难以一一列举者，皆此类也。其所到之处，大多油头粉面，顾盼自雄，傲视一切，哗众取宠。其所求者，无非是：掌声雷动，鲜花如潮，百鸟朝凤，摄像机、照相机皆围绕其转动也，不断闪光也，粉丝云集，众星捧月也。其住必星级酒店，食必满汉全席，饮必茅台人头马，陪必贵妃西施之流，出入保镖寸步不离，衣必名牌时髦，乘必宝马、奥迪等一流贵族小车，登台必佩金戴玉，言必附庸风雅，拾人牙慧，大话连篇，废话成堆，故弄玄虚，或者诽谤他人，抬高自己，出台费必互相攀比，唯高是从。如名人同台演出，为出台名次，争论不休，让主持人左右为难，绞尽脑汁矣！

名人大腕，其丰富多彩生活，小子胆小才短，难以尽书矣！

明人即明白人也。往往默默无闻，淡泊宁静。内藏精明，外示浑厚，貌不惊人，言不压众，安静徐为，语气柔和。和光同尘，忍辱不争。其知足常乐，助人为乐。见人之善也，赞叹有加；见人之恶也，如同己为，忏悔不已；受人一滴之水，日夜思慕涌泉相报也。静坐常思自己过，闲谈不论他人非。惜时如金，精进不止。远离名利，但求无过。世人皆以为“窝囊”！家人大多以为“无能”！

名人未必都是明白人，明白人大多不是名人。名人大多为名缰利锁所困，内心茫然，为了一己之虚名，废寝忘食，东奔西忙，受潜规则制约，难免不阳奉阴违，信口雌黄！明白人则不然，内心清静，如同明灯，随圆就方，无不自在。名人大多睥睨明人，明人视名人为师。

面对金钱，名人往往无孔不入，如蝇逐臭也，只恨其少，不厌其

多。有时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怕子孙落入贫困之地也。明人则不然，恪守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古训。宁可直中取，不在曲中求。虽无隔夜之粮，尚能急朋友之急，身无分文，心忧天下。忧道不忧贫也。其深知：留钱给子女，未必能守也，留书给子女，未必愿读也，唯多积阴德给子女也。

面对美色，名人往往想入非非，或想尽千方百计必弄到手不可，即使一万次伤天害理也在所不惜也，二奶、三奶、四奶乃至六院七十二嫔妃，食不厌精矣，饮不厌多矣；明人则大相径庭，视其长者如姊，小者若妹，老者若母，幼者如女，虽入怀不敢乱也。

面对婚姻，名人如同赏花，恨不能满园春色，桃红李白，醉卧其中，舔其蜜，吮其露，咬其根，遍食其粉，只恨自己分身乏术，不能只争朝夕，平等博爱矣！明人则永记：一生一次。

40

相逢是首歌

第  
九  
辑

# 小利说史



## 天高云淡别传

► 张小利

天高云淡者，肖大淳化同宿舍同学姚福龙微信号是也。古圣先贤为教化世人，用尽各种手段。正如《普门品》所言，当以国王身教化者，圣贤即显国王身以教化之；当以武功将军身教化者，圣贤即显将军身以武化之，当以诗文孔孟身教化者，圣贤即显翰林学士身以文化之。但细品之，身份尽管千变万化，总不离文化武化两类也。

肖大同学四十年聚会，我与姚福龙彻夜长谈，内心深处赞叹其教书育人，不厌苜蓿生涯，桃李满天下；任淳化县广电局一把手，不谋私利，虽遭蚁聚诽谤，淡然一笑；为人服务谋划，竭尽全力，思虑周详。其为文也，敏捷超群，清新自然，淳朴无华，淳若美酒，但也不乏匕首投枪之犀利寒光；家庭也有不幸隐痛，但笑对人生，风雨兼程，傲然前行！以德报怨，做得淳朴自然！

其为官做事，治家教子，修学作文，让我眼前灵光一闪，似觉文化武化之外，还有一种教化——淳化！或者说文武教化之根乃是——淳化。

淳者，道之根本也。天真烂漫，淳朴可爱。清水出芙蓉，自然去雕饰。浑金璞玉，天造地设。内心宁静，纤尘不飞。远离市侩，粗茶淡饭。诗书卷卷，趣味无穷。人各美其食，任其服，乐其业。高下不相慕。风化肃然。路不拾遗，夜不闭户。

放眼望去，茫茫世界，芸芸众生，皆为名缰利锁所困，孰能如此？唯天高云淡者，无事无非，方能守得住道之根——淳！以淳化人者，乃教化之上乘也！大道无形。大象无形。大方无隅。大辩若讷。内藏精明，外示浑厚。大智若愚也！肖大同学时，福龙任学习委员。嘴角常挂微笑，淳朴至极。

天低则乌云密布，雾霾满天，日月无光，群魔乱舞，正道隐没。我同学肖大时，有眼无珠，对此淳化厚道者，曾私下嘲笑之，当面污秽之。今思之，愧不敢当！痛彻心扉！我之天低雾霾，道路曲折，理固宜然！

天高则云淡。神闲气静。行劳而不倦，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

天高云淡者，必能以淳化人。姚福龙之名号即如此也。淳化之厚道大德，即藏其姓名当中。

他是山中脊梁。淳朴自然。淳化的苹果，没有污染。香甜脆暖。你吃一口就知道了！

淳如日月之光，无所不照；淳如天地，无所不包，无有不载；“姚”由女与兆组成。兆即百千万亿，不计其数也。故知其淳化的对象为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其淳化之目标为福。“福”即衣食丰足，福慧具足，日月清明，风调雨顺，家庭和顺，国泰民安，干戈不起，强不凌弱，狱无冤枉。风俗淳朴。少欲知足。

“福”由“衤、一、口、田”组成。衣少一点为衤。意即少一点衣服，有一口饭吃，一点田种就是福。知足常乐。知足者富。过则为灾。

其淳化之大愿：让无量亿人民——有福之人皆有龙相。龙即龙腾虎跃，龙骧虎视，龙凤呈祥也。身心彻底解放自由为龙也！

龙在儒即尧舜之君，在道即太上老君等得道之士，在释即救苦救难的佛菩萨也。

其毕业留言：“愿你的心永远年轻纯真”！三十余载抗争，诚如留言。咬定厚道不放松。立根原在淳化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其妻宛若一股清泉。浑金璞玉，歌喉美艳，每每想起她的“山丹丹”，我周身暖流“动荡”，三九天也不畏寒！其子玉树临风，恬淡自然！始信：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福在德海中，龙隐淳化山！

天高云淡者，必以淳化人，有缘相遇者，福报不浅。龙飞九五者，欲重开尧舜之天者，平安吉祥者，难离此淳化之道也。

## 宇鸿冠南别传

► 张小利

宇鸿冠南者，“肖大”同学王仲勋是也。礼泉新时人也。身世极具传奇色彩。

其人健壮伟岸，祖母笃信佛教。其家阴德深厚。仲勋颖悟过人，饱经坎坷。79年高考310分，我们“肖大”录取分数线275分，本该上重点大学之“金凤”——阴差阳错落入“鸡窝”——肖大。毕业后再次被赶进“山窝”——旬邑。三四十年前，去北五县，一百许里，路途坎坷，汽车需扭动忽闪一整天。“大学生”灰土灰脸，食宿土里土气。所教学生——纯土“非洋”。如此等等，似乎十足的“走麦城”！

然“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自古皆然！金凤进鸡窝，杀杀金凤的傲气。鸡凤同窝也，切莫高下之。欲在高高山顶飞，先在深坑鸡窝爬。金凤落山窝，静养三五载，寂静湛然，吸收山中之灵气精气。待羽翼丰满后，一飞冲天。一鸣惊人！

古都咸阳八方学校任校长，把古老的“离骚”和当代的“长征”融为一炉，凤鸣朝阳；东莞教学任校长，将现代机器的轰鸣声和古老的“关关雎鸠”融为一曲，壮丽嘹亮，凤穿乌云；深圳振铎，把巴尔扎克和雷锋水乳交融和谐于课堂。金凤翱翔。

仲勋先后获得：福建师范大学基础教育课程研究生学历，中国高等教育科研课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课堂教学实践研究”课题组研究员，教育部“少教多学”教研课题优秀学术指导。如此看得见光环勋章，俯拾皆是。

仲勋对此等身外之物，视为浮云。

其所求者，教育本源也。本源之教也。何为教？上行下效，长善

救失。

其所教也，以中为道。

凤落鸡窝，因缘不同，或自叹命薄运衰，羞于鸡舞；或甘愿欢喜，向鸡传授涅槃妙法。仲勋早年，前者是也；今咸阳帝都启迪学校，落叶归根，涅槃妙法传递，雄鸡一唱天下白，鸡变凤，欣喜无限！后者是也。

教育之绝唱，无非回归自然。在认识自己的同时，认识社会宇宙人生。小我乃小宇宙。然，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把小我搞清楚了，大宇宙奥秘昭然若揭，明镜在前。我的名字，就是我的密码。破译解剖一斑，可知全豹。

“王仲勋”如是。你我皆如是。王，一土组成。其密码是：心口如一，表里如一，始终如一，对人对事，不分高低贵贱，一视同仁，如此等等，长此以往。此土不王者，没有天理也？圣人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天得一而清，地得一而宁。神得一而灵……”万法归一而终。

显然，一是道直接所生。是道亲生嫡系血脉也。二是对立阴阳。吉凶祸福由此“二”——分别之心所生。故知“一”是中道。

仲由人“亻”和“中”二字组成。人学中道，远离黑白两边，就是回归自然。须知：中和为福，极端为灾。严厉生恨，情急招损。一团和气，中道为宝。

“贝力口”三个字，可组成上“加”下“贝”的“贺”字；也可组成左“员”右“力”的“勋”字。材料一样，本质无异。勋者当贺，理故亦然。结构有别，形意则异，甚或天地之别。一切全在心。

欲建功“勋”者，先对他人极力赞美之，恭“贺”之，——加贝也。加者，增加也，增强也。贝者，宝贝也。在儒即人人可为尧舜之天赋也——人之初——本性之善也；在道即成仙之仙根也；在佛即远离污染成佛作祖的自性也。不断增加其自信，唤醒其先天之本——仁善——良知——孝心。

“勋”者自当自警自省：左边的“员”，无非告知自己普通一“员”，切莫自高自大；右边的“力”乃提醒自己——须百尺竿头，更

进一步。凡事竭尽全“力”，不遗余“力”也。否则，立功建“勋”无望矣！

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如此不王不“勋”者——功勋卓著者，未之有也！

教育之妙，无不如此：向学生“贺”喜，赞美长处，夸其祖上有德，自身慧根不凡，增加自信。最终其良知被唤醒。自性彰显——鸡变凤凰矣！每个学生都是一个宝“贝”，须下大“力”气，精心浇灌。当然，教育也不是一味夸奖。无规矩不成方圆。“贺”中之“口”，方正也。即规矩也。在规矩里寻快乐，在快乐里接受规矩。在习性里找自性，在自性里改习性。归根复命，恢复自然。大道自然。自然，皆人人本来之面目也。亦即自性也。

如此等等，每个人都是“尧舜”——六亿神州尽舜尧。内圣外王。做自己的主人。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治天下。替天行道，为地尽孝。正己化人。在家孝父母，上班忠于公。上朝忠于君。忠孝一体。人能守“中”，天降祥瑞！阳光普照，对人及万物，莫不如此。天道公平，公即平均也，中道也！

其毕业留言：“你是帝王，你要独自生活下去，结成那可爱的思想果实，不要为你高贵的功绩索取任何褒赏。”今重观之，感叹不已：其心胸之博，志向之远，品德之高，用心之苦，不可思议！

不论英雄豪杰，还是凡夫俗子，不管有意无意或者天然，都要留下自己的名字。让后人无限遐想，深邃探索。王仲勋也如此。名如其人，人如其名。其大半生闯荡，一腔中庸，满怀忠勇，青春四溢。开疆拓土，鸿鹄高飞，穿云破雾，将“中道”洒向深山，滋润于闹市，生根于江南，开花于四野，结果于故土。再次崛起于小学教育。从一起步！

大江东去关西汉，铜板铁笆下江南。凤歌险遇穿喉箭，一杯清茶笑灿然！

欲“王”天下者，为“人”必先精通“中”道，其终必“勋”满环宇，泽及天下。此人不王者，子孙必有王者兴！

## 南山石别传

► 张小利

南山石者，肖大周至同学胡国政微信号是也。在充满智慧的五行学说中，心属火，方位在南。故知南山乃火山也。火即光明四射也，能量四溢也。南山石，即是火山爆发时喷射出的火石也——心能力量的惊天动地——空前震撼宣泄也。

肖大时的国政，如一门小钢炮。风雨不动安如山。也不缺乏真诚自然的的笑容。炮口高挺，装满火药，二眸子如探照灯，上下左右、时时刻刻在搜寻目标——猎物——邪恶——污秽，然后喷射轰炸，你不人仰马翻，举手投降，我绝不停止轰鸣！当然，不排除偶然误发乱发之！

火山被长期封锁，重重压制，自然要爆发。石破天惊！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人如其名，名如其人！每个人的名字，包括微信号别名等等称呼，都无不带着自己的遗传密码，命运密码等。

南山石，时时在演绎着三个平凡而神秘汉字——胡国政——横竖撇捺、不同结构——昂昂正气，铮铮铁骨，渴慕和平，是非荣辱，抱负归宿，人生观，世界观，人生百态，无穷无尽，尽在其中！

先说“胡”。“秦时明月汉时关”，即其天然个性也。古秦王朝，距今两千多年矣，秦月即古月也。古月二字合为“胡”。国政悟性过人，尤其对古文解读。

次说：“国”。“口”内含“玉”也。世人皆醉，“国”政独醒。故“口”吐金“玉”良言，以惊醒之！凡人不解不理，甚或轻蔑之，讥笑之，毁谤之。国政不得已，振聋发聩，火山喷发！常人怪异之，

认为其所言所文，皆一派“胡”言，“胡”说八道矣！试想：姓毛所言，即是毛说，周姓所言，即为周说。姓胡所言，当然是“胡说”！“胡”说是“古月”之光辉再现！胡说乃古圣先贤所言。其已明大“道”之理，通“道”之路，不下“八”条，左右逢源。故才“胡说八道”作为惊世恒言！

国政忧国忧民，不忍干戈四起之悲剧重演——在国的繁体字國中表现尤为强烈。國由“戈回一”三个字组成。对国家而言：戈即刀戈也。兵器也，军队也。国家要安稳，兵“戈”军队，必“回”到“一”的状态。由“一”党指挥。统一指挥。否则，各持一戈，尾大不掉，军阀割据，战火四起。民不聊生矣！

对己而言，戈即口舌也。胡言乱语，信口雌黄，口无遮拦，一泻无余。是逞口舌之锋利刀戈到处杀人惹祸也。欲吉祥平安，远离灾难者，必慎其言！

国政肖大时名国正。希望国家正气清风蒸蒸日上，邪气阴风荡然无存。今名国政。他似已悟道明道矣。深知：堂堂正正之阵，浩浩荡荡之气，非一蹴而就也。“正”，需正确的“文”化长期学习引导熏陶也！“政”治奥妙无非是“正文”也。纯真纯正、让人离苦得乐、守正不邪的文化，才是我们需要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如此文化必生文化自信！如此文化，民族才能有自信。如此文化，人民才能有信仰；如此文化，国家才能有力量、有梦想、有希望！

国政这门小钢炮之夙愿：古炮装今药，炮轰一切邪恶污浊，欲轰出一个清明世界，朗朗乾坤！昼夜发射，可能过度透支。故现在不到饭点，炮膛缺药——饥饿告急，不断发胖，炮口变粗变大。我与其分享传统文化：“秦时明月汉时关”与喝风辟谷如何完美融合——小钢炮顿减重量十余斤。饥饿病似已痊愈！

其毕业留言：我睁大眼睛，同时也做着梦，我走自己的路，不管刮什么风……

今重读其留言，肃然起敬：三十七年前，国政就把梦境和现实结合在一起，梦要圆！个人梦——国政梦——实乃国之梦也！国家政治

清明、国泰民安是每个人的梦，你我不能例外！

胡国政一南山石一火石也。火石乃火星从天坠落大地所化也！南山石，莫非补天之石乎？国之宝也！同学之幸也！



40

相逢是首歌

# 后 记





## 聚会 “感言”

► 杨宏战

咸阳师专中文科七九（2）班四十周年聚会在激动、感动、留恋中结束了。套用毛伟人的话“这是一次成功的大会，友谊的大会，团结的大会。”

其成功，表现在从签到，餐饮，住宿，参观，摄录像等环节安排细致，严密，周到；44位同学，除一位同学未联系上外，其他均以文字或电话或微信通知到人；9位同学因故未到会外，实到34人。整个活动安全，有序，热情饱满。

聚会加深了同学友谊。四十年前我们相识，结下情谊。但因年龄不同，经历各异，接触多少，感情亲疏会有些微差异。但“肖大”的同窗经历是共同的。聚会把同窗的感情加深了，扩展了。大明、乐明夫妻和王波千里迢迢参加聚会，心之诚，情之深令人感动；聚会让同学有机会了解了彼此过往，分享彼此的奋斗历程和幸福，加深了理解，增进了友谊。从晚会争先恐后的表演，昼夜的交流，群里的诗文及感叹，均可反映聚会加深，扩展了同学友谊。

聚会增强了同学间的团结。四十年前，我们成为同窗，共同学习、生活奠定了同学情谊的基础。但年少的轻狂、性格、经历的差异和三十几年个人情形的变化，免不了发生一些矛盾和心障。本次聚会也是一次“握手释前嫌，杯酒化心障”的机会。显示了同学间友谊的珍贵，体现了几十年生活的磨砺给予同学们宽容、博大的胸怀与气度。我们希望这种团结友好的气氛在所有同学间继续发扬广大。

这次聚会的成功，首先要感谢所有同学的热情参与。没有大家的积极参与，聚会不可能成功，也没有任何意义。

同时要感谢文学、万斌、悦易、九亭、玉珍、立凯、福龙、恒斐、应钧、德华、光前等筹备组同学。任何活动，总要有人挑头组织。本次聚会，他们不辞辛苦，甘愿奉献，做了大量无人知晓的工作，值得敬佩。

最后特别感谢启迪中学对本次聚会的鼎力支持。以万斌同学为校长的启迪中学领导及老师、同学给予聚会与场地，设备，车辆，人员等方面的方便，使大家深切感受到了来自学校及万斌同学的深情厚意，这种情意同学们定会记在心里。。

相聚是短暂的，但同窗情谊已根植心间。愿这种情谊继续陪伴我们，成为我们生活的一束阳光，一种动力。

2019. 9. 23 零时 10 分

## 毕业 40 周年聚会上的总结发言

► 高文学

同学们：

这次聚会让我们好像忘记了年龄，大家仿佛又回到了肖家村那所校园，仍是那群风华正茂的青年。在那里，我们同窗三载，朝夕相处，有说有笑，有吵有闹，建立了深情厚谊，留下了无尽美好的回忆。

这次聚会同学们一见面，兴奋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同学们竟是那样的放纵，那样的无拘无束。又是握手，又是拥抱，又是打趣，又是嬉闹。坐下来都有说不完的话，叙不完的情，聊不完的前尘往事，更有道不完的离情别绪。诚挚莫过同学情，同学情像美酒，醇香在口，甘甜在心，回味无穷，同学之情深恒远！

这次聚会，时间虽短，但内容丰富，圆满完成了各项议程。实现了“交流思想、加深感情、增进友谊”的初衷与目的。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 这是一次大家共同期盼的聚会

我们从同窗相识到现在已经 40 年了，40 年说短也短，说长也长。

40 年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只不过是弹指一挥间，但就人生而言，甚或可以说就是半辈子的时间。尤其对久别忆相逢的亲朋好友而言，那更是漫长而又漫长。我们自分别近 40 年来，同学们也搞过多次小型的聚会，另外也相互参加过子女们的结婚喜宴。大型的聚会是 2005 年春节那次，有 30 多人参加，照片上是 30 人，孔戈鹏和大家见面后没有参加拍照。

人过 50 岁以后怀旧之情会愈来愈浓，所以同学们盼望相聚相见的

心情就越来越强烈。自从建立了“咸阳师院中文系”这个微信群后，同学们多次提议举办一次全班同学都到的大型聚会。2017年咱们毕业35周年，同学聚会的愿望未能实现，大家心里多少存有一些遗憾。这次聚会是宏战和几个同学商量之后定下来的。看来宏战的心情也很迫切，都等不到毕业40周年了，干脆来个入学40周年大聚会。又让德华选个日子，时间拟定在9月开学后。

为了办好这次聚会，由宏战牵头成立了聚会筹备小组。成员有：宏战、九亭、玉珍、福龙、悦易、恒斐、光前、德华、万斌、应钧、立凯和我共12人。筹备组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召开了三次全体会议。第一次是4月13日在曲江宏战家里，第二次是7月12日在启迪中学会议室，第三次是9月17日在启迪中学“天井苑”，会议讨论决定了聚会的时间、地点和议程。时间定在了9月20日到21日，地点定在咸阳启迪中学，并就每个细节做了详细分工。筹备组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完善同学通讯录。建立了中文79级二班入校40年聚会群。这次聚会应到会人数44人，通过各种方式联系到43人，只有袁日历没有联系到。第二件事是征集老照片和同学生活近照，制作电子相册，用于同学聚会当日播放。老照片包括在校期间和离校至此次聚会前两个阶段。共征集在校期间老照片68幅，离校至今的照片68幅，共计136幅。第三件事是收集征文，共收集征文10篇。第四件事是落实联欢节目，共准备节目8个。聚会通知发到微信群后，同学们的心情更加激动，相互聊天时最后都要说一句“期待920，相聚在启迪”之类的话。充分表现了同学们期待相见的迫切心情。

### 这是一次分享成功与喜悦的聚会

上午，我们重返肖家村，游览了师专旧址，大家感慨万千，也唤起了同学们很多美好的回忆。我们真的应该感谢肖家村那所不起眼的学校，虽然那里的环境、条件、设施都不尽人意，但她毕竟改变了我们的前途和命运。没有咸阳师专，就没有我们的今天。当时，能在那里就读，也是自己和家人、乃至亲朋好友的一份荣耀。在那里，我们

丰富了知识，学到了本领，为走向社会成就事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毕业后几十年来，同学们在事业和家庭方面都是成功者，都有可圈可点的亮点和快乐。事业方面，大家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都小有成就。在教育界，同学们发挥了各自的专长，都是教师队伍中的佼佼者。九亭、玉珍、启坤、建朝、朱湘、董琳、养正等，都在教学一线辛勤耕耘，默默奉献，可以说是桃李满天下，为祖国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栋梁之材。正如九亭所说：“从教30余年，不敢说桃李满天下，但我的学生遍布世界各地，不少已小有成就，却也是事实。对于学生的成就，我欣慰亦感自豪。”乐明、大明、哲铭在高校任教。万斌办学搞教育，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教育理念。上午我们参观了启迪中学的校园文化，可以看出近11年来，万斌把全部精力与心血都倾注到了党的教育事业之中，硬是把启迪中学打造成了全市教育质量堪称一流的学校，2017年万斌作为未成年人教育先进工作者代表，在京受到习总书记的接见。这四名同学的成就，用福龙的话说“也是全班同学的荣耀，大家都有面儿！”

在新闻界，张奇在西安电视台统领三个部门，是电视台的中坚人物。德华在咸阳日报社任广告部主任，也是报社的一路诸侯，所写文章万万千，所获奖项也很可观。在法律界，宏战已是一名金牌律师。张小利当法官，铁面无私，明镜高悬，为当事者维权申冤，判过案件千百件，人称泾阳“包青天”。并非小利本人所言：“法院混了二十七载半，混得双方眉锁多怨，法我相互悲叹！”在政界，福龙说过“政界多有翘楚”。同学们尊为“百兽之王”的党悦易，在咸阳这一块是一呼百应的领军人物，带动了一批响当当的政界精英。书园、建军在国营大企业、海洲在高陵、阿贵在三原，工作都很出色。要说轰轰烈烈，非强毅莫属。魏强毅在泾阳当乡长，抓计生，点子多，办法稠，政绩斐然，名震全县。当了残疾人老大之后，更感责任重大，不敢有丝毫懈怠，殚精竭虑，长年操劳，做过善事千万件，带领一群残疾人走出了一条自食其力，勤劳致富的新路子。他的工作心得是：要想搞好残疾人工作，自己得先成为残疾人。

在教育培养子女方面，大家都是称职合格的父母。我们的下一代，一个比一个优秀，别的不说，单就学习而言，本科生掐指都数不过来，研究生也不在少数，更有出国深造，学有所成者。正所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孩子们的优秀，是我们大家共同的骄傲。

这是一次展现自我、展示才艺、显示才华的聚会。

征文活动满足了大家表现自我的愿望。福龙的《肖家村纪事》，九亭的《荷的心事》《大哥》，春峰的《肖家村的月亮》，李峰的《闲逸三约》，雅莉的《肖家村的风花雪月》，国政的《自画像》等，大家在群里一一点评，这些文章，既是自我的真实再现，又不失为美文佳作。筹备组将会把这些美文佳作收集整理，编辑成册，以供大家相互欣赏。

昨晚的联合会，展示了同学们的才艺，有唱歌、有跳舞、有诗朗诵、有太极拳表演。形式多样，气氛活跃，大家在一起热热闹闹、快快乐乐、开开心心地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

在个人才艺方面，还有光前的摄影作品，用光精到，布局合理，色彩富有感染力，主题表现清晰，给人以美的享受。还有些同学，有山没显，有水未露，相信大家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才艺与自豪，只是未显露罢了。像国政在摄影上应该也有很深的造诣，据说光相机就用坏了两部，可见工夫之深，作品自当不少。

在文学方面，咱班才华横溢的诗人、作家也不在少数。福龙多年来在中央、省市级报刊发表散文、杂文、新闻特写等百余篇，著有散文集《恒守正念》。李峰出版的作品有散文集《歌起洛河》《淡忘天涯》《菊花无香》和长篇小说《火烧云》，为省作家协会会员。小利编写的《歪说文、戏解字》见解独到，耐人寻味。“永远的明灯”，始终把路人前行的道路照得通亮。这些作品的面世，也是大家的骄傲。

另外还有养正同学，平时也喜欢小弄文笔，赋诗抒情，形成不少佳作，发在群里的《木兰花·中秋节》写同学会期将至，情真意切，怀念同学之情跃然纸上。建朝同学喜欢用诗歌表达情感，主张真诚奉献，顺其自然。在群里我们都看到建朝同学触景生情，出口成诗的才

华。他的机智聪敏受到同学们一致赞扬，冠以“机智诗人”一点也不为过。台湾有机智歌手张帝，咸阳师专有机智诗人李雁。还有各路才华未显的才男才女，应该都有自己的佳作，虽然尚未问世，但我们相信，集结成册，出版发行，那是迟早的事。

同学们，这次聚会在筹备小组和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我相信这次聚会一定会成为我们人生中的一段华美乐章，一定会进一步加深我们的友谊。要说不足之处，还真有那么一点小小的遗憾，那就是还有 10 位同学因各种原因未能到会。

筹备小组的成员，在这次聚会的筹备过程中，都能各司其职，尽心尽力，任劳任怨，无私奉献，很好地完成了各自分担的工作任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为办好这次聚会，操心最多、劳神最多、跑路最多的是宏战，做事最多的是九亭、玉珍，提供优质服务最多的是万斌，在这里，我代表同学们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并对为本次活动提供服务的启迪中学的全体老师表示衷心的感谢！

最后，祝福同学们开心快乐每一天，健康幸福到永远！

## 编者语

受同学毕业40周年聚会筹办小组委托，我们负责同学们文字的收集、编辑工作。这些天来，阅读同学们的文字，尘世的喧嚣全被关在了门外——我们的身心浸淫在同学们用文字所铺陈出的情感中而不能自拔。

感时光匆匆，叹人生无常。这世界上有三种情感最为真诚：战友情、同学情、兄弟情。这种情感总能织就一个温馨的记忆，就像烙印无法磨灭，她一定会在某一个时刻，还原出一个完整的情感片段，让我们有一种心悸的感动。

同学情深，领受任务后丝毫不敢懈怠。为了手中的文字尽早解集付印，我们像热爱生命里的晨曦一样，早早的起床，在吱吱作响的圈椅上，静静地翻阅一页页文字，其时我们好像与同学们面对面交流对话，那一行行文字温热了我们的心田。只是限于我们的专业知识，本文稿在编辑过程中会有这样那样的差错和不足，还请同学们批评见谅。

真诚地希望这本小册子，让四十年后我们的人生版面，凝固出一抹绚丽的色彩，日渐空寂的心灵里有一份悠长的牵挂与念想。

是为至盼！

2020年7月